

古籍典藏 · 原文与白话译文

《皇极经世书》

梅花易数 · 共 11 章节 · 10 章含白话译文

《皇极经世书》是宋代邵雍撰哲学著作。该书是一部运用易理和易教推究宇宙起源、自然演化和社会历史变迁的著作，以河洛、象数之学显于世。《皇极经世书》共十二卷六十四篇。首六卷《元会运世》凡三十四篇，次四卷《声音律品》凡十六篇，次《观物内篇》凡十二篇，末《观物外篇》凡二篇。前六十二篇是邵氏自著，末二篇是门人弟子记述。

www.luckclub.cn · 古籍典藏 · 内容仅供文化学习研究

第 0 章

目录

原文

皇极经世书 - 目录

皇极经世书提要

原文

皇极经世书提要

《皇极经世书》十四卷，宋·邵雍撰。邵子数学本于李挺之、穆修，而其源出于陈抟。当李挺之初见邵子于百原，即授以义理性命之学。其作《皇极经世》，盖出于物理之学，所谓《易》外别传者是也。

其书以元经会，以会经运，以运经世，起于帝尧甲辰至后周显德六年己未。而兴亡治乱之迹，皆以卦象推之。

朱子谓“《皇极》是推步之书”，可谓得其要领。朱子又尝谓“自《易》以后，无人做得一物如此整齐，包括得尽”；又谓“康节《易》看了，却看别人的不得”。而张岷亦谓此书“本以天道质以人事，辞约而义广，天下之能事毕矣”。

盖自邵子始为此学，其后自张行成、祝泌等数家以外，能明其理者甚鲜，故世人卒莫穷其作用之所以然。其起而议之者则曰，元会运世之分无所依据；十二万九千余年之说近于释氏之劫数；水火土石本于释氏之地水火风，且五行何以去金去木？乾在《易》为天，而《经世》为日，兑在《易》为泽，而《经世》为月，以至离之为星，震之为辰，坤之为水，艮之为火，坎之为土，巽之为石，其取象多不与《易》相同，俱难免于牵强不合。

然邵子在当日用以占验，无不奇中，故历代皆重其书。且其自述大旨亦不专于象数，如云“天下之事，始于重犹卒于轻；始过于厚犹卒于薄”，又云“治生于乱，乱生于治。圣人贵未然之防，是谓《易》之大纲”，又云“天下将治，则人必尚于义也；天下将乱，则人必尚于利也。尚义则谦让之风行焉；尚利则攘夺之风行焉”，类皆立义正大，垂训深切。

是《经世》一书，虽明天道而实责成于人事，洵粹然儒者之言，固非纘纬数家所可同年而语也。

白话译文

《皇极经世书》十四卷，宋代邵雍所著。邵雍的学问源自李挺之、穆修，根源可追溯至陈抟（五代著名道士，易学宗师）。李挺之初见邵雍便传授义理性命之学（探讨宇宙本体与人生本质的学问）。此书属于《易》外别传（《易经》主流传承之外的独立象数体系）。

全书以元（约12.96万年）统会（10800年），以会统运（360年），以运统世（30年），从帝尧甲辰年推演至后周显德六年，以卦象演绎历代兴亡治乱。

朱熹称其为“推步之书”（以数学方法推算天象历法的著作），并极力推崇，认为自《易》以后再无如此整齐而包罗万象的著作。张岷亦赞其“辞约义广，天下能事毕矣”。

批评者则指出：元会运世的划分缺乏依据；十二万九千余年近似佛教劫数（宇宙大周期）；水火土石四元素疑源于佛教四大；卦象取义与《易经》多有不同，难免牵强。

然而邵雍以此书占验，屡屡奇准，历代皆重其书。且其书中义理主张并不止于象数，诸如"治生于乱，乱生于治，圣人贵未然之防""天下将治则人尚义，天下将乱则人尚利"等论断，立意正大，训诫深切。

综观全书，虽假天道之名，实归结于人事修为，是纯正的儒家之言，非讖纬数术所能相提并论。

关键词

元会运世： 邵雍时间体系的四级单位，依次约12.96万年、10800年、360年、30年，构成嵌套式宇宙历法。

象数： 《易》学两大流派之一，以卦爻符号与数字推演宇宙规律，与侧重哲理阐发的义理派相对。

推步之书： 朱熹对此书的定性，原指推算天象历法的著作，此处强调其数理演算属性，而非神秘占卜。

义理性命： 儒家核心命题，义理指宇宙运行的道德本体，性命指人的本然禀赋与使命，二者相贯通。

讖纬： 汉代流行的预言附会之学，多符应神秘，提要以此为参照，凸显邵雍之学的儒家正统立场。

现代启示

《皇极经世书》的现代价值，在于它将宏观周期与微观人事融为一体的系统思维。邵雍用统一框架理解历史演变，本质是一种早期的复杂系统建模尝试。

"治生于乱，乱生于治"与现代系统论的负反馈机制高度契合——任何稳定状态都孕育着自我瓦解的力量。"人尚义则治，人尚利则乱"则直指社会运行的激励结构，与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命题遥相呼应。

批评者对此书的质疑——取象牵强、依据不足——同样是一个普遍警示：宏大理论框架往往以"形式自治"掩盖"解释力不足"的缺陷，这在现代各类预测模型中同样常见。

****思考**：** 当我们今天用债务周期、康波周期等模型预判历史走势时，与邵雍的元会运世框架相比，我们的理论依据究竟坚实了多少？

《皇极经世》原书考

原文

《皇极经世》原书考

郭彧

今见《道藏·皇极经世》一书有十二卷，总以“观物”名其篇，分《观物篇》五十二篇（一至十二篇为“以元经会”，十三至二十三篇为“以会经运”，二十四至三十四篇为“以运经世”，三十五至四十篇为音律，四十一至五十二篇为杂论）及《观物外篇》上下篇。

从《道藏》中辑出之《四库全书·皇极经世书》有十四卷，分《观物篇》六十二篇（一至十二篇为“以元经会”，十三至二十四篇为“以会经运”，二十五至三十四篇为“以运经世”，三十五至五十篇为音律，五十一至六十二篇为杂论）及《观物外篇》上下篇。

我们读两宋间人王湜《易学》及清人王植《皇极经世书解》，即知此十二卷本及十四卷本《皇极经世》皆非邵雍原《皇极经世》之旧。

王湜曰：“康节先生遗书，或得于家之草稿，或得于外之传闻。

草稿则必欲删而未及，传闻则有讹谬而不实。”

又于“皇极经世节要序”中说：“康节先生衍《易》作《经》，曰《皇极经世》。

其书浩大，凡十二册，积千三百余板。

以元经会二策，以会经运二策，以运经世二策，声音律吕两相唱和四册，准《系辞》而作者二册。”

其实，王湜所见十二卷本的《皇极经世》，已是邵伯温于邵雍去世后将《皇极经世》与《观物篇》合在一起，又加入其祖父邵古的声音律吕之学（陈绎《邵古墓铭》：君性简寡，独喜文字，学用声律韵类古今切正，为之解曰正声正字正音者合三十篇。）

与张岷听邵雍讲学时所作的笔录（邵伯温定名为《观物外篇》。

邵伯温《易学辨惑》：子望平时记录先君议论为多，家人但见其素所宝惜，纳之棺中。

其后子坚得其遗稿见授，今《观物外篇》是也。）厘订而成。

一至六卷为元会运世，七至十卷为律吕声音，十一卷为“观物内篇”，十二卷为“观物外篇”。

对此，清王植已有说明：“《皇极经世》观物一书，邵伯子以为十二卷。

一至六则元会运世，七至十则律吕声音，十一二则论以上二数之文也，皆为观物篇。”

邵伯温比之《周易》上下经及十翼厘订《皇极经世》为十二卷，前六卷元会运世如上经，中四卷声音律吕如下经，后二卷内外观物则比之上下《系辞》。

其后，赵震又分前六卷为三十四篇，中四卷为十六篇。

明初《性理大全》则合内篇十二及外篇二，共为六十四篇，至嘉兴徐必达刻《邵子全书》时，分“以元经会”为十二篇、“以会经运”为十二篇、“以运经世”为十篇，前六卷总三十四篇，中四卷仍为十六篇。

清王植则总元会运世为三卷、律吕声音为一卷、观物内外篇各二卷，总成八卷。

自邵伯温整理而成十二卷本《皇极经世》之后，其卷数及篇数虽时有不同，然其内容总不外是由其祖父及父亲遗书并张岷听讲笔记而组成。

邵雍《伊川击壤集》有《书皇极经世后》一诗，曰：

朴散人道立，法始乎羲皇。岁月易迁革，书传难考详。
二帝启禅让，三王正纪纲。五伯仗形胜，七国争强梁。
两汉骧龙凤，三分走虎狼。西晋擅风流，君凶来北荒。
东晋事清芬，传馨宋齐梁。逮陈不足算，江表成悲伤。
后魏乘晋弊，扫除几小康。迁洛未甚久，旋闻东西将。
北齐举燭火，后周驰星光。隋能一统之，驾福于臣唐。
五代如传舍，天下徒扰攘。不有真主出，何由奠中央？
一万里区宇，四千年兴亡。五百主肇立，七十国开疆。
或混同六合，或控制一方。或创业先后，或垂祚短长。
或奋于将坠，或夺于已昌。或灾兴无妄，或福会不祥。
或患生藩屏，或难起萧墙。或病由唇齿，或疾亟膏肓。
谈笑萌事端，酒食开战场。情欲之一发，利害之相戕。
剧力恣吞噬，无涯罹祸殃。山川才表里，丘垄又荒凉。
荆棘除难尽，芝兰种未芳。龙蛇走平地，玉石碎崑岗。
善设称周孔，能齐是老庄。奈何言已病，安得意都忘。

又《安乐窝中一部书》诗曰：

安乐窝中一部书，号云皇极意如何？春秋礼乐能遗则，父子君臣可废乎？
浩浩羲轩开辟后，巍巍尧舜协和初。炎炎汤武干戈外，汹汹桓文弓剑余。
日月星辰高照耀，皇王帝伯大铺舒。几千百主出规制，数亿万年成楷模。
治久便忧强跋扈，患深仍念恶驱除。才堪命世有时有，智可济时无世无。
既往尽归闲指点，未来须俟别支梧。不知造化谁为主，生得许多奇丈夫。

又《皇极经世一元吟》诗曰：

天地如盖轸，覆载何高极。日月如磨蚁，往来无休息。
上下之岁年，其数难窥测。且以一元言，其理尚可识。
一十有二万，九千余六百。中间三千年，迄今之陈迹。
治乱与废兴，著见于方策。吾能一贯之，皆如身所历。

我们从这几首诗中即可大体得知，邵雍原本的《皇极经世》的确是一部“本诸天道，质于人事”的书。“皇极”一词出于《尚书·洪范》，九畴中“五皇极”居中，所言为皇帝统治中国的法则。“经世”就是书中“以运经世”

的三千年历史大事记。邵雍既曰“安乐窝中一部书，号云皇极意如何”、“中间三千年，迄今之陈迹”，则邵雍原本号为《皇极经世》一书，就是一部简记上下三千余年历史大事之书。

《皇极经世》“经世”，始于公元前2577年，止于公元1023年，时间跨度为3600年。其中有人事标注者，则始于公元前2357年“唐尧”，止于公元963年宋太祖建隆四年，时间跨度为3320年，此即邵雍所谓之“中间三千年”。可用下表简要概括《皇极经世》“以运经世”的内容：

巳会 180运- 1- 2149世（公元前2577年—2548年）
 2155世（公元前2397年—2368年）
 2156世—甲午（公元前2367年）
 甲辰（公元前2357年）“唐帝尧肇位于平阳……”
 癸亥（公元前2308年）唐尧二十年
 2157世—甲子（公元前2337年）“唐帝尧二十一年”
 癸巳（公元前2308年）唐尧五十年
 2158世—甲午（公元前2307年）“唐尧五十一年”
 癸亥（公元前2278年）虞舜八年
 2159世（公元前2277年—2248年）
 2160世（公元前2247年—2218年）
 午会 181运- 1-2161世—甲子（公元前2217年）“夏王禹八年”
 癸巳（公元前2188年）“夏太康”
 2266世—甲午（公元934年）“后唐闵帝从厚元年”
 己未（公元959年）“周征契丹……赵匡胤近位检校太傅”
 癸亥（公元963年）
 2267世（公元964年—993年）
 2268世（公元994年—1023年）

这“中间三千年”的历史大事记，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都纠正了前史中的一些错误。司马光向皇帝进《资治通鉴》，时当宋神宗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已是邵雍去世后七年。邵雍与司马光过从甚密，二人必当于学术方面有所切磋。邵雍的《皇极经世》对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当有一定的影响，而皇帝准许司马光借用之龙图、天章阁、三馆、秘阁书籍，邵雍亦当引为参考。

邵雍《安乐窝中一部书》及《书皇极经世后》之诗作于公元1072年（邵雍时当62岁），由这几首诗可知《皇极经世》成书时间及其大致内容。

至于今见《皇极经世》中“以元经会”及“以会经运”之内容，我们亦可整理作两张简表：

“以元经会”简表：

日（元）甲 1
 月（会）子 1 星（运）甲 1 至亥 10 辰（世）子 1 至亥 120
 甲 11 至亥 20 辰（世）子 121 至亥 240

甲21 至亥30 辰（世）子241至亥360
 丑 2 星（运） 甲31 至亥40 辰（世）子361至亥480
 甲41 至亥50 辰（世）子481至亥600
 甲51 至亥60 辰（世）子601至亥720
 寅 3 星（运） 甲61 至亥70 辰（世）子721至亥840
 甲71 至亥80 辰（世）子841至亥960 开物星己76
 甲81 至亥90 辰（世）子961至亥1080
 卯4 星（运） 甲91 至亥100 辰（世）子1081至亥1200
 甲101 至亥110 辰（世）子1201至亥1320
 甲111 至亥120 辰（世）子1320至亥1440
 辰 5 星（运） 甲121 至亥130 辰（世）子1441至亥1560
 甲131 至亥140 辰（世）子1561至亥1680
 甲141 至亥150 辰（世）子1681至亥1800
 巳6 星（运） 甲151至亥160 辰（世）子1801至亥1920
 甲161 至亥170 辰（世）子1921至亥2040
 甲171 至亥180 辰（世）子2041至亥2160
 午 7 星（运） 甲181 至亥190 辰（世）子2161至亥2280
 甲191 至亥200 辰（世）子2281至亥2400
 甲201 至亥210 辰（世）子2401至亥2520
 未 8 星（运） 甲211 至亥220 辰（世）子2521至亥2640
 甲221 至亥230 辰（世）子2641至亥2760
 甲231 至亥240 辰（世）子2561至亥2880
 申9 星（运） 甲241至亥250 辰（世）子2881至亥3000
 甲251 至亥260 辰（世）子3001至亥3120
 甲261 至亥270 辰（世）子3121至亥3240
 酉10 星（运） 甲271至亥280 辰（世）子3241至亥3360
 甲281 至亥290 辰（世）子3361至亥3480
 甲291 至亥300 辰（世）子3481至亥3600
 戌11 星（运） 甲301至亥310 辰（世）子3601 至亥3720
 甲311 至亥320 辰（世）子3721至亥3840 闭物星戌315
 甲321 至亥330 辰（世）子3841至亥3960
 亥12 星（运） 甲331至亥340 辰（世）子3961至亥4080
 甲341 至亥350 辰（世）子4081至亥4200
 甲351 至亥360 辰（世）子4201至亥4320

“以会经运”简表：

寅会之中“开物”始76运（901世公元前40017年）—90运

卯会 91运—120运

辰会 121运—150运

巳会 151运—180运

至180运2149世始以干支纪年，至2156世甲辰（公元前2357年）标注“唐尧”，2158世甲辰“洪水方割命鲧治之”、癸丑“徵舜登庸”、乙卯“荐舜于天命之位”、丙辰“虞舜 正月上日舜受命于文祖”，2159世癸未“帝尧殂落”、丙戌“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2160世丙辰“荐禹于天命之位”、丁巳（公元前2224年）标注“夏禹 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至2160世末癸亥（公元前2218年）为禹七年。

午会 181运—210运

其中181运2161世—190运2280世末为干支纪年，人事标注始2161世癸酉

（禹十七年）“舜陟方乃死”，止2270世丁巳（宋神宗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邵雍去世年）。191运—210运只列运数。

未会 211运—240运

申会 241运—270运

酉会 271运—300运

戌会 301运—315运（戌会之中“闭物”，始公元46384年）

《皇极经世》卷一、卷二“以元经会”的内容只列世数而不及年。每世为一列，两卷内容总4320列。自2157世列下记“唐尧二十一”至2270世列下记“宋仁宗三十二”，为有帝王纪年内容。如果继续往后推：1894年为2298世之始，当清光绪二十年，1924年为2299世之始，当中华民国十三年，1954年为2300世之始，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年，1984年为2301世之始，当中华人民共和国三十六年……

《皇极经世》“以会经运”内容的时间跨度为86400年（公元前40017年—公元46383年），人事标注自公元前2357年“唐尧”至公元1077年“宋神宗十年”，时间跨度为3434年。“开物”至“闭物”之始总计86400年，“开物”前有27000年，“闭物”后有16200年，合计129600年。

显然，有了邵雍元会运世之说，以“以运经世”的内容即可反推出“以会经运”及“以元经会”的内容。其间人事纪录都是起于唐尧肇位而终于后周显德六年。只不过纪时有长短、纪事有详略之不同而已。

我们从邵雍的有关诗中得知，其所谓的《皇极经世》的内容是“中间三千年”的历史大事记。又从其弟子张岷的记述（《张岷述邵雍行略》：先生治《易》、《书》、《诗》、《春秋》之学，穷意、言、象、数之蕴，明皇、帝、王、霸之道，著书十余万言，研精极思三十年。观天地之消长，推日月之盈缩，考阴阳之度数，察刚柔之形体，故经之以元，纪之以会，始之以运，终之以世。又断自唐、虞，迄于五代，本诸天道，质以人事，兴废治乱，靡所不载。其辞约，其义广；其书著，其旨隐。）邵雍“著书十余万言”，则进一步得知原本《皇极经世》必不是今见之冗长版本，除却《观物篇》（程颢《邵雍先生墓志铭》：有《问》有《观》，以饫以丰。）数万字之外，原本《皇极经世》也只能是“经世”的“三千年”历史大事记内容。

由此可见，今见之《皇极经世》中之“以运经世”及《观物（内）篇》是为邵雍亲笔著述内容，而其余则为其子邵伯温辑入并有所扩展之内容。

四库馆臣谓邵雍之书“能明其理者甚鲜”，其原因则在于“其书浩繁”，而邵雍弟子张岷则称邵雍著述“其辞约，其义广”，显然矛盾。究其根本，“浩繁”的原因就在于邵伯温的整理过程中加入了很多东西，特别是其祖父的声音律吕之作，又扩展了“以元经会”及“以会经运”的版面，遂使得是书积板达“千三百余板”。如此，焉能不“浩繁”？

其实，我们今天研究邵雍著作，其主要内容就在原本《皇极经世》、《观物（内）篇》及张岷的听讲笔记（即《观物外篇》）。诚然，我们数落邵伯温之过时，亦当不忘他的贡献则在于《观物外篇》的整理存世。而邵古的“声律韵类古今切正，为之解曰正声正字正音者合三十篇”则不在邵雍的“先天之学”范围之内，亦不当为所谓“易外别传”的内容。

我们考证邵雍原本《皇极经世》的内容，目的则在于“执简御繁”。明确了原本《皇极经世》的主要内容，对于研究中正确取舍今见本《皇极经世》（或《皇极经世书》）的有关内容，会有所帮助。

白话译文

现今流传的《皇极经世》有两个版本：《道藏》所收十二卷本，以及从中辑出的《四库全书》十四卷本，但两者均非邵雍的原著面貌。

据宋人王湜记载，邵雍遗书来源有二：一为家中尚未删定的草稿，一为外间流传的听讲笔记，讹误在所难免。邵雍去世后，其子邵伯温将《皇极经世》与《观物篇》合并，又收入祖父邵古关于声律的著述，以及弟子张岷的听讲笔记（定名《观物外篇》），整理为十二卷本。此后历代屡经分合，卷数篇数时有变化，但内容来源始终不出这几部分。

从邵雍自作诗文可知，他心目中的《皇极经世》，是一部记述上下三千余年历史大事的著作，以元会运世的时间框架为经，以历代兴亡为纬，“本诸天道，质以人事”。其弟子张岷亦记录他“著书十余万言，其辞约，其义广”，与后世所见的“浩繁”版本形成鲜明对比。

考证结论：今本中“以运经世”部分及《观物内篇》为邵雍亲笔，其余皆为邵伯温整理时增入的内容。厘清这一点，是研究邵雍思想时正确取舍文献的前提。

关键词

元会运世： 邵雍构建的宇宙时间体系，元含12会、会含30运、运含12世，每世约30年。

以运经世： 今本核心内容，记录公元前2357年至公元963年约三千年历史大事。

观物外篇： 弟子张岷听讲时的笔记，由邵伯温整理定名，非邵雍亲笔。

开物/闭物： 宇宙大周期中万物萌生与终结的时间节点，分别对应寅会第76运与戌会第315运。

皇极： 出于《尚书·洪范》"五皇极"，指居中不偏的最高治世法则。

现代启示

这篇考证揭示了一个普遍困境：一部思想的原貌，往往在善意的传承中悄然变形。邵伯温出于孝心整理父亲遗稿，却将三类来源迥异的文本混编为一，使后人误将"合订本"当作原著。"浩繁"的体量遮蔽了邵雍"辞约义广"的本来风貌，以至四库馆臣感叹"能明其理者甚鲜"——问题不在读者，而在文本本身的失真。

从决策论角度看，这是典型的"信源漂移"问题：每一轮善意的二次整理，都会在原始信号上叠加新的噪音。厘清文本层次，区分"原作者"与"编订者"的贡献，是任何严肃研究的起点。

当我们今天援引某位思想家的观点时，我们读到的究竟是他的原话，还是经过数代人诠释之后的"诠释的诠释"？

邵子全书·皇极经世书（上）

原文

邵子全书·皇极经世书（上）

以《道藏》本为主，参以《四库全书》本

观物篇二十五 以运经世一

经元之甲一

经会之巳六

经运之癸一百八十

经世之子二千一百四十九

经世之丑二千一百五十

经世之寅二千一百五十一

经世之卯二千一百五十二

经世之辰二千一百五十三

经世之巳二千一百五十四

经世之午二千一百五十五

经世之未二千一百五十六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唐帝尧肇位于平阳，号陶唐氏。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期三百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曰载，建寅月为始。允厘百工，庶绩咸熙。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经世之申二千一百五十七
甲子 唐帝尧二十一年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经世之酉二千一百五十八

甲午 唐帝尧五十一年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鲧治水，绩用不成。

癸丑 帝尧求禅，明明扬侧陋，始征舜登庸，历试诸难，厘降二女于沔沔，作嫔于虞，以观法焉。

甲寅

乙卯 舜言底可绩，帝以德荐于天，而命之位。

丙辰 正月上日，舜受命于文祖。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辑五瑞五玉，班于群后。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四时行巡狩，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礼象以典刑。流共工于幽州，放鬻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正而天下咸服。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经世之戌二千一百五十九

甲子 虞帝舜九年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帝尧殂落

甲申

乙酉

丙戌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号有虞氏，都蒲坂。询四岳，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咨十有二牧。命九官，以伯禹为司空、稷司农、契司徒、皋陶司士、垂司工、益司虞、夷司礼、夔典乐、龙司言。此九人使宅百揆，三载考绩，黜陟幽明，庶绩其凝。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经世之亥二千一百六十

甲午 虞舜帝三十九年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帝舜求代，以功荐禹于天，而命之位。

丁巳 正月朔旦，禹受命于神宗。正天下水土，分九州、九山，九川、九泽，会于四海。修其六府，咸则三壤，成赋中邦。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观物篇二十六 以运经世二

经元之甲一

经会之午七

经运之甲一百八十一

经世之子二千一百六十一

甲子 夏王禹八年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帝舜陟方乃死

甲戌 禹都安邑，徙居阳翟，大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防风氏后至，戮焉。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夏王禹东巡狩，至于会稽崩，元子启践位。

甲申 启与有扈战于甘之野。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夏王启崩，元子太康践位。

癸巳

经世之丑二千一百六十二

甲午 夏王太康二年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夏王太康失邦，盘游无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不返。有穷后羿因民不忍，距于河而死，子仲康立。

壬戌 命胤侯征羲氏、和氏。

癸亥

经世之寅二千一百六十三

甲子 夏王仲康三年。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夏王仲康崩，子相继立，依同姓诸侯斟灌、斟鄩氏。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经世之卯二千一百六十四

甲午 夏王相二十年。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寒浞杀有穷后羿，使子浇及豷伐斟灌、斟鄩氏以灭相。相之臣靡逃于有鬲氏，相之后还于有仍氏，遂生少康。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经世之辰二千一百六十五

甲子 夏王少康生二十三年。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夏之遗臣靡自有鬲氏收斟灌、郟二国之烬，以灭寒浞，而立少康。少康立，灭浇于过，灭豷于戈，以绝有穷氏之族。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经世之巳二千一百六十六

甲午 夏王少康五十三年。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夏王少康崩，子杼践位。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夏王杼崩，子槐践位。

辛酉

壬戌

癸亥

经世之午二千一百六十七

甲子 夏王槐四年。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夏王槐崩，子芒践位。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经世之未二千一百六十八
甲午 夏王芒八年。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夏王芒崩，子泄践位。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夏王泄崩，子不降践位。

辛酉

壬戌

癸亥

经世之申二千一百六十九

甲子 夏王不降四年。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经世之酉二千一百七十
甲午 夏王不降三十四年。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夏王不降崩，弟扃立。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经世之戌二千一百七十一
甲子 夏王扃五年。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夏王扃崩，子廑践位。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经世之亥二千一百七十二

甲午 夏王廑十四年。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夏王廑崩，不降子孔甲立。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观物篇二十七 以运经世三

经元之甲一

经会之午七

经运之乙一百八十二

经世之子二千一百七十三

甲子 夏王孔甲二十三年。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夏王孔甲崩，子皐踐位。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夏王桀崩，子发践位。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经世之丑二千一百七十四

甲午 夏王发十一年。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夏王发崩，子癸践位，是谓之桀。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经世之寅二千一百七十五

甲子 夏王癸二十二年。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始嬖妹喜。

丙子

丁丑 成汤即诸侯位，自商丘徙至亳，始用伊尹。

戊寅 成汤荐伊尹于夏王。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伊尹丑夏，复归于亳。

癸未

甲申 桀囚成汤于夏台。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经世之卯二千一百七十六

甲午 夏王癸五十二年。

乙未 伊尹相成汤，伐桀，升至陌遂于桀战于鸣条之野，桀败走三杞，遂伐三杞，俘厥宝玉，放桀于南巢。还至大垭，仲虺作《诰》。归至亳，乃大诰万方，南面朝诸侯，建国曰商。以丑月为岁，始曰祀，与民更始。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商王成汤崩，元子太甲践位，不明，伊尹放之桐宫。

戊申

己酉

庚戌 商王太甲思庸，伊尹冕服奉嗣王于亳，返政。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经世之辰二千一百七十七

甲子 商王太甲十七年。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商王太甲崩，子沃丁践位。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经世之巳二千一百七十八

甲午 商王沃丁十四年。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商王沃丁崩，弟太庚立。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经世之午二千一百七十九

甲子 商王太庚十五年。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商王太庚崩，子小甲践位。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商王小甲崩，弟雍己立。

壬辰

癸巳

经世之未二千一百八十

甲午 商王雍己三年。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商王雍己崩，弟太戊立，是谓中宗。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乱王家，大修成汤之政。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经世之申二千一百八十一

甲子 商王太戊二十一年。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经世之酉二千一百八十二
甲午 商王太戊五十一年。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商王中宗崩，子仲丁践位，迁于囂。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经世之戌二千一百八十三
甲子 商王仲丁六年。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商王仲丁崩，国乱，弟外壬立。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商王外壬崩，国复乱，弟河亶甲立，徙居相。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经世之亥二千一百八十四

甲午 商王河亶甲八年。

乙未 商王河亶甲崩，子祖乙践位，圯于耿，徙居邢。巫贤为相。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商王祖乙崩，子祖辛践位。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观物篇二十八 以运经世四

经元之甲一

经会之午七

经运之丙一百八十三

经世之子二千一百八十五

甲子 商王祖辛十年。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商王祖辛崩，弟沃甲立。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经世之丑二千一百八十六
甲午 商王沃甲二十四年。
乙未 商王沃甲崩，国乱，兄祖丁立。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经世之寅二千一百八十七
甲子 商王祖丁二十九年。
乙丑
丙寅
丁卯 商王祖丁崩，国乱，沃甲之子南庚立。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商王南庚崩，国乱，祖丁之子阳甲立。诸侯不朝。

癸巳

经世之卯二千一百八十八

甲午 商王阳甲二年。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商王阳甲崩，弟盘庚立，复归于亳，改号曰殷。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经世之辰二千一百八十九

甲子 商王盘庚二十五年。

乙丑

丙寅

丁卯 商王盘庚崩，弟小辛立。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商王小辛崩，弟小乙立。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经世之已二千一百九十

甲午 商王小乙六年。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商王小乙崩，子武丁践位，是谓高宗。甘盘为相。以梦求傅说，得之于傅岩。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经世之午二千一百九十一
甲子 商王武丁八年。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经世之未二千一百九十二

甲午 商王武丁三十八年。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商王高宗崩，弟祖庚立。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商王祖庚崩，弟祖甲立。

癸亥

经世之申二千一百九十三

甲子 商王祖甲二年。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周文王生。
经世之酉二千一百九十四
甲午 商王祖甲三十二年。
乙未 商王祖甲崩，子廩辛践位。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商王廩辛崩，弟庚丁立。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商王庚丁崩，子武乙践位，徙居河北。

癸亥

经世之戌二千一百九十五

甲子 商王武乙二年。

乙丑

丙寅 商王武乙震死，子太丁立。

丁卯

戊辰

己巳 商王太丁崩，子帝乙践位。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周文王始即诸侯位。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经世之亥二千一百九十六

甲午 商王帝乙二十五年。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商王帝乙崩，次子受辛立，是谓之纣。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始嬖妲己。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商囚文王于羑里。

壬戌

癸亥 商王纣放文王归于国，锡命为西方诸侯伯。

皇极经世书卷五下

观物篇二十九 以运经世五

经元之甲一

经会之午七

经运之丁一百八十四

经世之子二千一百九十七

甲子 商王受辛十八年。西伯伐崇，自歧徙居丰。

乙丑 周西伯伐密须。

丙寅 周西伯伐戡黎。

丁卯 周西伯伐邠。

戊辰

己巳 周文王没，元子发践位，是谓武王。葬文王于毕。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周武王东观兵于孟津。

戊寅 商王纣杀太师比干，囚箕子，微子以祭器奔周。

己卯 吕尚相武王，伐商，师逾孟津，大陈兵于商郊，败之于牧野，杀纣，立其子武庚为后。还师，在丰践天子位，南面朝诸侯，大诰天下，以子月为岁，始曰年，与民更始。

庚辰 命管叔、蔡叔、霍叔守邶、墉、卫之三邑，谓之三监。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周武王崩，元子诵践位，是谓成王。周公为太师，召公为太保。二公分治陕、洛，受顾命，率天下诸侯，夹辅王室。葬武王于毕。

丙戌 三监及淮夷叛，周公东征，大诰天下。

丁亥

戊子 三监平，治黜商命，杀武庚，命微子启于宋，代商侯。封康叔于卫，以保商民。命箕子于高丽。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邻，降霍叔为庶人，不齿。东征淮夷，鲁侯伯禽誓师于费，淮夷平，遂践奄。肃慎来贺。

己丑

庚寅 往营成周，命召公相宅。

辛卯

壬辰 成周既成，周公分正成周东郊，以王命诰多士。

癸巳

经世之丑二千一百九十八

甲午 周成王九年。

乙未 周公没，命君陈分正成周东郊。葬周公于毕。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周成王崩，召公、毕公受顾命，辅元子钊践位，是谓康王。

癸亥 周康王元年，命毕公代君陈分正成周东郊。

经世之寅二千一百九十九

甲子 周康王二年。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周康王崩，子瑕践位，是谓昭王。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经世之卯二千二百
甲午 周昭王六年。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经世之辰二千二百一
甲子 周昭王三十六年。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周昭王南巡，不返，子满立，是谓穆王。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经世之巳二千二百二
甲午 周穆王十五年。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经世之午二千二百三

甲子 周穆王四十五年。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周穆王崩，子絜扈践位，是谓共王。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周共王崩，子懿践位，是谓懿王。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经世之未二千二百四

甲午 周懿王八年。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周懿王崩，穆王子辟方立，是谓孝王。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经世之申二千二百五

甲子 周孝王十三年。

乙丑

丙寅 周孝王崩，懿王子燹立，是谓夷王。国自此衰矣。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周夷王崩，子胡践位，是谓厉王。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经世之酉二千二百六

甲午 周历王十二年。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历王好利，以荣公为卿。

甲寅

乙卯

丙辰 杀谏臣以为谤己者。

丁巳

戊午

己未 周历王为国人所逐，出奔彘。周、昭二伯行政，谓之共和。太子靖匿于昭公家。文武之德自此尽矣。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经世之戌二千二百七

甲子 周厉王四十二年，在彘。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周厉王死于彘。周、昭二伯立太子靖，是谓宣王。有仲山甫、尹吉甫、方叔、申伯为辅，大修文武之功。

甲戌 宣王北伐玁狁，至于太原，吉甫为将。

乙亥 宣王南征荆蛮，方叔为将。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经世之亥二千二百八

甲午 周宣王二十一年。

乙未 宣王封弟友于郑。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伐鲁，立孝公。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伐姜戎，师败于千亩，遂失南国。

癸丑 料民于太原。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周宣王崩，太子涅践位，是谓幽王。

庚申

辛酉

壬戌 始嬖褒姒。

癸亥

观物篇三十 以运经世六

经元之甲一

经会之午七

经运之戌一百八十五

经世之子二千二百九

甲子 周幽王五年。废申后及太子宜臼，以褒姒为后，伯服为太子，虢石父为卿。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申侯以犬戎伐周，败幽王于骊山，杀之。晋、秦率郑、卫之君逐犬戎，立太子宜臼，是谓平王。东徙居洛邑。是谓东周。

辛未 周平王锡晋文侯襄公命。秦分歧西、晋分河内。

壬申 秦立西畴，祠白帝。鲁惠公即位。

癸酉

甲戌

乙亥 秦文公即位。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秦东徙居泃渭之间。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卫庄公即位。

甲申

乙酉 秦作郿畴。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经世之丑二千二百十

甲午 周平王二十四年。

乙未 晋昭侯即位。

丙申 晋昭侯封弟成师于曲沃。

丁酉 郑庄公即位。

戊戌 郑庄公封弟段于京城。

己亥

庚子 卫公子州吁阻兵。

辛丑 楚乱，熊通弑其君，代立。

壬寅 晋乱，大夫潘父弑其君昭侯，入曲沃桓叔，不克。国人杀潘父而立君之弟平，是谓孝侯。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卫州吁出奔。

己酉

庚戌 晋曲沃桓叔卒，子庄伯继。齐庄公卒，子厘公立。

辛亥

壬子 宋桓公疾，让其弟穆公。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晋曲沃庄伯入翼，杀其君孝侯，国人逐庄伯，立孝侯子，是谓鄂侯。

戊午

己未 鲁隐公立。

庚申

辛酉 周平王崩，其孙林立，是谓桓王，与郑交恶。宋穆公病，让其兄之子殇公，世子冯奔郑。

壬戌 卫公子州吁作难，弑其君桓公，代立。宋会陈、蔡、卫三国之师伐郑，杀州吁于濮。国人迎公之弟晋，于邢而立之，是谓宣公。

癸亥 晋曲沃庄伯以郑、邢之师攻翼，王使尹氏、武氏为之助，翼侯出奔随。庄伯叛王，王使虢伐庄伯，庄伯复奔曲沃。晋人及虢侯立翼侯子光，是谓哀侯。郑伐宋。

白话译文

本章以邵雍独创的“元会运世”宏观时间框架，将中国上古史编排为一部精密的历史年表，所记时段自帝尧登位，历虞舜、夏禹，贯穿整个夏商两代，直至周武王克商、建立西周。

帝尧于甲辰年即位于平阳，命羲和氏观测天象、制定历法，以三百六十六日为一年，设置闰月校正四季，命百官各司其职，天下大治。尧年迈后广泛寻访贤人，经过长期考验，将帝位传于虞舜；舜在位期间设立十二州、整肃四凶（共工、饕餮、三苗、鲧），任命九官治理天下。大禹因治水有功，继承帝位，划分九州山川，奠定华夏版图。

夏朝传位十四代，期间经历太康失国、后羿代夏、少康中兴等重大动荡，又历杼、槐、芒、泄、不降、扃、廑、孔甲、皋、发，至桀王无道而亡。成汤在伊尹辅佐下伐桀，建立商朝，历经太甲、沃丁、太庚、小甲、雍己、太戊（中宗）、仲丁、外壬、河亶甲、祖乙诸王，国政时治时乱，多次迁都。商高宗武丁得傅说辅政，一度中兴。末帝纣王宠信妲己，暴虐无道，周文王受命于西方，传子武王，联合诸侯于牧野决战，商朝覆灭，周朝肇建。

关键词

元会运世： 邵雍宇宙历法单位，元>会>运>世，一元含十二会，逐级十二倍递进。

禅让： 上古贤君主动将帝位让于德才兼备之人，非血统继承的政权移交方式。

少康中兴： 夏王室后裔少康在遗臣靡辅助下复国，消灭篡权的寒浞，恢复夏朝正统。

经世： 皇极体系最小时间单位，约相当于一个甲子（六十年）周期。

中宗： 商王太戊的庙号，因大修成汤之政、使商朝重振而获此尊称，代指守成中兴之君。

现代启示

邵雍将数千年历史压缩进一套严格的宇宙数学框架，背后蕴含一个深刻洞见：历史不是随机的，而是有节律的。从尧舜的“禅让”到太康失国再到少康中兴，兴衰往往遵循“德治—堕落—危机—复辟”的循环结构。这与现代系统论中的“均衡—扰动—适应—新均衡”高度吻合。

更值得注意的是书中对“制度韧性”的隐性记录：夏朝能在少康手中复国，商朝能在太戊手中中兴，靠的不是个人英雄，而是制度记忆的延续——遗臣靡保存了复国的组织力，伊尹代表了跨代传承的政策知识。这提示我们：组织衰败的最大风险，往往不是外部冲击，而是内部制度记忆的断裂。

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在当今企业或组织中，哪些隐性制度记忆正在悄悄流失，而你有没有意识到它的价值？

邵子全书·皇极经世书（中）

原文

邵子全书·皇极经世书（中）

以《道藏》本为主，参以《四库全书》本

经世之寅二千二百一十一

甲子 周桓王三年。晋翼侯自随入于鄂，是谓鄂侯。

乙丑 晋曲沃庄伯卒，子称继，是谓武公。

丙寅 宋、齐、卫之君盟于瓦屋。

丁卯 秦自泃渭之间徙居郿。

戊辰 齐会鲁、郑之师伐宋。

己巳 鲁乱，公子翬杀其君隐公，立惠公之子，是谓桓公，翬为之辅。

庚午

辛未 宋乱，太宰华督杀司马孔父及弑其君殇公，迎穆公子冯于郑而立之，是谓庄公。

壬申 晋曲沃武公败晋师于汾旁，获哀侯。晋人立其子，是谓小子侯。

癸酉 晋曲沃武公弑其君哀侯于曲沃。

甲戌 周桓王以蔡、卫、陈之师伐郑，不利，矢中王肩。

乙亥 蔡人杀陈佗。北戎伐齐，郑使公子忽救之，有功。楚伐随，俾请王之号于周。

丙子 晋曲沃武公入翼，杀小子侯。王使虢仲伐称，称复归曲沃。虢仲立哀侯弟缙。

丁丑 秦乱，宁公卒，三父废世子而庚立出子。是年，楚熊通伐随，东开地至濮上，遂称王，是谓武王。

戊寅

己卯

庚辰 郑庄公卒，世子忽继。宋执郑祭仲，立突，是谓厉公，忽奔卫，祭仲专政。卫宣公杀其二子伋、寿。

辛巳 卫宣公卒，子朔立，是谓惠公。

壬午 齐会宋、卫、燕伐鲁，不利。

癸未 秦三父杀出子，而立世子，是谓武公。齐厘公卒，世子诸儿继，是谓襄公。宋会齐、蔡、卫、陈伐郑。

注：癸未为公元前698年。“出子”，《道藏》本作“它子”，从《四库全书》本改。“宋会齐、蔡、卫、陈伐郑”，《四库全书》本缺“卫”。《史记·秦本纪》：“出子六年，三父等复共令人贼杀出子。出子生五岁立，立六年卒。三父等乃复立故太子武公。”《春秋》桓公十四年：“冬十有二月丁巳，齐侯禄父卒。宋人以齐

人、蔡人、卫人、陈人伐郑。”《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于甲申（公元前697年）记“齐襄公诸儿元年”。《春秋》于桓公十五年（甲申）记“葬齐僖公”。

甲申 周桓王崩，太子佗嗣立，是谓庄王。郑祭仲杀雍纠而逐厉公，迎忽反政，是谓昭公。秦伐彭戏氏于华山。齐襄公削公子无知禄。宋会鲁、卫、陈伐郑。

注：甲申为公元前697年。《春秋》桓公十五年，记“三月乙未，天王崩”、“五月，郑伯突出奔蔡。郑世子忽复归于郑”、“冬十有一月，公会宋公、卫侯、陈侯于袤，伐郑”。《左传》桓公十五年：“祭仲专，郑伯患之，使其婿雍纠杀之。将享诸郊，雍姬知之……祭仲杀雍纠……夏，厉公出奔蔡。六月乙亥，昭公入。”

《竹书纪年》记“二十三年三月乙未，王陟”、“庄王，名佗”。《史记·周本纪》：“二十三年，桓王崩，子庄王佗立。”《史记·秦本纪》：“武公元年，伐彭戏氏，至于华山下，居平阳封宫。”《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周桓王二十三年，记“秦武公元年，伐彭，至华山”，记齐襄公“贬毋知秩服，毋知怨”。壬戌至甲申（公元前719年-697年），周桓王在位23年。

乙酉 卫公子伋、寿傅逐惠公，立伋之弟黔牟，公出奔齐。宋会鲁、卫、陈、蔡伐郑。

注：乙酉为公元前696年。《春秋》桓公十六年：“春正月，公会宋公、蔡侯、卫侯于曹。夏四月，公会宋公、卫侯、陈侯、蔡侯伐郑……十有一月，卫侯朔出奔齐。”《左传》桓公十六年：“十一月，左公子洩、右公子职立公子黔牟。惠公奔齐。”《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庄王元年，记“卫黔牟元年”。

丙戌 秦夷三父族。郑高渠弥弑其君昭公，立其弟子亶，渠弥专政。

注：丙戌为公元前695年。“渠弥专政”，《四库全书》本无“渠”字。《史记·秦本纪》：武公“三年，诛三父等而夷三族，以其杀出子也。郑高渠眯杀其君昭公。”《左传》桓公十七年：“初，郑伯将以高渠弥为卿，昭公恶之，固谏不听。昭公立，惧其杀己也。辛卯，弑昭公而立公子亶。”

丁亥 周有黑肩之难。齐襄公杀鲁桓公于泺，立其子同，是谓庄公，又会诸侯于首止，杀郑子亶。高渠弥逃归，与祭仲迎公子婴于陈，立之。

注：丁亥为公元前694年。《春秋》桓公十八年：“王正月，公会齐侯于泺。公与夫人姜氏遂如齐。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齐。”《左传》桓公十八年：“公会齐侯于泺，遂及文姜如齐。齐侯通焉。公谪之，以告。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车。秋，齐侯师于首止，子亶会之，高渠弥相。七月齐人杀子亶而麓高渠弥。祭仲逆郑子于陈而立之……周公欲弑庄王而立王子克。辛伯告王，遂与王杀周公黑肩。王子克奔燕。”《史记·周本纪》：“庄王四年，周公黑肩欲杀庄王而立王子克，辛伯告王，王杀周公，王子克奔燕。”《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记王诛周公事，亦在周庄王四年。

戊子 周王姬下降于齐。

注：戊子为公元前693年。“下降”，《四库全书》本作“下嫁”。《春秋》庄公元年：“夏，单伯送王姬。秋，筑王姬之馆于外。”

己丑 周葬桓王。

注：己丑为公元前692年，为周庄王五年。《春秋》记“五月，葬桓王”事在鲁庄公三年（庚寅），《竹书纪年》亦记周庄王“六年五月，葬桓王”。

庚寅

辛卯 周伐随，责尊楚也。齐伐纪，纪侯大去其国。楚王帅师伐随，子继，是谓文王，始都郢。

壬辰 齐会宋、鲁、陈、蔡伐卫，入惠公。

癸巳 卫惠公复入，杀二公子傅，黔牟奔周。

经世之卯二千二百一十二

甲午 周庄王十年。秦灭小虢。

乙未 齐公子无知以蔡丘之戍卒入弑襄公，代立。公子纠奔鲁，小白奔莒。

丙申 齐人杀无知，公子小白入，是谓桓公。纠后入，不克。齐伐鲁，杀纠，其傅召忽死之，管仲请囚，又相桓公。

丁酉 鲁败齐师于长勺，败宋师于乘丘。楚败蔡师于莘，以蔡侯献舞归。自是江汉之国皆服于楚。

戊戌

己亥 周庄王崩，太子胡齐嗣位，是谓厘王。宋乱，南宫万弑其君闵公及其大夫仇牧、太宰华督，立公子游。群公子奔萧，复以萧（阙）及杀游，立公弟御说，是谓桓公。

庚子 齐会宋、陈、蔡、邾之师伐鲁，三败之，取遂。又会鲁于柯，遂复其侵地，曹沫劫盟故也。

辛丑 齐会陈、曹及王人伐宋。楚师入蔡。

壬寅 齐桓公会宋、陈、卫、郑之君盟于鄆。晋曲沃武公灭翼，以重宝入周，得请为诸侯。

癸卯 齐桓公会宋、陈、鲁、卫、郑、许、滑、滕之君盟于幽。秦武公卒，弟德公立。楚灭邓。

甲辰 周厘王崩，太子阍践位，是谓惠王。晋武公卒，子献公诡诸继。秦徙居雍。楚文王卒，世子麇继，是谓杜敖。

乙巳 秦德公卒，子宣公继。

丙午

丁未 周有五大夫之难，边伯、石速、莒国以蔡、卫之师攻王，立弟颓，王出居郑之栢。

戊申 郑厉公及虢叔入王于成周，杀颓而执仲父及五大夫，难遂平。

己酉 秦作密時，败晋师于河。晋伐骊，获女以为姬。陈公子完奔齐。楚乱，弟恽杀其君麇，代立，是谓成王。

庚戌 楚修好于周及诸侯。

辛亥 卫惠公卒，子懿公继。

壬子 晋有骊姬之难，杀群公子，自翼徙居绛。

癸丑 晋伐虢，责纳群公子也。

甲寅 周惠王锡齐桓公，命为伯。

乙卯 晋城曲沃及蒲。楚伐郑。

丙辰

丁巳 齐伐山戎，至于孤竹，以救燕，俾修贡天子。秦宣公卒，弟成公立。楚杀令尹子元，以斗谷于菟为令尹。

戊午

己未 鲁难，叔牙弑其君庄公，开立，是谓湣公。季友立世子班，不克，奔陈。

庚申 晋灭霍、魏、耿，以耿封赵夙，以魏封毕万。

辛酉 鲁乱，庆父以庄姜弑湣公，代立，季友逐庆父而立公子申，是谓僖公。狄灭卫，杀懿公。齐桓公攘戎狄，而立戴公，东徙渡河，野处漕邑。戴公卒，弟廪立，是谓文公，自漕邑徙居楚丘。晋伐东山歃落氏。秦成公卒，弟任好立，是谓穆公。

壬戌 秦伐茅津。齐会宋、郑、鲁、曹、邾之君于柤。

癸亥 齐城楚丘以居卫，又会江、黄之君于贯。晋灭虢。

经世之辰二千二百一十三

甲子 周惠王二十年。齐会江、黄之君于阳谷。

乙丑 齐会宋、鲁、卫、郑、许、曹之师伐蔡，遂入楚，盟于召陵，执陈轅涛涂。晋杀世子申生，公子重耳走蒲，夷吾奔屈。秦娶晋女为夫人。

丙寅 齐桓公会陈、宋、鲁、卫、郑、许、曹之君及王世子，盟于首止。晋伐蒲，重耳奔翟，又伐虞及虢，虢君奔周。是年，秦始得志于诸侯，百里奚、蹇叔为之辅。楚灭弦。

丁卯 齐伐郑。晋伐屈，夷吾奔梁。

戊辰

己巳 周惠王崩，太子郑嗣位，是谓襄王。太叔作难。齐师宋、卫、许、曹、陈会王人于洮。晋伐翟，不利于鬻桑。

庚午 齐桓公会宰孔周公及宋、卫、郑、许、曹之君于葵丘。宋襄公立。晋献公卒，公子奚齐立，大夫里克及丕郑杀之，大夫荀息立其弟卓子。

辛未 晋里克杀其君卓子及大夫荀息而纳夷吾，夷吾入，是谓惠公。惠公既立，杀里克而绝秦。

壬申 周乱，叔带以戍伐周，秦、晋来救。

癸酉 齐使管仲平周难。楚灭黄。

甲戌 齐桓公会宋、陈、鲁、卫、郑、许、曹之君，盟于鹑。晋饥，秦输之粟。

公卒，五公子争国，公子无诡立，易牙专政。世子昭出奔宋。

己卯 宋会曹、卫、邾伐齐无诡子，败四公子，立世子昭，是谓孝侯。狄伐卫。

庚辰 秦灭梁。

辛巳

壬午 宋襄公会楚、陈、蔡、郑、许、曹六国之君于孟，楚成王执宋襄公于会以伐宋，盟而释之。

癸未 齐入王叔带于周。秦、晋徙陆浑之戎于伊川。宋会卫、许、滕伐郑，不利。晋公子圉自秦逃归。楚救郑，大败宋师于泓。

甲申 周颓叔、桃子以狄师伐郑，遂以狄女隗氏为后。宋襄公卒，子成公壬臣继。齐伐宋。楚伐陈。

乙酉 周襄王废狄后，颓叔、桃子以狄师攻周，王出居郑之汜，叔带代立，与狄后居于温。晋有郤芮之难，惠公卒，世子圉继，是谓怀公。秦穆公使人杀之，而入公子重耳，是谓文公。赵衰为原大夫，专政。

丙戌 秦、晋之师灭王叔带于温，而纳王于成周。王享晋文公于郟，而命益之河内地。卫文公卒，世子成公郑继。楚围陈，以入顿子。

丁亥 宋背楚亲晋。楚灭夔，伐宋又伐齐。

戊子 齐孝公卒，弟潘父杀世子，代立，是谓昭公。晋救宋，作三军，楚使子玉伐宋。

己丑 周襄王狩于河阳。晋会齐、宋、蔡、秦之师伐卫，大败楚师于城濮，遂会齐、宋、蔡、郑、鲁、卫之君，盟于践土。楚救郑，不利，杀令尹子玉得臣。

庚寅 晋会王人及诸侯于翟泉。

辛卯 卫成公自陈如周，周请晋纳成公子于卫，而诛大夫元咺及公子瑕。秦、晋围郑。

壬辰 鲁取济西田。卫徙居帝丘。

癸巳 晋文公卒，世子欢继，是谓襄公。

经世之已二千二百一十四

甲午 周襄王二十五年。秦穆公伐郑，晋败秦师于殽，获其帅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鲁僖公卒，世子兴继，是谓文公。

乙未 晋归秦三帅。楚乱，世子商臣杀其君恽，代立，是谓穆王。

丙申 秦伐晋，不利于彭衙。

丁酉 秦伐晋，取王官。楚伐江，晋师来救。

戊戌 秦伐西戎，破国十二。楚灭江。

己亥 晋赵成子衰卒，子盾继事。楚灭六。

庚子 秦穆公卒，世子罃继，是谓康公，葬穆公三良为殉。晋襄公卒。

辛丑 晋世子夷舛继，是谓灵公。宋成公卒，国乱，弟御杀世子，代立，国人杀御，立子杵臼，是谓昭公。齐率宋、卫、陈、郑、许、曹之君会赵盾于扈。

壬寅 周襄王崩，太子壬臣嗣位，是谓顷王。

癸卯 周葬襄王。晋会诸侯人救郑。秦伐晋，取武遂。

甲辰 晋伐秦，取少梁。秦伐晋，取比徵。

乙巳 鲁败狄于鹑，获其帅乔如。

丙午 秦伐晋，取羈马。

丁未 楚穆王卒，世子莒继，是谓庄王。

戊申 周顷王崩，国乱，公卿争权，晋赵盾平周乱，而立王子班，是谓匡王。宋及诸侯盟于新城。齐昭公卒，国乱，公子商人杀世子舍，代立，是谓懿公。

己酉 秦伐蔡。齐伐鲁。

庚戌 齐修郟丘之盟。宋人弑其君昭公，弟鲍立，是谓文公。楚灭庸。

辛亥 晋会卫、陈、郑伐宋。

壬子 鲁文公卒于台下，襄仲杀世子恶而立公子倭，是谓宣公，三桓专政。秦康公卒，世子稻继，是谓共公。齐乱，大夫丙馯弑其君懿公，立公子元，是谓惠公。宋乱，群公子作难。

癸丑 齐取鲁济西田。晋伐郑。楚侵陈及宋。

甲寅 周匡王崩，弟瑜立，是谓定王。郑败宋师于大棘，获其太宰华元。晋伐郑。秦伐晋。晋赵盾弑其君灵公，迎襄公弟黑臀于周，立之，是谓成公。

乙卯 周葬匡王。楚伐陆浑之戎，遂观兵于周郊。

丙辰 郑乱，公子作难。

丁巳 晋伐陈，以救郑。秦共公卒，世子稻继，是谓桓公。

戊午 晋赵盾、卫孙免侵陈。

己未 晋会诸侯于黑壤。

庚申 晋伐秦。楚灭舒、蓼。

辛酉 晋侯会宋、卫、陈、郑于扈，陈不至，遂伐陈。晋成公卒于扈，公子据立，是谓景公。赵盾卒，子朔继事。

壬戌 齐归鲁济西田。齐惠公卒，公子无野立，是谓顷公，大夫崔杼奔卫。陈乱，夏徵舒弑其君灵公。晋伐郑，楚师来救。楚伐郑，晋师来救。

癸亥 楚伐陈，诛夏徵舒，纳公孙宁、仪行父于陈。

经世之午二千二百一十五

甲子 周定王十年。楚伐郑，大败晋师于河上。晋屠岸贾作难于下宫，杀赵朔及其族，朔妻匿于公宫，生武。

乙丑 楚伐宋。

丙寅 楚围宋。

丁卯 周定王杀二伯。晋灭赤狄及潞氏。

戊辰 成周宣榭火。晋灭甲氏，又平王室之乱。

己巳 晋会诸侯之君于断道。

庚午 鲁宣公卒，世子黑肱继，是谓成公。晋伐齐。楚庄王卒，世子审继，是谓共王。

辛未 周伐茅戎，不利。

壬申 齐伐卫，败鲁、卫之师于新筑。晋会诸侯之师救卫，大败齐师于鞏。宋文公卒，子瑕继，是谓共公，华元专国，两盟于晋。楚会十国之人于蜀。

癸酉 晋会宋、卫、鲁、曹伐郑。郑两伐许。

甲戌 晋伐楚，救郑。

乙亥 周定王崩，太子夷嗣位，是谓简王。晋会齐、宋、卫、鲁、郑、曹、邾、杞八国之君，盟于虫牢。楚伐郑。

丙子 楚伐郑，晋救郑。是年寿梦称王于吴。

丁丑 晋会齐、宋、鲁、卫、曹、邾、莒、杞八国之君于马陵以救郑。吴王寿梦始通好中国。

戊寅 晋杀大夫赵同、赵括。

己卯 晋会齐、宋、鲁、卫、郑、曹、邾、杞八国之君，盟于浦。齐顷公卒，子环继，是谓灵公。晋伐郑。秦伐晋。楚伐莒，入郟。

庚辰 晋景公有疾，授世子州蒲位，是谓厉公。景公卒，程婴攻屠岸贾于公宫，灭其族，复赵武、赵朔之封邑。程婴请死。

辛巳 秦、晋修夹河之盟。

壬午 晋、楚同盟于宋。晋败狄于交刚。

癸未 鲁成公朝于周。晋会齐、宋、鲁、卫、郑、曹、邾、滕八国之师，伐秦，败之麻隧。

甲申 秦桓公卒，子景公继。

乙酉 晋会诸侯之君于戚。宋共公卒，国乱，大司马唐山杀世子肥，右师华元、左师鱼石诛唐山，而立公子成，是谓平公。楚迁许于叶。吴大会诸侯之君于锺离。

丙戌 晋伐郑，大败楚师于鄢陵。楚救郑，不克，矢中王目，诛令尹侧。

丁亥 晋会诸侯，盟于柯陵。是年，晋杀三郟。

戊子 晋乱，栾书弑其君厉公，迎公子周于周，立之，是谓悼公。鲁成公卒，子午继，是谓襄公。楚会郑伐宋入彭城。晋侯会宋公、鲁仲孙蔑、卫侯、邾子、齐崔杼同盟于虚打。

己丑 周简王崩，太子泄心嗣位，是谓灵王。晋会诸侯之师伐宋，围彭城。

庚寅 周葬简王。晋伐郑，会诸侯之师于戚，以成虎牢。

辛卯 晋会八国之君，盟于鸡泽。楚伐吴，至于衡山。

壬辰 晋用魏绛。楚伐陈。

癸巳 晋会诸侯之师于戚城，又救陈。吴会鲁、卫之君于善道。

经世之未二千二百一十六

甲午 周灵王五年。

乙未 晋会七国之君于鄢。

丙申 晋会诸国之君于邢丘。郑子驷杀群公子。

丁酉 秦伐晋。晋会十一国之君伐郑，楚亦伐郑。两盟晋、楚。

戊戌 晋率十一国之君会吴寿梦于柤，以灭逼阳。又会十一国之师伐郑，又伐秦。楚伐宋，又救郑。

己亥 晋两会十一国之师伐郑。赐魏绛食采安邑。秦伐晋，救郑。鲁三桓分军。楚伐郑，又伐宋。

庚子 楚会秦伐宋。吴寿梦卒，长子诸樊继。

辛丑 楚共王卒，子昭废世子，代立，是谓康王。吴伐楚，不利。

壬寅 晋率齐、宋、鲁、卫、郑、曹、莒、邾、滕、薛、杞、小邾十二国之君会吴诸樊于向，又会诸侯之师伐秦。卫乱，孙林父、宁殖作难，卫侯出奔齐。楚伐吴，有功。

癸卯 晋悼公卒，子彪继，是谓平公。

甲辰 晋侯会宋、鲁、卫、郑、曹、莒、邾、薛、杞、小邾十国之君，盟于溴梁。执莒子、邾子以归。又伐楚，至于方城。

乙巳

丙午 晋用范、中行。会宋、卫、鲁、郑、曹、莒、邾、滕、薛、杞、小邾十一国之师伐齐，败之于靡下，进围临淄，齐灵公奔莒。

丁未 齐废世子光，以公子牙为世子，崔杼复废牙，立光为世子。灵公卒，光继，是谓庄公，崔杼当国。郑简公诛大夫子孔，以子产当国。

戊申 晋侯会十二国之君，盟于澶渊。

己酉 晋侯会八国诸侯，盟于商壬。栾盈奔楚。

庚戌 晋会十一国之君，盟于沙随。楚杀令尹子南。晋栾盈自楚适齐。

辛亥 栾盈自齐复入于晋，不可，死。范、中行灭栾氏之族。齐伐晋，取朝歌。

壬子 晋会十一国之君于夷仪。楚伐吴，又会诸侯伐郑。

癸丑 齐乱，崔杼弑其君庄公，立异母弟杵臼，是谓景公。崔杼为右相，庆封为左相。晋败齐师于高堂。楚会陈伐郑及灭舒鸠。吴伐楚，不利，诸樊死，弟余祭立，封季札于延陵。

甲寅 卫乱，宁喜、孙林父争权，林父不胜，奔晋，宁喜弑其君剽。晋执宁喜，求卫献公于齐而纳之，封林父于宿。齐庆封夷崔杼族而专国。郑封子产六邑。楚会陈、蔡伐郑。

乙卯 晋用赵武为正卿，是为文子，与韩宣子起、魏武子绛同执国命，会诸侯之大夫于宋。卫诛宁喜。晋、楚、齐、秦同会于宋，从向戌之请，将弭兵也。

丙辰 周灵王崩，太子贵嗣位，是谓景王。齐庆封弛政，其子舍及陈、鲍、高、栾之徒逐之，庆封奔鲁，又适吴。楚康王卒，世子麋继，是谓郑敖。

丁巳 晋智伯会十国诸侯人城杞。楚用叔围为令尹。吴乱，余祭遇弑，弟余昧立，季札使鲁、齐、郑、晋。

戊午 蔡乱，世子弑其君，代立。郑乱，群公子争宠。宋灾。晋会诸侯人于澶渊。

己未 鲁襄公卒，世子又卒，国人立齐归之子裯，是谓昭公，季武子专政。

庚申 晋赵武会诸侯之大夫于虢。楚乱，令尹围弑其君麋，代立，是谓灵王，公子比奔晋，薳罢为令尹。辛酉 晋韩宣子起使鲁。

壬戌 鲁昭公朝晋。齐晏婴使晋。郑伯朝晋，又朝楚。

癸亥 楚会十一国之君于申，执徐子于会，又会七国诸侯师伐吴之朱方，以诛齐庆封。吴拔楚三邑。

经世之申二千二百一十七

甲子 周景王八年。楚会诸侯伐吴。秦景公卒，世子继，是谓哀公。

乙丑 齐北伐燕。楚东伐吴，吴败楚师于乾豨。

丙寅 楚起章华台。

丁卯 楚灭陈，执其公子招，放之于越。

戊辰

己巳 晋平公卒，世子夷继，是谓昭公。齐陈、鲍逐栾、高氏于鲁，分其室。

庚午 晋韩起会齐、宋、鲁、卫、郑、曹、杞之大夫于厥憇。楚诱蔡侯于申，杀之，公子弃疾灭蔡，守之，执其世子有归，用之。

辛未 鲁朝晋。楚伐徐。

壬申 晋昭公会齐、卫、郑、鲁、曹、莒、邾、滕、薛、杞、小邾之君，盟于平丘，鲁不得与，执季孙意如以归。楚公子比自晋归，弑其君于乾谿。公子弃疾自蔡入，杀比代立，是谓平王。释陈、蔡二君归国。吴灭州来。

癸酉 楚复诸侯侵地，观从用政。

甲戌 晋伐鲜虞。楚费无忌为太子建逆妇于秦。吴余昧卒，季札逃，国人立余昧子僚。

乙亥 晋昭公卒，子去疾立，是谓顷公。楚诱戎蛮子，杀之。

丙子 晋灭陆渾之戎。吴伐楚。

丁丑 周铸大钱。宋、卫、陈、郑灾。楚迁许于白羽。

戊寅 楚用费无忌专政，放太子建于城父。

己卯 齐景公与大夫晏婴入鲁，问礼。宋有华氏之难，大夫华亥、华定、向宁奔陈。楚世子建自城父奔宋，又适郑，又适晋，楚杀其傅伍奢及其子尚，伍员奔吴。

庚辰 宋华亥、华定、向宁入宋，南里叛。

辛巳 周景王崩，葬景王，王室乱，三王子争国，国人立猛，是谓悼王，王子朝杀猛，代立，晋逐朝而入丐，是谓敬王。宋华亥、华定、向宁奔楚。楚世子建及晋师袭郑，不克，死，其子胜奔吴。

壬午 召氏、尹氏入王子朝于成周，单子、刘子以王出奔狄泉。楚徙都鄂，囊瓦子常为令尹。吴伐楚，败陈、蔡、顿、胡、沈之师于鸡父，灭胡、沈，获陈夏鬻。楚建之子胜启之也。

癸未 楚城郢。吴公子光伐楚，拔巢及鍾离，二女争桑故也。

甲申 鲁有三桓之难，昭公奔齐，齐景公唁之于野井。晋赵鞅会宋、鲁、卫、曹、邾、滕、薛、小邾之人于黄父。

乙酉 晋赵鞅会诸侯之师，入王于成周，召、尹二氏之族以王子朝奔楚。楚平王卒，世子珍继，是谓昭王。

丙戌 晋韩、赵、魏三家大灭公族祁氏、羊舌氏，分其地。楚令尹子常杀费无忌。吴季札使晋，公子光弑其君僚，代立，是谓阖庐，专诸、伍员为相。

丁亥 鲁昭公自郟如晋，次于乾侯。楚大夫伯嚭奔吴。

戊子

己丑 晋顷公卒，世子午继，是谓定公。吴灭徐以侵楚。

庚寅 晋定公使大夫荀跖纳鲁昭公，不克。吴伐楚，拔舒。

辛卯 晋韩不信会齐、宋、鲁、郑、莒、薛、杞、小邾之师，城成周。鲁昭公卒于乾侯，三桓立其弟宋，是谓定公。吴伐越。

壬辰 晋人执宋仲几于京师。楚令尹子常败吴师于豫章。

癸巳 吴败楚师于豫章。

经世之酉二千二百一十八

甲午 周敬王十三年。

乙未 晋定公会刘子、宋、蔡、鲁、卫、陈、郑、许、曹、莒、邾、顿、胡、滕、薛、杞、小邾之君及齐大夫于召陵，以伐楚。楚昭王北伐蔡。吴师入郢，令尹子常奔郑，昭王奔郢，又奔随，使申包胥求救于秦。许

徙居容城。吴子闾庐败楚师于柏举，五战及郢，遂入其国，烧其宫，平其墓，伍子胥启之也。

丙申 鲁阳货囚季桓子。秦救楚，败吴师于稷。楚昭王自郢复归于郢，封吴夫概于堂谿。越乘虚破吴，入其国。吴王弟夫概自堂谿亡归，代立，闾庐逐夫概，概奔楚。

丁酉 周有儋翩之难，王出居姑蕪。楚去郢复都郢。郑灭许。

戊戌 晋师入周敬王于成周。齐归郟为阳虎邑。

己亥 鲁有阳虎之难，攻三桓，不克，窃宝玉、大弓走阳关。

庚子 秦哀公卒，子惠公继。

辛丑 鲁以孔丘为司寇，从定公会齐景公于夹谷。齐复鲁侵地，晏婴在会。

壬寅 宋公之弟辰及大夫仲陀、石彊、公子地自陈入于萧以叛。郑子产卒。

癸卯 孔子去鲁适卫。

甲辰 鲁孔子在卫。晋六卿相攻。

乙巳 卫世子蒯聩奔宋。鲁孔子自卫之宋，又如陈。楚会吴伐陈，灭顿。吴王闾庐伐越，不利，死，子夫差立，以伯嚭为太宰。是年於越勾践败吴师于槁李，称王于会稽。

丙午 鲁定公卒，子蒋继，是谓哀公。楚灭胡。

丁未 晋赵鞅围范、中行氏于朝歌，中行走邯郸。楚会陈、随、许围蔡。吴败越于夫椒，伏而释之。越王勾践伐吴不利，使大夫文种行成，委质以臣妾，遂栖于会稽。

戊申 卫灵公卒，其孙辄立。晋赵鞅会阳虎，以师入卫世子蒯聩，不克，居之于戚城。鲁孔子复过宋。楚伐蔡。吴徙蔡于州来。放越范蠡归国。

己酉 秦惠公卒，子悼公继。鲁孔子在陈。

庚戌 鲁孔子之蔡。

辛亥 齐伐宋。晋伐卫。齐景公卒，子荼继，是谓孺子。晋韩、赵、魏败范、中行氏于邯郸。

壬子 齐乱，田乞弑其君孺子，迎公子阳生于鲁，而立之，是谓悼公。高昭子死，国惠子奔莒。孔子复至陈。楚昭王救陈，军于城父，卒于师，世子章继，是谓惠王。吴伐陈。鲁伐邾。宋伐曹。

癸丑 吴会鲁于郟，以伐齐，征百牢于鲁。

甲寅 宋灭曹。楚令尹子西召平王世子建之子胜于吴，以为巢大夫，号白公。吴伐鲁，盟于城下而还。

乙卯 宋伐郑。楚伐陈。吴伐齐。

丙辰 齐田乞卒，子常继事，是谓成子。齐乱，鲍子弑其君悼公，立其子壬，是谓简公，田常专国。鲁孔子自陈复至于卫。楚伐陈。吴会鲁伐齐，以救陈，杀大夫伍员。

丁巳 孔子自卫返鲁，子贡使齐及吴、越、晋。齐伐鲁，吴救鲁，败齐师于艾陵。越伐吴。

戊午 楚白公胜复奔吴，子西复召之。吴会鲁、卫之君于橐皋，移兵攻晋。

己未 晋定公及诸侯会吴夫差于黄池。越伐吴，入其郟，执其世子友而还。

庚申 鲁西狩获麟。齐田常杀相阚止及弑其君简公于舒州，立其弟骜，是谓平公，割安平以东自为封邑。孔子于鲁请讨，不克。秦悼公卒，子厉公继。晋伐郑，宋桓魋出奔卫，又奔齐。楚巢大夫白公胜杀令尹子西，逐其君，代立。

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孙氏车子鉏商获兽，以为不祥。仲尼视之，曰：‘麟也。’取之。“《史记·楚世家》：“八年，晋伐郑，郑告急楚，楚使子西救郑，受赂而去。白公胜怒，乃遂与勇力死士石乞等袭杀令尹子西、子綦于朝，因劫惠王，置之高府，欲弑之。惠王从者屈固负王走昭王夫人宫。白公自立为王。月余，会叶公来救楚，楚惠王之徒与共攻白公，杀之。惠王乃复位。是岁也，灭陈而县之。”《春秋经传集解》“春秋二十国年表”起公元前722年-481年。共242年。《史记》则迄公元前469年。

辛酉 鲁使子服景伯使齐，子贡为介，齐归鲁侵地。卫士子蒯聩自戚入，是谓庄公。辄出奔鲁。楚叶公以兵入诛白公，而迎章复位，灭陈而县之。

壬戌 鲁孔子卒。

癸亥 晋伐卫，庄公出奔，国人立公子班师。齐伐卫，执班师而立公子起。越败吴师于笠泽。

经世之戌二千二百一十九

甲子 周敬王四十三年。卫石圃逐其君起，而迎辄复位，起奔齐。

乙丑 周敬王崩，太子嗣位，是谓元王。齐田常卒，子盘继事，是谓襄子。吴会齐、晋之师伐楚。越伐吴。

丙寅 晋定公卒，子凿继之。知伯伐郑，取九邑。越人伐吴。

丁卯 越伐吴，围其国。

戊辰 越灭吴，破姑苏，杀其王并其大夫，北会诸侯于徐州，致贡于周，太宰范蠡辞禄游五湖，杀大夫文种，遂兼有吴地。

己巳

庚午

辛未 周元王崩，太子介嗣位，是谓贞定王。

壬申

癸酉 鲁季康子卒，三桓作难，弑其君哀公，立其子宁，是谓悼公。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晋伐郑。

戊寅

己卯

庚辰 秦伐大荔。

辛巳

壬午

癸未 晋赵简子鞅卒，子毋恤继，是谓襄子，同智伯、韩康子、魏桓子灭范、中行氏，分其地及逐其君，立公孙骄，是谓哀公。秦取晋武城。

甲申 晋伐秦，复武城。

乙酉 齐平公卒，子积继，是谓灵公。晋智伯及韩、魏二家兵攻赵襄子于晋阳。

丙戌 晋三家兵围晋阳。

丁亥 晋韩康子、魏桓子复合赵襄子兵攻智伯，灭之于晋阳，三分其地。齐田盘卒，子白继事，是谓庄子。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经世之亥二千二百二十

甲午 周贞定王二十三年。楚灭蔡。

乙未 秦厉公卒，子躁公继。

丙申 秦伐义渠，获其王以归。楚灭杞，东开地至泗上。

丁酉

戊戌

己亥 周贞定王崩，太子去疾嗣位，是谓哀王，王叔袭杀哀王，代立，是谓思王。

庚子 周乱，少弟嵬杀其王叔，代立，是谓考王。

辛丑 晋哀公疾，子柳继，是谓幽公，室止有絳及曲沃。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秦躁公卒，弟怀王立。楚惠王卒，子中继，是谓简王。

庚戌 鲁悼公卒，子元继。楚灭莒。

辛亥

壬子

癸丑 秦庶长毚弑其君怀公，立躁公孙，是谓灵公。

甲寅

乙卯 周考王崩，太子午嗣位，是谓威烈王。河南惠公封其少子于巩，称东周君。

丙辰 晋赵襄子卒，兄之子浣继事，是谓献子，治中牟。襄子弟桓子逐献子，代立。韩康子卒，子武子继事。魏桓子卒，子斯继事，是谓文侯。

丁巳 赵桓子卒，国人杀其子而迎献子复位。

戊午 秦攻魏少梁。

己未 秦作上下峙。

庚申

辛酉 魏文侯杀晋幽公，立其弟止，是谓烈公。

壬戌

癸亥

皇极经世书卷六上

观物篇三十一 以运经世七

经元之甲一

经会之午七

经运之己一百八十六

经世之子二千二百二十一

甲子 周威烈王九年。魏城少梁。

乙丑 秦灵公卒，季父立，是谓简公。

丙寅

丁卯 魏伐秦。韩伐郑。

戊辰 齐伐晋。魏伐中山。

己巳

庚午 齐田庄子卒，子太公和继。赵城平邑。

辛未 鲁元公卒，子显继，是谓穆公。

壬申 晋韩武子卒，子景侯虔继。赵献子卒，子烈侯籍继。魏伐秦。

癸酉 韩伐郑，取雍丘。魏灭中山。楚简王卒，子当继，是谓声王。

甲戌 郑伐韩，取负黍。

乙亥 宋昭公卒，子悼公購继。赵以田公仲为相。

丙子 齐宣公卒，子康公贷继，田惠以廩丘叛。

丁丑

戊寅 晋韩、赵、魏求为诸侯于周。

己卯 周威烈王崩，太子骄嗣位，是谓安王。楚声王遇盗卒，子类立，是谓悼王。

庚辰 秦攻魏阳狐。

辛巳 秦简公卒，子惠公继。韩景侯卒，子烈侯继。赵烈侯卒，弟武侯立。魏文侯以卜子夏、段干木为师，西门豹为将守邺，吴起为将守西河，田成子为相、乐羊为将，同韩、赵伐楚，至于乘丘。

壬午

癸未

甲申 韩，盗杀相侠累。

乙酉

丙戌 晋烈公卒，子孝公继。

丁亥

戊子 魏伐郑，取酸枣，又败秦军于注。楚伐韩，取负黍。

己丑

庚寅 齐田和徙其君康公于海上，食一城。秦伐韩宜阳，拔六城。韩、赵大败楚师于大梁。

辛卯 鲁败齐于平陆。齐伐魏，取襄陵。

壬辰 秦伐魏阴晋。

癸巳 齐田和会魏文侯于浊泽，求为诸侯，魏请于周及诸侯，皆许之。

经世之丑二千二百二十二

甲午 周安王十五年。秦惠公卒，子出公继。韩烈侯卒，子文侯继。魏文侯卒，子武侯继。赵武侯卒，烈侯子敬继。

乙未 田和称诸侯于齐，列于周纪。魏攻赵邯郸。

丙申 韩伐郑，取阳城，伐宋，执宋公于彭城。魏城安邑及王垣。赵师破齐于灵丘。齐太公和卒，子桓公午继。秦庶长改杀出公及其母，迎灵公之子于河西，立之，是谓献公。

丁酉 赵破齐师于廩丘。

戊戌 魏败赵师于兔台。

己亥 齐、魏以卫伐赵，取刚平。

庚子 赵会楚伐魏，取棘浦。楚悼王卒，宗室作乱，杀吴起。王子继，是谓肃王，诛害吴起者七十余家。

辛丑 齐伐燕，取桑丘。

壬寅 齐康公死于海上，齐桓侯卒，子因齐立，是谓威王。

癸卯 晋孝公卒，子静公俱酒继。韩、赵、魏伐齐，至于灵丘。

甲辰 韩文侯卒，子哀侯继。赵攻中山，战于房子。鲁穆公卒，子共公继。

乙巳 周安王崩，太子喜嗣位，是谓烈王。魏武侯、韩哀侯、赵敬侯同灭晋而三分其地，以静公为家人，食端氏一城。

丙午 韩灭郑，徙都之。赵敬侯卒，子成侯继。宋休公卒，子辟公继。

丁未

戊申 鲁伐齐，入阳关。赵伐齐，至博陵。

己酉 卫拔齐薛陵。攻赵北蒯。赵拔卫乡邑七十三。宋辟公卒，子剔成继。

庚戌 韩严弑其君哀侯，立其子懿侯。魏武侯卒，公子争国，赵伐魏，立公子罃，是谓惠王。赵败秦军于鄗安。

辛亥 赵伐齐至鄆，魏败赵师于覃怀。齐威王烹阿大夫，封即墨大夫万家。楚肃王卒，弟良夫继，是谓宣王。

壬子 周烈王崩，弟扁嗣位，是谓显王。齐西败赵、魏之师于浊泽，赵输长城，魏入观齐。魏败韩于马陵。

癸丑 韩、魏及周

甲寅 赵、韩分周为二。

乙卯 魏会韩攻秦，不利于洛阴。

丙辰 齐攻秦，不利于石门。魏伐宋，取仪台。

丁巳 周显王西贺秦献公。魏与秦会于杜平。

戊午

己未 秦献公卒，子孝公继，败魏师于少梁。魏败韩师、赵师于浚。

庚申 魏拔赵皮牢。

辛酉 致文武胙于秦孝公。东周君惠公卒，子杰继。韩、赵、魏伐齐。

壬戌 秦用卫鞅。韩懿侯卒，子昭侯继。

癸亥

经世之寅二千二百二十三

甲子 周显王十二年。宋取韩黄池。齐封邹忌为成侯。

乙丑 赵会燕于河上，会齐于平陆。鲁、卫、宋、郑朝魏。

丙寅 鲁共公卒，子康公继。齐会赵于郊，会魏于平陆，会秦于杜平。

丁卯 秦攻魏师于元里，取少梁。魏围赵邯郸。

戊辰 韩攻东周君，取陵观及邢丘。齐田忌、孙臆救赵，败魏师于桂陵。是年，齐始称王。

己巳 秦大良造卫鞅会韩、赵之师围魏襄陵。

庚午 韩用申不害为相。秦、赵伐魏，魏归赵邯郸，盟于漳水之上。

辛未 赵成侯卒，世子继，是谓肃侯。秦开阡陌，大筑冀阙于咸阳，自雍徙都之。

壬申

癸酉 赵夺晋君端氏，徙之屯留。秦初为赋。

甲戌

乙亥 鲁康公卒，子景公继。

丙子

丁丑

戊寅 周显王锡秦孝公，命为伯。齐威王卒，子宣王辟强继。

己卯 诸侯西贺秦。

庚辰 齐救韩，田忌、田婴、孙臆大败魏师于马陵，获将庞涓及世子申。

辛巳 楚宣王卒，子威王继。秦夺魏河西七百里。魏去安邑，徙都大梁。

壬午

癸未 秦孝公卒，子惠文君继，是谓惠文王，商鞅奔魏，魏不受，复入于秦。

甲申 秦惠文王夷商鞅族。苏秦入秦，不受。

乙酉 周显王西贺秦。孟轲为魏卿。

丙戌 秦拔韩宜阳。魏惠王卒，子襄王继。齐宣王会魏襄王于鄆。

丁亥 苏秦会赵、燕、韩、魏、齐、楚六国之师于洹水之上，以攻秦至于函谷。韩作高门。

是年，楚灭越，获王无疆，尽取其地，东开地至浙江。魏始称王。齐田婴为相。

戊子 燕文公卒，子易王立。韩昭侯卒，子宣惠王立。楚败齐师于徐州，齐田婴诈楚，故不利。

己丑 齐会魏伐赵，又伐燕，取十城。

庚寅 秦伐魏。

辛卯 宋乱，公弟偃弑其君，代立，是谓元王。

壬辰 楚威王卒，子怀王槐继。魏伐楚，取陜山。秦伐魏，取汾阴。

癸巳 秦用张仪为相。陈轸适楚。楚灭蜀。魏输秦上郡。

经世之卯二千二百二十四

甲午 周显王四十二年。齐会魏攻韩之桑丘。

乙未 赵肃侯卒，子定继，是谓武灵王。齐用孟轲为上卿。

丙申 孟轲去齐。

丁酉 秦始称王。齐宣王卒，子湣王地继。秦筑上郡塞。

戊戌 韩、燕称王。楚破魏襄陵，入城，移兵攻齐。秦张仪会齐、楚，执政于齧桑。

己亥 秦张仪出相魏，赵会韩、魏二君于区鼠。

庚子 周显王崩，子定嗣位，是谓慎靓王。是年，赵始称王。齐封田婴于薛。盗杀苏秦于齐，苏代复相燕。

燕王卒，子哙继，子之专国，苏代使齐。

辛丑 宋伐楚，取地三百里，始称王。秦齐交婚。

壬寅 魏襄王卒，子哀王继。张仪复相秦。

癸卯 楚会齐、赵、韩、魏、燕攻秦，不利，齐独后，秦樗里疾大败六国之师，获将申差及韩、魏二公子。

甲辰 齐败魏师于观津，与秦争雄雌。鲁景公卒，子平公继。秦败韩师于浊泽，韩请割名都一，以助伐楚，既而背之，秦又伐韩，败韩师于岸门，楚救不至。燕王哙以国属子之。

乙巳 齐伐燕。秦伐赵，拔中都及西阳。

丙午 周慎靓王崩，子延继，是谓赧王，称西周。秦拔义渠二十五城，又取韩之石章。

丁未 楚、齐和亲。燕乱，将市被攻子之不克，反攻世子，又不克，死。

戊申 楚攻秦，不利。秦伐齐，楚救不至。秦张仪絳楚。樗里疾攻赵。

己酉 楚怀王大伐秦，不利，又伐，又不利。秦庶长魏章会齐、韩之师大败楚师于蓝田，又败之于丹水之阳，获其将屈丐，遂取汉中地，置黔中郡。韩宣王卒，世子苍继，是谓襄王。齐以五都兵攻燕，燕乱，国人立太子平，是谓昭王。

庚戌 楚屈原使齐。秦张仪使楚，会楚、齐、韩、赵、魏、燕六国西事秦，至咸阳而秦惠王卒，子武继。燕起金台，以礼郭槐，乐毅自魏至，邹衍自齐至，剧辛自赵至。

辛亥 秦会魏于临晋，张仪、魏章适魏，樗里疾、甘茂为相。

壬子 楚合齐以善韩。

癸丑 秦武王会魏哀王于应，会韩襄王于临晋。

甲寅 东、西二周君相攻。楚围韩之雍氏。秦甘茂拔韩之宜阳，武王举周鼎，绝膑而死，国人迎母弟稷于赵而立之，是谓昭襄王，太后临朝称制，魏冉专政。赵武灵王改用胡服。

乙卯 秦复韩武遂，严君疾、向寿为相，甘茂适魏。

丙辰 楚绝齐以善秦。

丁巳 秦昭王与楚怀王会于黄棘，复之上庸。

戊午 齐、韩、魏攻楚，楚求救于秦。鲁平公卒，子文公贾继。秦取韩武遂，拔魏蒲坂。

己未 秦复魏蒲坂，会韩于武遂。

庚申 楚伐秦，不利。秦昭襄王会齐、韩、魏伐楚，败之于重丘。

辛酉 齐孟尝君入秦为质。

壬戌 楚怀王放大夫屈原于江滨，与秦昭襄王会于武关，不复，国人迎太子横于齐而立之，是谓顷襄王，其弟子兰为令尹。齐归秦涇阳君，孟尝君自秦逃归。秦会齐、魏伐楚，取八城。赵拔燕中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九源。

癸亥 齐会韩、魏伐秦，至于函谷。秦伐楚，取十六城。赵武灵王称主父，会群臣于东宫，废太子章而授庶子何位，是谓惠文王，以肥义为之相。北略地，南入秦，称使者。

经世之辰二千二百二十五

甲子 周赧王十八年。楚怀王于秦逃归，不克。

乙丑 楚怀王死于秦，楚遂绝秦。魏哀王卒，子昭王继。齐会韩、魏、赵、宋五国之兵攻秦，至盐氏而还。

秦与韩、魏河北及封陵以和。韩襄王卒，子厘王继。赵主父灭中山，徙其王于肤施，封废太子章于代，号安阳君，使田不礼为之相。

丙寅 秦免楼缓相，穰侯魏冉复相，率师攻魏。赵安阳君及田不礼作难，公子成及大夫李兑平之，主父死于沙丘宫。

丁卯 秦向寿伐韩，拔武始。

戊辰 楚与秦复和。韩伐秦，不利。秦左庶长白起大败韩及诸侯之师于伊阙，取城五，坑军二十四万，获将公孙喜。

己巳 楚逆妇于秦。秦魏冉免相，大良造白起伐魏取垣，攻楚拔宛。

庚午 秦魏冉复相，封陶邑，司马错伐韩轹及邓。

辛未 齐有田甲之难，免孟尝君相。魏献河东地方四百里入秦。韩献武遂二百里入秦。赵会齐伐韩。

壬申 齐复孟尝君相。秦伐韩，拔六十一城。

癸酉 齐、秦约称东、西帝，复罢。

甲戌 齐孟尝君谢病。秦昭襄王巡汉中及上郡、河北，拔魏新垣及曲阳。

乙亥 齐灭宋，至于泗上，十二诸侯邹鲁之君皆称臣，南取楚之淮北，西侵韩、赵、魏。魏献秦安邑，秦伐魏之河内，攻韩之夏山。

丙子 齐孟尝君以薛属魏。秦昭襄王会楚顷襄王于宛，会赵惠文王于中阳，伐齐拔九城。

丁丑 燕乐毅会秦、楚、韩、赵、魏五国之师伐齐，大败齐师于济西，遂入临菑，拔城七十，拜乐毅为上卿，封昌国君，留围齐即墨及莒。齐湣王保莒。楚使淖齿救齐，杀齐湣王于莒，莒人立其子法章，是谓襄王。荀卿行祭酒。

戊寅 楚顷襄王会秦昭襄王于鄢。秦穰侯伐魏至于国。

己卯 秦昭襄王会韩厘王于新城，会魏昭王于新名，伐赵拔二城，伐韩取六邑。

庚辰 楚会魏、赵伐秦，秦伐楚。魏冉复相。赵使蔺相如入秦献宝。

辛巳 楚割上庸及汉中，请和于秦。秦白起拔赵二城，司马错拔楚上庸。燕昭王卒，子惠王继，以骑劫代乐毅将，乐毅奔赵。赵惠文王与秦昭襄王会于澠池，蔺相如相。

壬午 齐田单大败燕军于即墨，获将骑劫，复城七十，迎襄王自莒入临菑，封田单安平君。秦白起拔楚西陵。

癸未 楚顷襄王出奔陈，郢陷于秦。大良造白起破楚入郢，烧夷陵，以郢为南郡，封起武安君。

甲申 秦拔楚巫及黔中，作黔中郡。魏昭王卒，子安厘王继。

乙酉 楚东取江旁十五邑以拔秦。秦拔魏二城，封无忌信陵君。

丙戌 秦兵围大梁，魏入温请和。秦以穰侯为相国。韩暴鸱救魏，不利。赵廉颇拔魏房子、安阳。

丁亥 魏芒卯攻韩不利，秦师救韩，败赵、魏之师十五万于华阳，魏入南阳请和，以其地为南阳郡。

戊子 韩厘王卒，子桓惠王继。赵取东胡地。

己丑 楚黄歇奉太子完入秦为质求平，又助韩、魏伐燕。齐田单拔燕中阳。秦会楚、韩、赵、魏伐燕。燕惠王卒，子武成王继。赵蔺相如伐齐。

庚寅 秦穰侯伐齐，取刚、寿，以广陶邑。范雎自魏入秦。

辛卯 秦师伐韩，以逼周。

壬辰 秦中更胡伤攻赵阨与，赵奢击之，有功封马服君，与廉颇同位，秦人为之少惧。

癸巳 秦拔魏怀城。

经世之已二千二百二十六

甲午 周赧王四十八年。秦太子卒于魏。

乙未 秦拔魏郑丘，罢穰侯相国及宣太后权，以客卿范雎为相，封应侯，魏冉就国。赵惠文王卒，子丹继，是谓孝成王，太后专政。

丙申 齐襄王卒，子建继。田单救赵。秦以安国君为太子，宣太后卒，拔赵三城，进围邯郸。赵出长安君为质于齐，求救。赵胜为相，封平原君。

丁酉 齐用田单为相。秦白起伐韩，拔九城。

戊戌 楚顷襄王卒，太子完自秦亡归，继，是谓考烈王，以左徒黄歇为令尹，号春申君，封于吴，食淮北地。秦白起拔韩南郡。

己亥 楚献地于秦乞和。秦五大夫贲伐韩，拔十城，以绝太行路。韩冯亭以上党入于赵，赵受韩上党，廉颇军长平。

庚子 楚伐鲁，取徐州。秦白起攻赵长平。

辛丑 秦武安君大败赵军于长平，进围邯郸。赵以赵括代廉颇将，长平遂陷，兵四十万为秦所坑。

壬寅 秦分军为三，罢武安君白起将，以王齮代攻赵，拔赵武安及皮牢，司马梗北定上党。赵使苏代使秦。

癸卯 秦加范雎相国，王齮围邯郸，张唐攻魏。燕武成王卒，子孝王继。赵平原君求救于楚、魏。

甲辰 楚春申君、魏信陵君救赵。秦武安君白起不克，杀之于杜邮。

乙巳 周赧王会齐、韩、赵、魏兵出伊阙，攻秦不利，西奔秦，秦昭襄王灭周，尽入其地三十六城，徙其王于惮狐。楚灭鲁，以齐荀卿为兰陵令。

丙午 秦徙周民及九鼎于咸阳。蔡泽自燕入秦，代范雎相。燕孝王卒，子喜继。

丁未 楚、齐、韩、燕、赵皆服命于秦，魏独后，秦使将军繆伐之，取吴城。

戊申 秦郊上帝于雍丘。赵徙都钜鹿。

己酉 赵平原君卒。

庚戌 秦昭襄王卒，太子安国继，是谓孝文王，立三日又卒，子楚立，是谓庄襄王，以华阳夫人为后，子政为太子，吕不韦为丞相，封文信侯，食河南十万户。楚春申君入吊于秦。燕将栗腹攻赵不利，赵廉颇破燕军于鄣，封颇信平侯。

辛亥 东周君会诸侯攻秦不利，没于秦。秦丞相吕不韦平东周，尽入其地，置三川郡，徙其君于阳人。赵廉颇伐燕，围其国。

壬子 秦蒙骜拔赵太原，拔韩荥阳及成皋。

癸丑 秦蒙骜拔魏高都，又举赵三十七城。楚、齐、魏、韩、燕、赵攻秦，不利。

甲寅 秦庄襄王卒，太子政继，是谓始皇帝，以吕不韦为相国，号仲父，同太后专政，李斯为舍人。齐田单屠聊城。魏无忌自赵归国，率楚、齐、韩、赵、燕五国之师，败秦军于河外，走蒙骜，追至函谷。

乙卯 秦蒙骜平晋阳。

丙辰 赵孝成王卒，子偃继，是谓悼襄王，以乐乘代廉颇将，颇奔魏。。

丁巳 秦蒙骜攻魏拔二城，攻韩拔十二城。

戊午 魏厘王卒，子景湣王继，信陵君亦卒。赵将李牧拔燕二城。

己未 秦拔魏二十城，置东郡。赵伐燕，获将剧辛。

庚申 楚考烈王会齐、韩、赵、魏、燕五国之兵伐秦，至于函谷，不利，东徙都寿春，春申君就国于吴。

辛酉 秦拔魏之汲，赵拔魏之鄴。

壬戌 秦封嫪毐长信侯，关攻于内。韩桓惠王卒，子安继。

癸亥 长信侯嫪毐作难，攻鄣年宫，不克伏诛，徙太后于雍，流蜀者四千家。楚考烈王卒，子幽王悍继。

经世之午二千二百二十七

甲子 秦始皇帝十年。吕不韦坐嫪毐事免相，李斯为相。齐、赵来，置酒。复华阳太后于甘泉宫。

乙丑 秦王翦、桓齮拔赵九城。赵悼襄王卒，子迁继。秦兵攻鄴。

丙寅 秦会魏伐楚及韩，文信侯吕不韦自杀。

丁卯 秦桓齮大败赵军十万于平阳。韩公子非使秦，不还。

戊辰 秦桓齮破赵宜安及赤丽。韩王安朝秦。

己巳 秦伐赵，一军攻鄴，一军攻狼孟。燕太子丹自秦逃归。李牧拔秦有功。

庚午 魏献秦丽邑。

辛未 秦内史腾灭韩，获其王，以其地为颍川郡。

壬申 秦王翦下井陘，大破赵军，进围钜鹿。赵以赵葱代李牧，颜聚代司马尚将。

癸酉 秦王翦灭赵，获其王，以其地为赵郡。楚幽王卒，母弟犹立，庶兄负芻杀犹，代立。魏景湣王卒，子假继。赵亡太子嘉称王于代，会燕军于上谷。

甲戌 秦王翦破燕军于易水。燕荆轲使秦，不还。

乙亥 秦王翦、王贲灭燕，获其太子丹，翦谢病还。拔楚十城。

丙子 秦王贲灭魏，决河灌大梁，获其王。

丁丑 秦王翦破楚，杀其将项燕。楚丧师于蕲，走寿春。

戊寅 秦王翦、蒙武灭楚，获其王，以其地为楚郡。

己卯 秦王贲平辽东，获燕王，平代，获赵太子。王翦定越，以其地为会稽郡。

庚辰 秦王翦灭齐，获其王，以其地为齐郡。东至海及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嚮户，北至阴山、辽东。分天下地为三十六郡，罢侯置守。铸天下兵为十二金人。徙天下豪富十二万户于咸阳。大建宫室，作阿房。为万世业，称始皇帝，更以建亥月为岁首。

辛巳 西巡狩至于陇右、北地，及回中乃复。

壬午 东巡狩至于邹峰，封泰山，禅梁甫，登琅邪。丞相隗林、王綰、卿士李斯、王戊、五大夫赵婴、将军杨樛及九侯，勒帝功于金石，表于海上，遂南至于衡山，浮江，自南郡由武关乃复。

癸未 东巡狩，至博浪沙中遇盗。遂登之罘，刻石纪功。北由上当乃复。

甲申

乙酉

丙戌 北巡狩至于碣石，由上郡乃复。使蒙恬击胡，取河南地。

丁亥 南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又北斥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为三十四县。城河上为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陶山、北假中，以筑亭障。

戊子 置酒咸阳宫，聚天下书，焚之。

己丑 聚天下学士于骊山，坑之。广阿房宫，自咸阳达于渭南。

庚寅

辛卯 南巡狩至于云梦，左丞相冯去疾留守，右丞相李斯从行，少子胡亥请行，至九疑浮江，东至于会稽，又北至于琅邪，由平原达沙丘，崩。左丞相李斯、宦氏赵高矫帝书，更立少子胡亥，赐上郡太子、将军蒙恬死。遂还咸阳，胡亥立，是谓二世皇帝。葬始皇帝骊山。

壬辰 宦氏赵高为中郎令，专政。东巡狩至于会稽北，又至于辽东乃复。大杀王族及群臣。复广阿房，征天下材士。以五万人为屯卫，咸阳三百里不得食其谷。戍卒陈胜称王于楚。关东郡邑皆杀其令长，以应陈胜而西攻秦。陈胜将武臣称王于赵，魏咎称王于魏，狄人田儋称王于齐。楚人项梁举兵会稽，徐人刘季称兵丰沛。陈胜兵西攻秦，至于戏。

癸巳 秦杀右丞相冯去疾、将军冯劫及囚左丞相李斯，谏罢阿房故也。将军章邯灭陈胜于城父，破项梁于定陶，平田儋于临济，渡河北攻赵。田儋死，其弟荣立儋子市为王。陈胜将秦嘉立胜子景驹为王，项梁杀景驹，求楚怀王孙心，立之，保盱台项梁死，其子羽军彭城，其将刘季军砀山，楚王心收项梁军，自盱台徙彭城，以刘季为砀郡长，封武安侯，俾南略地而西攻秦，以项羽为鲁国公，封长安侯，俾北救赵而西攻秦，约先入关者王。

经世之未二千二百二十八

甲午 秦二世三年。中郎令赵高称丞相，杀李斯及弑其君胡亥于望夷宫，代立不可，立二世兄之子婴为王。婴立，夷赵高三族。沛公兵十万由武关入，至咸阳，秦子婴降于轵道，收图籍，封宫室府库，示众人以约法三章，还军灞上，以待东诸侯。项羽北救赵，杀大将军宋义，至钜鹿大败章邯于洹水，秦军降者二十万，悉坑之于新安，合齐、赵、魏、韩、燕五国之兵四十万，由函谷而入，会沛公于戏，而屠咸阳，杀子婴，收子女玉帛，焚宫室府库。

乙未 项羽渝约自封建。立楚王心为义帝，徙之江南，都郴。封沛公季为汉王，迁之汉中，都南郑。分秦关中为三，一封降将章邯为雍王，都废丘；一封降将司马欣为塞王，都栎阳；一封降将董翳为翟王，都高奴。分齐为三，一封齐将田都为临菑王，都临菑；一封齐将田安为济北王，都博阳；一封齐王田市为胶东王，徙即墨。分楚为三，一封楚将英布为九江王，都六；一封楚将共敖为临江王，都江陵；一封番君吴芮为衡山王，徙郴。分赵为二，一封楚将张耳为常山王，都襄国；一封赵王歇为代王，徙雁门。分韩为二，一封楚将申阳为河南王，都洛阳；一封韩成为韩王，都阳翟。分魏为二，一封赵将司马卯为殷王，都朝歌；一封魏王豹为魏王，徙平阳。分燕为二，一封燕将臧荼为燕王，都蓟；一封燕王韩广为辽东王，徙无终。封吴芮将梅鋗十万户侯，赵歇将陈余环三县，田市将田荣不及封。羽自称西楚霸王，王梁地九郡，都彭城。诸王之在戏下者，咸遣罢兵就国。羽亦东出，使人杀义帝于江上，杀韩王成，以郑昌代之。臧荼杀韩广于燕，并有其地，田荣杀田都、田安、田市于齐，并有其地，称齐王。彭越受荣符，以覆梁地，陈余受荣兵，以破常山。赵王歇自代迁都钜鹿，张耳走汉。项羽北破田荣于齐。荣死，弟横立荣子广，复保城阳。

丙申 汉王自南郑东收三秦、二韩五侯兵，合三河士五十六万东伐楚。入彭城，取重宝美女，为置酒高会。项羽至自伐齐，大败汉军于睢水，杀十余万，并获汉王父母妻子。汉王退保荥阳，筑甬道以通敖仓粟。使将韩信、张耳攻魏、赵。丞相萧何兵至自关中。自此日战于京、索间。

丁酉 楚围汉于荥阳，拔之。纪信、周苛、枞公死之。汉退师保成皋。九江王英布降于汉。彭越破楚军于下邳。韩信、张耳平魏、赵，还军修武。汉王自成皋北渡河至修武。使张耳收兵赵地。韩信伐齐。卢黥、刘贾南渡白马津，会彭越攻楚。楚又拔汉成皋。

戊戌 汉复取成皋，与楚对兵广武。韩信平齐，乞封假王。项羽请和，约分天下于鸿沟。归汉王父母妻子。还军至阳夏，汉军复至，楚复败汉军。汉又大会韩信、彭越、英布及诸侯兵于垓下。

己亥 汉灭楚。项羽死于东城，汉王以鲁国公礼葬羽于谷城。楚之诸侯而王者并降封侯。封齐王韩信楚王，治下邳。建成侯彭越为梁王，治定陶。九江王英布为淮南王，治广陵。韩王信为韩王，治阳翟。衡山王吴芮为长沙王，治临湘。肇帝位于汜水之阳，西都长安。大建宫室。燕王臧荼不恭命，攻下代郡，往平之，获臧荼。以太尉卢黥为燕王。齐王田广卒，叔横立，入于海。

庚子 帝游云梦，会诸侯于陈。执楚王韩信归，降为淮阴侯。分其地为二，一封刘贾为荆王，治淮东；一封弟交为楚王，治淮西。别封子肥为齐王。徙韩王信为太原王。匈奴寇马邑，韩王信以众叛。帝尊父太公为太上皇。

辛丑 帝北征韩王信于铜鞮，信走匈奴，遂及匈奴，至于平城。匈奴围帝于平城七日。樊哙北定代。以兄仲为代王。

壬寅 建未央宫。代王刘仲自雁门逃归，废为合阳侯，以陈豨为代王。

癸卯 大朝诸侯于未央宫。赵相贯高事觉。

甲辰 太上皇及太上后崩。陈豨以雁门叛，帝北征。诛淮阴侯韩信并夷三族。以萧何为相国。

乙巳 梁王彭越以定陶叛。平之，夷三族。淮南王英布以广陵叛，兼有淮东西地。

丙午 帝征淮南，平之，夷英补三族。周勃平代，获陈豨于当城。帝崩，太子盈践位，是谓惠帝，太后吕氏临朝称制，萧何、曹参、陈平、周勃辅政，葬高祖于长陵。卢鲧以燕叛。

丁未 太后杀赵王如意及其母夫人戚氏。齐王肥献阳城，为鲁元公主汤沐邑。

戊申 相国萧何卒，曹参为相国。

己酉 城长安。

庚戌 除挟书律。

辛亥 相国曹参卒，王陵为右丞相，陈平为左丞相。

壬子 太尉樊哙卒，周勃为太尉。

癸丑 惠帝崩，立无名子为帝，葬惠帝于安陵，封吕氏四人为王，六人为侯，罢王陵相，进陈平右丞相，以审食其为左丞相，关政于内，太后专制，名雉。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幽无名子于永巷，杀之，立恒山王义为帝。

戊午 尉佗称帝南越。

己未 匈奴寇狄道。

庚申 太后杀赵王友，以梁王吕产为相国，赵王吕禄为上将军，分统南北军。

辛酉 太后吕氏崩，丞相陈平、太尉周勃、朱虚侯刘章、曲周侯酈商及子寄诛吕禄、吕产，获南北军，夷吕氏三族，废恒山王义，迎高祖中子代王恒于雁门，立之，是谓文帝，以宋昌为卫将军，专南北军，丞相陈平让周勃右丞相，而为左丞相，灌婴为太尉，张武为中郎。

壬戌 以皇子启为皇太子，周勃免相，陈平兼左右丞相。

癸亥 丞相陈平卒，周勃复相，始作铜虎符。

经世之申二千二百二十九

甲子 汉孝文皇帝三年。免周勃相，以灌婴为相，王兴居以济北叛，平之，匈奴寇北地。

乙丑 绛侯周勃下廷尉。

丙寅

丁卯 王长以淮南叛，徙之蜀，放贾宜于长沙。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除肉刑。

乙亥

丙子 祀上帝。

丁丑

戊寅 改称元年，是谓后元。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匈奴寇云中上郡，命六将屯备，周亚夫军细柳。

甲申 文帝崩，太子启践位，是谓孝景皇帝，葬太宗于灊陵。

乙酉 与匈奴约和亲。

丙戌

丁亥 吴王濞、胶西王卬、楚王戊、赵王遂、济南王辟光、菑川王贤、胶东王雄渠七国连叛，诛御史大夫晁错，七国平，梁孝王霸有东土。

戊子 以皇子荣为皇太子。

己丑 以公主嫔于匈奴。

庚寅

辛卯 废皇太子荣，以胶东王彻为皇太子，太尉周亚夫为丞相。

壬辰 改称元年，是谓中元。

癸巳

经世之西二千二百三十

甲午 汉孝景皇帝十年。周亚夫免相。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再改元，是谓后元。周亚夫下狱，死。

己亥

庚子 景帝崩，太子徹踐位，是谓孝武皇帝，葬景帝于阳陵。

辛丑 改建元元年。

壬寅 窦婴免相，田蚡免太尉。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改元元光，始令郡国贡，孝廉董仲舒起焉。

戊申 命将兵三十万大伐匈奴，不利。

己酉

庚戌 窦婴弃市，田蚡卒。

辛亥 废皇后陈氏，以卫夫人为皇后，弟青为将军。

壬子 命将四大伐匈奴，无功。

癸丑 改元元朔。

甲寅 卫青伐匈奴，有功，收河南，置朔方、五原郡。

乙卯

丙辰 匈奴寇上郡。

丁巳 匈奴寇雁门，卫青伐之，有功拜大将军。公孙弘为丞相，封平津侯。

戊午 卫青征匈奴，大有功，霍去病为骠姚校尉。张骞通西域，有功封博望侯。

己未 改元元狩，获白麟故也。淮南王安、衡山王赐二国叛，平之，册据为皇太子。

庚申 霍去病征匈奴至于居延，拜骠骑将军。李广征匈奴，无功，谪为庶人。

辛酉

壬戌 卫青、霍去病、李广大伐匈奴，李广自杀。

癸亥 丞相李蔡自杀。

经世之戌二千二百三十一

甲子 汉孝武皇帝二十四年。大司马霍去病卒。

乙丑 改元元鼎。

丙寅 丞相翟青下狱，死。

丁卯 徙函谷关于新安。

戊辰 封方士栾大为乐通侯。

己巳 南越王相吕嘉叛，诸侯坐酎金轻，夺爵者一百六十人，丞相赵周下狱死。乐通侯栾大坐诬罔弃市。西羌及匈奴寇五原。

庚午 南寇平，东越王余善叛，卜式为御史大夫。

辛未 改元元封，帝征匈奴至于北海，东越杀余善降。有事于东、西、中三岳及禅梁甫，东巡狩至于碣石，西历九原，归于甘泉。

壬申 复巡狩泰山，作瓠子堤。朝鲜寇辽东。

癸酉 朝鲜杀其王右渠以降。祀汾阴后土。

甲戌

乙亥 南巡狩至于盛唐。大司马卫青卒。

丙子 西幸回中及祀汾阴后土。

丁丑 改元太初，东巡狩泰山。以建寅月为岁首，西伐大宛，起建章。

戊寅 北幸河东，祀后土。骑二万征匈奴，不复。

己卯 东巡狩海上。匈奴寇张掖、酒泉。

庚辰 李广利平大宛，获其王及汗血马。

辛巳 改元天汉。中郎将苏武使匈奴。北幸河东。

壬午 东巡狩至于海上，又西幸回中。将军李陵征匈奴，不还。

癸未 东巡泰山，又北幸常山。匈奴寇雁门。

甲申 大伐匈奴，不利。朝诸侯于甘泉宫。

乙酉 改元太始。

丙戌 西幸回中。

丁亥 东巡海上。

戊子 东巡泰山。

己丑 改元征和，巫蛊事起。

庚寅 太子杀江充，丞相刘屈氂攻太子，战于长安，太子败死，皇后自杀，诸邑公主皆坐巫蛊死。

辛卯 大伐匈奴。巫蛊事觉，诛丞相刘屈氂。

壬辰 东巡海上。天下疲于兵革。

癸巳 改元后元，重合侯马通叛。

经世之亥二千二百三十二

甲午 汉孝武皇帝五十四年。册皇子弗陵为皇太子。帝幸昧屋五柞宫，崩，大司马霍光受顾命，太子弗陵嗣皇帝位，是谓昭帝。葬世宗于茂陵，大将军霍光专政。

乙未 改元始元。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改元元凤，诛鄂邑长公主及燕王旦，左将军上官桀谋害霍光，事觉故也。

壬寅

癸卯

甲辰 丞相田千秋卒。

乙巳 丞相王詵卒。

丙午

丁未 改元元平，帝崩，昌邑王贺立。葬昭帝于平陵。贺立不明，大将军霍光废之，迎戾太子孙询，立之，是谓孝宣皇帝，丙吉为相。

戊申 改元本始。

己酉 命将五兵十五万大伐匈奴。

庚戌

辛亥 皇后许氏遇毒崩，霍光以女上皇后。

壬子 改元地节。

癸丑 大司马、大将军霍光卒，子禹继事。

甲寅 册皇子奭为皇太子。

乙卯 大司马霍禹谋逆事觉，夷三族，废皇后霍氏。

丙辰 改元元康。

丁巳 册王氏为皇后。

戊午 太子太傅疏广、太子少傅疏受谢病归东海。

己未

庚申 改元神雀，赵充国伐西羌。

辛酉

壬戌 萧望之为御史大夫。

癸亥 颍川太守黄霸赐爵关内侯，河南太守严延年弃市。

观物篇三十二 以运经世八

经元之甲一

经会之午七

经运之庚一百八十七

经世之子二千二百三十三

甲子 汉孝宣皇帝十七年。改元五凤。左冯翊太守韩延寿弃市，萧望之为太子太傅，坐慢丞相丙吉也。平通侯杨恽弃市，坐怨望也。

乙丑

丙寅 丞相丙吉卒，黄霸为相。

丁卯

戊辰 改元甘露。

己巳

庚午 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于定国为相。

辛未

壬申 改元黄龙。宣帝崩于未央宫，皇太子爽践位，是谓孝元皇帝。

癸酉 改元初元，葬中宗于杜陵。

甲戌 册皇子骞为皇太子。盗杀萧望之。

乙亥

丙子 幸河东。

丁丑

戊寅 改元永光。

己卯

庚辰 西羌平。

辛巳

壬午

癸未 改元建昭。

甲申

乙酉 匡衡为相。

丙戌

丁亥

戊子 改元竟宁。帝崩，皇太子骞即位，是谓孝成皇帝。葬高宗于渭陵。王凤为大司马大将军，专政。

己丑 改元建始。

庚寅

辛卯 王商以诬免相匡衡为庶人。

壬辰 河大决。王商为相。

癸巳 改元河平。

经世之丑二千二百三十四

甲午 汉孝成皇帝六年。

乙未

丙申

丁酉 改元阳朔。京兆尹王章下狱死。张禹为相。

戊戌 王音为御史大夫。

己亥 大司马王凤卒，弟音继事。

庚子

辛丑 改元鸿嘉。

壬寅 幸云阳。

癸卯 废皇后许氏。

甲辰

乙巳 改元永始。封王莽新都侯。册赵飞燕为皇后。

丙午 大司马王音卒，王商为大司马，翟方进为相，孔黄为御史大夫。

丁未

戊申 大司马王商免，王根为大司马。

己酉 改元元延。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改元绥和。

甲寅 成帝崩，皇太子欣践位，是谓孝哀皇帝。太后王氏临朝称制。大司马王根专政。葬成帝于延陵。王根罪免，丁明为司马，孔光为丞相。

乙卯 改元建平。册傅氏为皇后，傅喜为大司马，朱博为大司空。

丙辰 傅喜免，丁明复为大司马。孔光免，朱博自杀。

丁巳 相平党薨，王嘉为相

戊午 息夫躬下狱死。

己未 改元元寿。王嘉以下狱死，大司马丁明免。

庚申 哀帝崩，元帝孙中山王子衍即位，是谓孝平皇帝，年方九岁，太后卫姬临朝，以王莽为太傅辅政王室。元始五年立莽女为皇后。

辛酉 改元元始。封大司马王莽安汉公。

壬戌

癸亥

经世之寅二千二百三十五

甲子 汉孝平皇帝四年。王莽以女上皇后。

乙丑 王莽弑帝于未央宫，立元帝孙孺子婴，莽加九锡。

丙寅 王莽改元居摄。

丁卯 王莽称假皇帝。翟义立严乡侯信于东都，莽将王邑灭之。

戊辰 王莽改元初始。

己巳 王莽窃国命，改国为新室，元曰建国，降孺子婴为安定公。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王莽改元天凤。四夷交侵中国。

乙亥

丙子

丁丑 群盗起。

戊寅

己卯 校书郎扬雄卒。

庚辰 王莽改元地皇。兵起绿林。

辛巳

壬午 刘玄称兵宛业，刘秀及兄伯升称兵舂陵。

癸未 刘玄称帝，元曰更始，以刘伯升为司徒，刘秀为太常偏将军。是年大破莽将王寻、王邑军于昆阳三辅，遂灭莽于渐台。刘玄拜刘秀破虏大将军，行大司马事，使持节巡抚河北。王郎子林称帝邯鄲。

甲申 刘玄西入长安，杀汉孺子婴。大将军刘秀北徇蓟，还拔邯鄲，诛王郎，受刘玄萧王，又号为铜马帝，破赤眉大彤于射犬。赤眉西入函关攻更始。李宪自立称王。淮南秦丰自号楚黎王。董宪起东海。延岑称兵汉中。

乙酉 萧王肇位于河朔之鄙，国曰汉，元曰建武。南次洛阳都之赤眉陷长安，称帝，杀刘玄。公孙述称帝成都，元曰龙兴。刘永称帝睢阳。隗嚣称兵垄右。卢芳称兵安定。彭宠称王蓟门。

丙戌 赤眉焚长安宫室陵寝，铜马、青犊、尤来立孙登为帝于上郡，其将乐方杀之。

丁亥 赤眉降汉于宜阳，长安平。盖延平刘永于睢阳，隗嚣以西州格命。李宪称帝淮南。

戊子

己丑 彭宠为家奴所杀，来安抚，封不义侯，蓟门平。朱佑平秦丰于黎丘，灭张步于临淄。

卢芳称帝五原。帝征严光，不起。

庚寅 马成平李宪于淮南。吴汉平董宪于东海。隗嚣以西州入于蜀。

辛卯

壬辰 西征。冯异、窦融破隗嚣于垄右。

癸巳 隗嚣死，子纯立。来歙、冯异伐蜀，入天水。

经世之卯二千二百三十六

甲午 汉光武皇帝十年。西征，灭隗纯于垄右。

乙未 西征蜀至于南阳。吴汉、岑彭大破蜀军于荆门。

丙申 吴汉拔成都，诛公孙述及将田戎、岑延。

丁酉 卢芳自五原亡入匈奴。

戊戌 天下平。

己亥 大司徒欧阳歙下狱死。

庚子 交趾女徵侧叛。青、徐、幽、冀盗起。

辛丑 南巡。废皇后郭氏为中山太后，册贵人阴氏为皇后。

壬寅 西巡。史歆以成都叛，吴汉复平之。马援伐交趾。幸长安。

癸卯 南巡。马援平交趾，封新息侯。废皇太子强为东海王，以东海王庄为皇太子。

甲辰 大司徒戴涉下狱死。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马援破武陵蛮。

庚戌 作寿陵。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东巡狩。

乙卯

丙辰 东封太山，禅梁甫。改元中元。西幸长安。冯房为司空。

丁巳 帝崩。皇太子庄践位，是谓孝明皇帝。葬世祖于原陵。

戊午 改元永平。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北巡至于邺。

癸亥 东巡至于岱。

经世之辰二千二百三十七

甲子 汉孝明皇帝七年。

乙丑

丙寅

丁卯 南巡狩。

戊辰

己巳 牟融为司空。

庚午 河大决。

辛未

壬申 东巡狩。

癸酉 司徒邢穆、駙马都尉韩光下狱死。

甲戌

乙亥 帝崩。皇太子烜践位，是谓孝章皇帝。葬显宗于节陵。

丙子 改元建初。

丁丑

戊寅

己卯 鲍昱为太尉，桓虞为司徒。诏于白虎观议五经异同。

庚辰

辛巳

壬午 废皇太子庆为清河王，立皇子肇为皇太子。北幸邺，西幸长安。

癸未 东巡狩。

甲申 改元元和。南巡狩。邓彪为太尉。

乙酉 东巡狩。

丙戌 北巡狩。

丁亥 改元章和。南巡狩。

戊子 帝崩。皇太子肇践位，是谓孝和皇帝。太后窦氏临朝称制。窦宪为车骑将军，专政。葬肃宗于敬陵。

以邓彪为太尉录尚书事。

己丑 改元永元。窦宪败匈奴于稽落山，以窦宪为大将军。

庚寅

辛卯 帝加元服。班超平西域。

壬辰 窦宪作逆，事觉，伏诛。帝始亲万机。

癸巳

经世之已二千二百三十八

甲午 汉孝和皇帝六年。

乙未

丙申

丁酉 司徒刘方有罪自杀。

戊戌

己亥

庚子 张婴罢太尉，张禹为太尉。

辛丑 鲁恭为司徒。

壬寅 废皇后阴氏，册贵人邓氏为皇后。徐防为司空。

癸卯 南巡。

甲辰 司徒鲁恭罢免，徐防为司徒，陈宠为司空。

乙巳 改元元兴。帝崩。皇子隆立，是谓殇帝。太后邓氏临朝称制，车骑将军邓鹭专政。

丙午 改元延平。葬穆宗于慎陵。帝又崩，邓鹭迎章帝孙祐立之，是谓孝安皇帝。葬殇帝于康陵。尹勤为司空。

丁未 改元永初。鲁恭为司徒，张禹为太尉，张敏为司空。周章谋废立不克，自杀。

戊申 邓鹭为大将军。

己酉 帝加元服。

庚戌 海寇乱。

辛亥 西羌入寇。张禹免太尉。

壬子 太后邓氏有事于太庙。刘恺为司空。

癸丑

甲寅 改元元初。司马苞为太尉。

乙卯 册阎氏为皇后。刘恺为司徒，袁敞为司空。

丙辰 李咸为司空。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改元永宁。杨震为司徒。

辛酉 改元建光。太后邓氏崩，帝始亲政事，特进邓鹭、渡辽将军邓遵下狱死。

壬戌 改元延光。

癸亥 司徒杨震为太尉。

经世之午二千二百三十九

甲子 汉孝安皇帝十八年。东巡。废皇太子保为济阴王。杨震罢太尉，冯石为太尉。

乙丑 帝南巡，崩于叶。太后阎氏临朝称制，阎显为车骑将军，专政。立章帝玄孙北乡侯懿。诛大将军耿宝。葬恭宗于恭陵。懿又卒，车骑将军阎显及大长秋江京闭宫门，择立他子，中黄门孙程十九人杀江京，迎济阴侯立之，是谓孝顺皇帝。显兵入北宫，不胜，孙程取阎显及江京之党，杀之，乱乃定。以王礼葬北乡侯。冯石为太傅，刘喜为太尉，李膺为司徒。

丙寅 改元永建。皇太后阎氏崩。桓焉为太傅，朱宠为太尉，朱侂为司徒。

丁卯

戊辰

己巳 帝加元服。庞参为太尉，王龚为司空，刘崎为司徒。

庚午 班始弃市。

辛未

壬申 改元阳嘉。册梁氏为皇后。

癸酉 施延为太尉。

甲戌 黄尚为司徒，王卓为司空。

乙亥

丙子 改元永和。王龚为太尉。

丁丑 郭虔为司空。

戊寅 刘寿为司徒。

己卯 诛中常侍张逵。

庚辰

辛巳 赵戒为司空，梁冀为大将军。

壬午 改元汉安。遣张纲等八使持节巡天下。广陵寇乱。赵峻为太尉，胡广为司徒。

癸未 彭门寇乱。

甲申 改元建康。帝崩。皇太子炳践位，是谓冲帝。太后梁氏临朝称制，大将军梁冀专政。

葬敬宗于宪陵。寇发宪陵。免尚书栾巴为庶人。

乙酉 改元永嘉。帝崩。太后梁氏、大将军梁冀迎肃宗玄孙缵立之，是为质帝。葬冲帝于怀陵。江淮寇乱，九江贼称黄帝，历阳贼称黑帝。

丙戌 改元本初。梁冀弑帝，迎肃宗曾孙志立之，是谓桓帝。李固罢免。梁冀专政。

丁亥 改元建和。梁冀以女上皇后。杜乔为太尉，胡广罢免。李固、杜乔下狱死。

戊子 帝加元服。赵戒为太尉，袁汤为司徒。

己丑

庚寅 改元和平。太后梁氏崩。

辛卯 改元元嘉。黄琼为司空，寻罢免。

壬辰

癸巳 改元永兴。袁成、逢隗为三公。

经世之未二千二百四十

甲午 汉孝桓皇帝八年。黄瓊为太尉，尹颂为司徒。

乙未 改元永寿。韩续为司空。

丙申

丁酉

戊戌 改元延熹。

己亥 皇太后梁氏崩。大将军梁冀谋逆事觉，夷三族。黄门单超擅令，胡广、韩续减死。

庚子 白马令李云直谏死于狱。太山及长沙寇乱。

辛丑 武库火。

壬寅

癸卯

甲辰 南巡。杨秉为太尉。

乙巳 废皇后邓氏，册贵人窦氏为皇后。陈蕃为太尉，窦武为大将军。

丙午 党锢事起，司隶李膺等三百人下狱。

丁未 改元永康。帝崩。太后窦氏临朝称制。

戊申 窦武迎肃宗玄孙解渎亭侯宏立之，是谓灵帝。窦武隶尚书事，专政。改元建宁。葬威宗于宣陵。中常侍曹节、王甫杀太傅陈蕃、大将军窦武及尚书尹勋、侍中刘瑜、屯骑校尉冯述，夷其族，徙太后窦氏于南宫，谋诛宦氏不克故也。胡广为太尉，刘宠为司徒。

己酉 朋党事复起，杀李膺等百人。

庚戌

辛亥 帝加元服，册宋氏为皇后。

壬子 改元熹平。太后窦氏崩。诬搆事大起。

癸丑 段熲为太尉，杨赐为司空。

甲寅 李咸为太尉。

乙卯 五经文皆刻石于太学。袁隗为司徒。

丙辰 刘宽为太尉，杨赐为司徒。

丁巳 大伐鲜卑。孟贲为太尉，陈耽为司空。

戊午 改元光和。合浦交阯内寇。废皇后宋氏。大鬻爵至三公。袁滂为司徒。

己未 诸贵臣下狱，死者相继，宦氏诬故也。刘翊为司徒，段颢为太尉，张济为司空。

庚申 陈耽为司徒。册何氏为皇后。

辛酉 作宫市，帝游以驴为驾。

壬戌

癸亥

经世之申二千二百四十一

甲子 改元中平。汉孝灵皇帝十七年。黄巾寇起。邓盛为太尉，张温为司空。侍中向栩、

张钧下狱死。阉人大起诬搆。黄巾平。

乙丑 黑山贼起。崔烈为司空，张延为太尉，许相为司空。三辅寇乱。陈耽、刘陶坐直言死。

丙寅 张温为太尉。江夏兵起。前太尉张延下狱死。

丁卯 卖官至关内侯。曹嵩为太尉。三辅盗起，渔阳贼称帝。

戊辰 天下群盗起，黄巾贼复寇郡国称帝。置八校尉，以捕天下群盗。马日磾为太尉，曹操为典军校尉，袁绍为中军校尉，董重为骠骑将军。

己巳 帝崩。皇太子辩践位。皇太后何氏临朝称制，大将军何进专政。改元光熹。封皇弟协为渤海王。杀上军校尉蹇硕、骠骑将军董重及太皇太后董氏，议立协故也。徙协为陈留王。中常侍张让、段珪杀大将军何进，中郎将袁术以兵攻东宫，张让、段珪以帝及陈留王走北宫，何苗攻北宫，司隶校尉袁绍兵入，大杀阉竖。让、珪以帝及陈留王出走小平津，尚书卢植兵追及之，让、珪投于河死，卢植以帝及陈留王还宫。改元

昭宁。董卓自太原入，废帝为弘农王，立陈留王协，是谓献帝。徙太后何氏于永安宫。改元永汉。卓杀太后何氏及弘农王辩于永安宫，称相国，专制。黄琬为太尉，杨彪为司徒，荀爽为司空。袁绍入冀州。

庚午 改元初平。天下兵起，群校尉推袁绍为主，同攻董卓。卓大杀宗室及官属，迁帝西都长安。孙坚起兵荆州。白波贼寇东郡。刘虞为太傅，种拂为司空。

辛未 董卓称太师，大焚洛阳宫阙及徙居民于长安。孙坚败董卓兵于阳人，入洛，修完诸帝陵寝，引军还鲁阳。黑山贼寇常山，黄巾贼扰太山。

壬申 董卓将王允、吕布诛卓于长安，夷三族。卓将李傕、郭汜陷长安，杀王允。吕布走袁绍。傕、汜擅政。以皇甫嵩为太尉，淳于嘉为司徒。曹操破黄巾于寿张。孙坚卒，子策代总其众。

癸酉 李傕、郭汜屠三辅。朱儁为太尉，赵温为司空。袁绍、袁术交兵东方。

甲戌 改元兴平。帝加元服。杨彪为太尉。孙策据有江南。

乙亥 李傕、郭汜争权，相攻于长安。杨定、杨奉、董丞以帝东还。曹操破吕布于定陶，遂有兖州。布走刘備。

丙子 帝还洛阳，改元建安。曹操徙帝都许昌。

丁丑 袁术称帝九江，拜袁绍大将军。曹操破袁术于扬州。吕布袭刘備于下邳。刘備走曹操。

戊寅 曹操平吕布于下邳，兼有徐州。

己卯 袁术死。曹操将公孙瓒屯于易水。孙策破刘勋于庐江。

庚辰 曹操大败袁绍于官渡。刘備去曹操奔刘表于荆州。江南孙策卒，弟权继事。

辛巳

壬午 袁绍卒，子尚继事，以弟谭为将军。

癸未 袁尚、袁谭相攻，谭败奔曹操。

甲申 曹操破袁尚于邺，兼有冀州。尚走青州，谭复奔尚。

乙酉 曹操灭袁氏于青州，谭死，尚走乌丸。

丙戌 曹操破高幹于太原，幹走荆州。

丁亥 曹操破乌丸于柳城，袁尚走辽东，死。

戊子 曹操杀太中大夫孔融，遂领丞相。荆州刘表卒，子琮继事。刘備起诸葛亮于南阳。亮以吴周瑜兵大破曹操于赤壁，遂有荆州，称牧，治公安。

己丑 孙权会刘備于京口，刘備表孙权为徐州牧，孙权表刘備为荆州牧。

庚寅 曹操起铜爵台于邺。孙权南牧交州。

辛卯 曹操平关中。益州刘璋会刘備于葭萌。孙权自京口徙治秣陵。

壬辰 曹操割河以北属邺。孙权城石头，改秣陵为建业。

癸巳 曹操以冀之十郡称魏国公，加九锡。刘備攻刘璋于成都。孙权捍曹操于濡须。

经世之西二千二百四十二

甲午 汉献帝二十六年。曹操弑皇后伏氏及二皇子，又破张鲁米贼于汉中。刘備克成都，据有巴蜀。孙权取刘備三郡。

乙未 曹操以女上皇后，又平张鲁于汉中。孙权、刘备连兵攻曹操。

丙申 曹操进爵为魏王，南伐吴。

丁酉 曹操用天子服器。孙权称表曹操，报以婚礼。

戊戌 少府耿纪、司直韦晃杀曹操不克，伏诛。操攻刘备，进攻汉中。

己亥 刘备取曹操汉中，称王。孙权取刘备荆州，称牧。关羽死之。

庚子 改元延康。曹操卒，子丕继事。是年丕代汉命于邺，是谓文帝，改国曰魏，元曰黄初，降帝为山阳公，葬太祖曹操于西陵，自邺徙都洛阳。

辛丑 魏郊祀天地。是年刘备称帝成都，建国曰蜀，元曰章武，诸葛亮为相。孙权自建业徙都鄂，改鄂为武昌。

壬寅 魏加兵于吴。蜀伐吴，不利，败于猇亭。是年孙权称王武昌，是谓文帝，建国曰吴，元曰黄武，通使于蜀，以修前好。

癸卯 蜀主备卒于白帝城，太子禅继，是谓后主，改元建兴。魏与蜀和亲。

甲辰 魏伐吴。

乙巳 魏伐吴，始兵广陵。蜀诸葛亮平四郡蛮。

丙午 魏帝丕终，太子叡嗣位，是谓明帝，司马懿为骠骑大将军。

丁未 魏改元太和，有事于南郊及明堂。蜀诸葛亮出师汉中。

戊申 诸葛亮围魏陈仓。吴破魏石亭。

己酉 蜀克魏武都。孙权称帝，改元黄龙，自武昌徙都建业。

庚戌 魏伐蜀。假司马懿黄钺。诸葛亮攻魏天水。

辛亥 蜀围魏祁山。

壬子 蜀息军黄沙。吴改元嘉禾。

癸丑 魏改元青龙。蜀伐魏，师出褒斜。

甲寅 魏南伐吴至于寿春，西伐蜀至于渭南。诸葛亮卒于师。吴伐魏师出合肥。是年汉山阳公卒。

乙卯 魏大起洛阳宫室，司马懿为太尉。蜀以蒋琬为大将军，专国事。

丙辰

丁巳 魏改元景初。公孙渊以辽东叛，称王。

戊午 魏司马懿平辽东。蜀改元延熙。吴改元赤乌。

己未 魏明帝叡终，齐王芳继。司马懿及曹爽辅政。

庚申 魏改元正始。

壬戌 蜀姜维伐魏，军出汉中。

癸亥 魏帝加元服。司马懿伐吴至于舒。蜀蒋琬伐魏，军出汉中。吴伐魏，军出六安。

《皇极经世书（中）》以邵雍独创的"元会运世"纪年体系，逐年记录了从周桓王三年（约公元前719年）至周景王年间（约公元前524年）约两百年的春秋史事。

这段历史涵盖七个"经世"单元（寅至申），大致对应春秋中期至晚期。记录内容以诸侯国的政治事件为主轴：弑君夺位之事频繁发生，如鲁桓公被齐襄公所杀、晋灵公被赵盾所弑、齐庄公遭崔杼弑杀；大国争霸连绵不绝，齐桓公九合诸侯、晋文公城濮之战大败楚师、楚庄王问鼎中原；小国在大国夹缝中朝秦暮楚、两盟晋楚以求自保；宗法制度日趋崩解，卿大夫专政之势在晋（三家）、鲁（三桓）、齐（崔庆）诸国相继成形；周王室权威持续衰落，天子不仅无力约束诸侯，甚至需要晋国出兵平定王室内乱。

全文以编年干支排列，每年数句，言简事赅，却勾勒出一幅礼崩乐坏、强者为王的时代全景。邵雍将这段历史纳入宇宙运行的节律框架，意在揭示治乱兴衰自有其数，非人力所能逆转。

关键词

经世： 邵雍纪年单位，一"经世"为三十年，对应干支地支一轮。

令尹： 楚国最高执政官职，相当于他国之相，集军政大权于一身。

霸（伯）： 诸侯中奉周天子之命主持盟会、维持秩序的领袖，如齐桓、晋文。

弭兵： 春秋晚期由宋国向戌发起的停战外交运动，晋楚两大集团暂时罢兵言和。

三桓专政： 鲁国季孙、孟孙、叔孙三家卿族把持国政，架空公室，为卿大夫崛起的典型案例。

现代启示

邵雍以干支纪年将两百年政治史压缩为一张表，其背后隐含着—个系统论命题：历史不是孤立事件的堆砌，而是结构性力量周期性释放的结果。翻阅这段记录，会发现几乎每一场弑君、每一次叛乱，都能追溯到数年乃至数十年前某个"小决策"埋下的裂缝——一次不当的继承人废立，一个被轻视的权臣，一场未被彻底清算的旧怨。从决策论角度看，这揭示出—个规律：短期最优解往往是长期系统崩溃的诱因，政治稳定的代价是持续的、不显眼的维护成本，而非一次性的强力干预。

春秋两百年的乱局，本质上是制度套利耗尽之后的必然重组。

****值得思考的问题是**：** 当我们身处某个组织或系统，眼见规则被一次次"例外处理"时，我们能否在结构性崩塌到来之前，识别出那条真正不可逾越的红线？

邵子全书·皇极经世书（下）

原文

邵子全书·皇极经世书（下）

以《道藏》本为主，参以《四库全书》本

经世之戌二千二百四十三

甲子 魏主芳五年。蜀主禅二十一年。吴主权二十三年。魏曹爽伐蜀无功。

乙丑 蜀伐魏，费内师出汉中。吴将马茂作难，夷三族。

丙寅

丁卯 魏曹爽专政，何晏乘机，司马懿称病。

戊辰 蜀伐魏，费内师出汉中。

己巳 魏曹爽奉其君谒高平陵，太傅司马宣王称兵于内，夷大将军曹爽及其支党曹义、曹训、曹彦、何晏、丁谧、邓彪、毕轨、李胜、桓范、张当三族，迎帝还宫，改元嘉平，复皇太后。懿加九锡，专国事。

庚午 魏伐吴南郡。

辛未 魏司马懿宣王卒，子师继事。吴改元太元。

壬申 魏伐吴，不利。吴改元神凤，权卒，子亮继，改元建兴。

癸酉 吴、蜀伐魏。

甲戌 魏乱，司马师废其君芳，立高贵乡公髦，改元正元，师假黄钺，专制，称景王。蜀伐魏，姜维拔魏三城。吴改元五凤。

乙亥 魏司马师伐吴，平淮南，还许昌卒，子昭继事，为大将军录尚书事，专制。蜀姜维败魏军于临洮。孙峻败魏军于寿春。

丙子 魏改元甘露，大败蜀军于上邽。司马昭称文王，假黄钺。吴改元太平，大将军孙峻卒，国乱。

丁丑 魏大将军诸葛诞以扬州叛入于吴。蜀伐魏，姜维师出骆谷。吴王亮始亲政事。

戊寅 魏司马昭伐吴，拔寿春，诛诸葛诞。蜀改元景耀，宦氏黄皓专政。吴乱，大将军孙綝废其君亮，立亮弟休，改元永安。綝作逆伏诛。

己卯

庚辰 魏乱，司马昭弑其君髦，立常道乡公璜，改元景元。昭加九锡，称进国公，专制。

辛巳

壬午 魏邓艾、钟会伐蜀。

癸未 魏灭蜀，徙其君于洛阳。蜀改元炎兴，是年国亡。吴出军寿春，救蜀不克。

甲申 司马昭进爵为晋王，增郡二十，用天子服器。改元咸熙。以檻车征邓艾，钟会以蜀叛。吴孙休卒，濮阳王兴、中军张布废休子灵，立权废子和之子皓，改元元兴。皓立，诛兴及布。

乙酉 魏司马昭卒，子炎继事。是年炎代魏命，是谓武帝，改国为晋，元曰太始。降其君璜为陈留王，徙于邺。吴徙都武昌，改元甘露。

丙戌 吴改元宝鼎，复还建业。

丁亥 晋立子衷为皇太子。

戊子 吴伐晋。

己丑 吴改元建衡，南伐交阯。

庚寅 吴孙秀奔晋。

辛卯 吴平交阯。蜀刘禅卒于晋。

壬辰 晋贾充以女上太子妃，遂为司空。吴改元凤凰。

癸巳 晋何曾为司徒。吴师寇晋弋阳。

经世之亥二千二百四十四

甲午 晋武帝十年。吴主皓十年。晋分幽州，城平州。

乙未 晋改元咸宁。吴改元天册。

丙申 晋东西夷十七国内附。吴改元天玺。

丁酉 晋四夷内附。吴改元天纪，将邵凯、夏祥逃入于晋。

戊戌 吴刘翻、祖始逃入于晋。

己亥 晋命贾充督杨浑、瑯琊王伸、王浑、王戎、胡奋、杜预、唐彬、王浚七将兵二十万

伐吴。是年汲人发魏襄王冢，得书七十五卷。

庚子 晋平吴，徙孙皓于洛阳。改元太康。

辛丑

壬寅 东西夷二十九国修贡。山涛为司徒，卫瓘为司空，贾充卒。

癸卯 孙皓卒。魏舒为司徒。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汝南王亮为司马假黄钺。

庚戌 改元太熙。武帝崩，太子衷践位，是谓惠帝，册妃贾氏为皇后，改元永熙，葬武帝于峻陵。王浑为司徒，何劭为太师，裴楷为少师，和嶠为少保，王戎为少傅，卫瓘为太保，石鉴为司空。

辛亥 改元永平。皇后贾氏专制，夷十二大臣族。太傅杨骏、太保卫瓘、汝南王亮皆被戮焉。废太后杨氏为庶人，徙之金墉。遣诸王就国。改元元康。赵王伦为大将军。

壬子 贾氏弑皇太后杨氏于金墉。

癸丑

甲寅

乙卯 武库火。

丙辰 张华为司空。秦雍寇乱，齐万年称兵泾阳，杨茂搜称兵百顷。

丁巳 王戎为司徒，何劭为仆射。

戊午

己未 贾后废皇太子遹为庶人及其三子送之金墉。裴頠为仆射。

庚申 改元永康。皇后贾氏徙皇庶人遹于许昌，杀之。赵王伦、梁王彤废皇后贾氏为庶人，送金墉，杀之，诛宰相张华及仆射裴頠、侍中贾谧，又诛嵇康、吕安、石崇、潘岳于东市。伦假黄钺，称相国，专制。以彤为太宰，册杨氏为皇后。贾氏党赵弼以成都叛。

辛酉 赵王伦窃命，徙帝于金墉，改元建始。齐王冏、成都王颖、河间王颙兵入，诛赵王伦及其党，迎帝反正。冏大司马专制。以颖为大将军，颙为太尉。改元永宁。流人李特杀赵弼于成都。张轨以凉州叛。

壬戌 长沙王胤、河间王颙、成都王颖、新野王歆、范阳王虓兵入，诛齐王冏，送其族于金墉，杀之。胤称太尉，专制。改元太安。流人李特以六郡称牧广汉。

癸亥 河间王颙、成都王颖、东海王越执长沙王胤，送之金墉，杀之。颙称太宰，专制于长安。陆机、陆云兵死，石冰以徐、扬乱。李特攻成都，不克，死，子雄继。

皇极经世书卷六中

观物篇三十三 以运经世九

经元之甲一

经会之午七

经运之辛一百八十八

经世之子二千二百四十五

甲子 晋惠帝十四年。河间王颙废皇后羊氏及皇太子覃，徙之金墉。表成都王颖为太弟，加九锡，镇邺。改元永安。右卫将军陈轸复羊氏皇后及覃太子，大会司徒王戎及东海王越、高密王简、平昌公模、吴王晏、豫章王炽、襄阳王范、左仆射荀藩八部兵，奉帝北伐邺，师败于汤阴，嵇绍死之，帝如北军。颖以帝归邺，改元建武。颙将张方入洛，复废皇后羊氏及覃太子。安北将军王浚、东瀛公腾以乌丸兵攻邺，颖师败，帝还洛阳。河间王使张方徙帝西都长安，亦复羊氏皇后及永安年号，废颖太弟，以豫章王炽为太弟，改元永兴，王戎豫朝政，始分东西台。是年李雄逐罗尚于成都，称王。单于左贤王刘渊称王离石，国曰汉，元曰元熙。

乙丑 东海王越严兵徐方，范阳王虓抗师许昌，成都王颖拥兵河间北，河间王颙又复废羊氏皇后，以颖为大将军，都督河北。虓、越将周权入洛，又复羊氏皇后。洛阳令何乔杀周权，又废羊氏皇后。虓、越攻颖不已，颖败，弃邺走洛阳。虓、越攻洛阳，颖奔颙于长安。汉刘渊攻晋刘琨于板桥，不利。

丙寅 东海王越、范阳王虓兵攻长安，河间王颙、成都王颖走南山。虓、越将祁弘、宋胄以帝东还洛阳，复以羊氏为皇后，改元光熙。越称太傅，录尚书事，专制。虓为司空，卒，越遂弑帝，立太弟炽，是谓怀帝。

引温羨为司徒，王衍为司空。顓、穎野死。李雄称帝成都，国曰蜀，元曰太武，谓之后蜀。

丁卯 晋改元永嘉。东海王越称大丞相，镇许昌，以后父梁芬为太尉。成都王党汲桑陷邺，王弥称兵青、徐。汉刘渊破晋河东诸郡，晋刘琨独保晋阳。

戊辰 刘渊称帝蒲子，改元永凤，拔晋平阳居之，王弥、石勒附于汉。石勒攻常山，王弥攻洛阳，焚建春门。

己巳 东海王越入洛，杀大臣十余人，以左仆射山简征东大将军都荆州，南镇襄阳。汉刘渊改元河瑞，石勒兵出钜鹿，王弥兵出上党，刘聪兵出壶关，同攻晋洛阳。

庚午 东海王越征兵天下，诸侯咸无从者，自率兵出许昌。汉刘渊卒，子和继，叔楚王聪杀和代立，改元光兴，以北海王义为皇太弟，刘曜为相国，石勒为大将军。

辛未 天下乱。晋诏兖州苟晞会诸侯兵伐许昌，会东海王越卒，乃止。是年洛阳陷，王衍为军帅，王师十二败，帝及传国六玺皆没于寇，长安亦陷，南阳王模亦没于寇。汉刘曜、王弥、石勒拔晋洛阳，俘其帝于平阳，改元嘉平。刘曜拔晋长安，保之。石勒害王弥于已吾而并其众。蜀李权拔晋梓潼及涪城，改元玉衡。

壬申 晋怀帝在平阳，贾疋逐刘曜于长安三辅，与阎鼎、梁芬、梁综、麴允、麴特奉秦王邺为皇太子，以入长安。镇东将军瑯琊王睿帅亡众大集寿春。苟晞保蒙城不利，降于石勒。刘琨保晋阳不利，奔常山。拓跋猗卢以兵六万来救，大败刘曜、刘粲于狼猛，刘琨复保阳曲。汉刘聪纳刘殷女二人为皇后，孙四人为贵妃，拔晋太原，复失之。

癸酉 晋怀帝死于平阳，皇太子邺称帝长安，是谓愍帝，改元建兴，以梁芬为司徒，麴允为使持节领军录尚书事，索琳为尚书左仆射，瑯琊王睿为左丞相，都督陕东诸军事。南阳王保为右丞相，都督陕西诸军事。山东郡县悉陷于寇，汉石勒镇襄国，曹嶷攻下三齐，据有广固。

甲戌 晋以瑯琊王睿为大司马，苟组为司空，刘琨为大将军。封凉州张轨为太尉。西平郡王轨卒，子寔继，称西河王，国曰凉，元曰永兴，城姑臧，是谓前凉。汉刘聪立三皇后，改元建元。刘曜围晋长安，石勒围晋幽州。

乙亥 晋进瑯琊王睿都督中外诸军事，右丞相南阳王保为相国，司空苟组为太尉，大将军刘琨为司空。陶侃平江表，获杜弢。汉刘聪立七皇后，授石勒专命俾征伐晋，勒拔晋濮阳。

丙子 晋长安陷于寇，帝出降于豆田中。汉刘曜拔晋长安，俘其帝于平阳。改元麟嘉。石勒拔晋太原，刘琨走幽州，依段匹磾。

丁丑 晋帝在平阳。瑯琊王睿渡江，称晋王于建康，元曰建武。以西阳王羨为太尉，王敦为大将军，王导都督中外。帝死于平阳。

戊寅 晋王睿称帝建康，改元大兴，以子绍为太子，是谓东晋元帝。刘琨为段匹磾所害。王敦称牧荆州，王导开府建康。汉刘聪卒，子粲继，改元汉昌，将靳準杀粲，代立。相国刘曜自长安入至赤壁称帝，改元光初，加大将军勒九锡，封赵国公。国人诛靳準，以迎曜。

己卯 晋南阳王保保祁山，称晋王。汉刘曜还长安，改国曰赵，是谓前赵，杀石勒使者王循，石勒称王襄国，国曰赵，元曰赵，是谓后赵，以张宾为之相，号大执法，以弟虎为之将，号元辅。

庚辰 晋南阳王保走桑城，死。凉乱，张茂杀寔，代立，改元永和。

辛巳 晋王导为司空。幽州陷，段匹磾没于石勒。鲜卑慕容廆受晋持节都督辽东、辽西。

壬午 晋改元永昌。大将军王导以武昌叛，破石头，称丞相都督中外。太保西阳王兼进位太宰，加司空，王导进位尚书令。石虎寇太山。梁硕以淮阴叛。帝忧愤死，皇太子绍嗣位，是谓明帝。石勒拔刘曜河南。

癸未 晋改元太宁。王敦假黄钺。刘曜、石勒皆入寇。赵刘曜拔晋陈安，收陇城、陕西城及上邽。赵石勒灭晋曹嶷于广固。凉张茂称藩于前赵。

甲申 晋王敦寇江宁，帝御六军败敦于越城，敦死于芜湖。王导为太保。蜀李雄以兄之子班为太子。凉张茂卒，兄子骏立，改元太光。

乙酉 晋以子衍为皇太子。石勒入寇，以陶侃为征西大将军，都督荆、湘、梁、雍。明帝终，太子衍嗣位，是谓成帝，太后庾氏称制，司徒王导录尚书事，同中书令庾亮辅政。辽西乱，段辽杀其主自立。赵石勒拔晋荆、兖、豫三州及刘曜新安、许昌。

丙戌 晋改元咸和。进王导大司马，假黄钺，都督中外军事。蜀李雄攻晋涪城，赵石勒攻晋汝南。

丁亥 晋豫州祖约、历阳苏峻、彭城王雄、章武王休连兵犯建业，司马流距战，不克，死于慈湖。

戊子 晋苏峻败王师于西陵，入宫称骠骑将军，录尚书事，徙帝于石头。虞潭与庾冰、王舒称义三吴，会征西将军陶侃、平南将军温峤、平北将军魏该围峻于白石，灭之。峻弟逸代总其众。韩晃寇宣城，祖约奔石勒，勒大败刘曜于洛阳，获之，遂灭前赵，用徐光为中书令。

己丑 晋苏逸据石头，帝野次。滕含败逸于石头，逸退保吴兴，王允之败逸于溧阳，灭之。赵石生进收长安，石虎破上邽，杀刘熙、刘胤三千人，进平陇右。

庚寅 晋陆玩、孔愉为左右仆射，起新宫于苑，陶侃擒郭默于寻阳。蜀李雄攻晋巴东。凉张骏称藩于石勒。赵石勒称帝，自襄国徙都邺，改元建平。

辛卯 晋以陆玩为尚书令。

壬辰 晋徙居新宫，进太尉陶侃大将军。赵石勒卒，子弘继，改元延熙，加石虎九锡，专政，称丞相魏王，杀中书令徐光及右长史程遐。

癸巳 晋辽东公慕容廆卒，子皝继。蜀李雄卒，子班继，叔父寿专政。赵乱，石弘出奔谯城，石朗称兵洛阳，石生抗军长安，石虎咸灭之。

经世之丑二千二百四十六

甲午 东晋成帝九年。蜀李班为庶兄越所杀，立雄子期，改元玉衡，越专政。凉张骏受晋大将军命。

乙未 晋改元咸康。石虎入寇，假大司马王导黄钺，出兵戍慈湖、牛渚、芜湖。赵乱，石虎杀弘代立，称摄天王，改元建武。

丙申

丁酉 鲜卑慕容皝称王辽东。赵石虎称赵天王。

戊戌 单于冒顿拓跋什翼犍称王定襄，国曰代，元曰建国。蜀乱，李寿自汉中入，杀期代立，改国为汉，元曰汉兴。慕容皝攻后赵。

己亥 晋王导卒。伐蜀。

庚子 晋陆玩为司空，辽东慕容皝献伐石虎之捷。汉李寿拔晋丹州。

辛丑 晋慕容皝求为假燕王，徙居和龙。

壬寅 晋成帝崩，母弟琅琊王岳立，是谓康帝。封成帝二子，丕为琅琊王，弈为东海王。中书监庾冰、中书令何充、尚书令诸葛恢辅政。汉李寿卒，子势继，改元太和。

癸卯 晋改元建元。

甲辰 晋康帝崩，太子聃继，是谓穆帝，太后专制。赵石虎伐凉不利，伐燕有功。

乙巳 晋改元永和。会稽王昱录尚书六条事，专政。

丙午 晋桓温伐蜀。汉李势平李弈，改元嘉宁。凉张骏卒，子重华继，改元永乐。赵石虎攻凉金城。

丁未 晋桓温灭蜀，徙李势于建康。蜀复乱，范贲称帝成都。凉张重华败石虎于枹罕。

戊申 晋桓温为征西大将军，入长安至于灊上。辽东慕容皝卒，子儁继。赵石虎攻晋竟陵。

己酉 晋平蜀乱。鲜卑慕容儁称王辽东，国曰燕，元曰燕元。是谓前燕。赵石虎称帝，改元太宁。虎卒，子世继，张豺为相，专制。内难作，石尊自关右入，杀世及张豺代立，石冰自蓟门入，杀尊不克。石闵杀尊，立石鉴，改元青龙，闵称大将军，专政。符洪称兵广川。

庚戌 赵石鉴杀大将军闵及李农不克，闵杀鉴代立，复姓冉氏，改国曰魏，元曰永兴，大灭石氏宗室。鉴弟祗称帝襄国，以将刘显南攻冉氏，不克，杀祗以降，闵破襄国，诛显，灭其族。将符健自枹头入关，逐杜洪于长安，据之。将魏统以兖州、冉遇以豫州、乐弘以荆州、郑系以洛州入于晋。刘淮以幽州入于燕。燕南略地至幽、冀。

辛亥 赵将周成以廩丘、高昌以野王，乐立以许昌、李厉以卫州请附于晋。刘启、姚弋仲亦奔于晋。魏冉闵攻燕不利，死，国亡。石虎将符健称天王于长安，国曰秦，元曰皇始。是谓前秦。败晋军于五丈原。燕慕容儁南伐魏，灭冉闵于昌城。

壬子 晋武陵王晞为太宰，会稽王昱为司徒，大将军桓温为太尉。魏冉智以邺降。燕慕容儁称帝，自和龙徙居中山，改元天玺。秦符健称帝长安。

癸丑 凉、秦相攻。凉张重华卒，子曜灵继，伯父祚杀曜灵代立，改元和平。

甲寅 晋太尉桓温伐秦至灊上，秦符健败晋军于白鹿原，又败之于子午谷。

乙卯 晋将段龛败燕军于狼山。右军王羲之辞官归。凉宋混、张瓘杀张祚，立曜灵弟玄靚，改元太始。燕南攻晋，不利。秦符健卒，子生继。

丙辰 晋桓温败姚襄军于伊水，遂复洛阳。秦符生改元寿光。

丁巳 晋改元升平，帝加元服，王彪之为左仆射。燕改元光寿，自中山徙都邺。秦符生虐用其人，雄子坚杀生代立，去帝称天王，改元永兴，以王猛、吕婆楼强、汪梁平老为之辅。

戊午 晋将冯鸯以众入于燕。燕拔晋上党。

己未 晋伐燕不利，燕败晋于东阿。秦改元甘露，以王猛为中书令，尹京兆。

庚申 晋仇池公杨俊卒，子世继。燕慕容儁卒，子暉继，改元建熙，慕容恪为太宰，专政，慕容评为太傅，慕容根为太师，慕容垂为河南大都督。根作逆，伏诛。

辛酉 晋穆帝终，立成帝子琅琊王丕，是谓哀帝。

壬戌 晋改元隆和。燕师攻晋洛阳。

癸亥 晋改元兴宁。桓温为大司马，假黄钺，都督中外军事，北伐。凉张天锡杀玄靓代立，改元太清。燕将慕容评攻晋许昌。

经世之寅二千二百四十七

甲子 东晋哀帝三年，苻丹有疾，太后称制。燕、秦入寇洛阳。

乙丑 晋哀帝终于苻丹，母弟瑯琊王弈立。洛阳陷于燕。司马勋以梁州叛，称成都王。秦改元建元。匈奴左右贤王以朔方叛，平之。

丙寅 晋改元太和，会稽王昱为丞相。燕、秦入寇。凉张天锡受晋命大将军，都督陇右。燕拔晋鲁郡，秦拔晋南乡。

丁卯 燕攻晋竟陵，秦攻晋凉州。

戊辰 秦符双以上邽叛，符抑以蒲坂叛，王猛悉平之。

己巳 晋大司马桓温北伐燕不利，归罪袁真，袁真以寿阳入于燕。燕大将慕容垂败晋师于枋头，以众降秦，评害功故也。秦救燕有功，取燕之金墉，责无信也。

庚午 晋寿阳袁真卒，子瑾继。桓温败瑾于寿阳。广汉及成都寇乱。王猛灭燕于邺，徙慕容暉于长安，收郡五十七，猛留镇邺。

辛未 晋桓温平寿阳，获袁瑾以归，废其君弈为海西王，立会稽王昱，改元咸安，是谓文帝，温称丞相，镇姑熟，专制，杀太宰武陵王晞、新蔡王晃，仍降海西王为公及害其二子与母。

壬申 晋命百济余旬为镇东将军，领乐浪守。庾希以海陵叛，入于京口。文帝昱终，子曜嗣，是谓武帝，桓温还姑熟。秦王猛平慕容桓于辽东，灭仇池公杨纂于秦州。

癸酉 晋改元宁康。大司马桓温卒，太后称制，王彪之为尚书令，谢安为尚书仆射，专政。张天锡贡方物。秦拔晋成都及梓潼。

甲戌 晋桓石破秦军于垫江。张育称王于蜀，秦复平之。

乙亥 秦大将王猛卒。

丙子 晋改元太元，帝加元服，皇太后委政桓冲，桓豁为将军，谢安为尚书监录尚书事。秦灭前凉，徙张天锡于姑臧，又平朔方，获拓跋什翼犍，徙之长安。

丁丑 晋、秦二国抗衡天下。

戊寅 晋作新宫。

己卯 晋败秦军于淮南。秦拔晋襄阳。

庚辰 晋李逊以交阯叛。秦符洛以和龙叛。

辛巳 晋谢石为尚书仆射，桓石攻秦有功。四夷六十二国修贡于秦。

壬午

癸未 晋伐蜀，败秦军于武当。秦符坚举国南伐，晋谢安帅谢琰、谢玄、桓冲、桓伊大败秦师于淝水，进围洛阳。秦符坚丧师寿春，符融没于战，诸将咸叛。慕容垂称王荊阳，北居中山，国曰燕，元曰燕元，是谓后燕，攻符丕于邺。句町翟真以行唐叛。仇池公杨世入于晋。

甲申 晋假谢安黄钺，都督军事，镇广陵，领荆南十五州，复襄阳。秦符朗以青州降。秦符坚来乞师，遣刘牢之救邺。秦将姚萇称王万年，国曰秦，元曰白雀，是谓后秦。慕容冲称王阿房，慕容泓称王华池，慕容永称王长子，吕光称王酒泉。萇、冲兵互逼长安。燕北伐高句丽，复辽东故也。

乙酉 晋谢安救秦至于长安，复洛阳而还，卒。秦符坚没于姚萇，子丕自邺攻晋阳，称帝，改元太安。慕容冲屠长安。秦将乞伏国仁称牧洮罕，国曰秦，元曰建议，是谓西秦。燕慕容垂南平邺，徙都之。秦姚萇获符坚于五将山，归杀之于新市。是年冒顿拓跋什翼珪称王定襄之成乐，国曰魏，元曰登国，是谓后魏道武帝。

丙戌 秦符丕为慕容永所败，走晋东桓，为晋将冯该所杀，其众奔杏城。符登称帝陇东，改元太初。符坚将吕光称牧姑臧，国曰凉，元曰太安，是谓后凉。燕慕容垂称帝于邺，改元建兴。慕容冲为将段木延所害，其众奔垂。慕容永称帝长子。秦姚萇称帝，徙居长安，改元建初。

丁亥 晋以子德宗为太子，败翟辽于洛口。秦符东登攻姚萇，封乞伏国仁为苑川王。

戊子 秦符登攻姚萇不利。秦乞伏国仁卒，弟乾归立，称河南王，改元太初，徙都金城。

己丑 晋陆纳为尚书令。彭城妖贼乱。翟辽围荥阳。秦姚萇西攻符登。凉吕光称三河王，改元麟嘉。

庚寅 晋败翟辽于滑台，永嘉寇乱。秦符登攻姚萇不利。

辛卯 晋王珣为左仆射，谢琰为右仆射。

壬辰 晋蒋喆以青州乱。慕容垂平句町翟钊于滑台。西秦乞伏乾归开地至巴及陇。

癸巳 秦符登攻姚萇不利。秦姚萇卒，子兴继，去帝称王。

经世之卯二千二百四十八

甲午 东晋孝武帝二十二年。后魏道武皇帝十年。秦符登攻姚兴不利，战死，子崇立，奔湟中，称帝，改元延初，为乞伏乾归所灭。慕容垂平慕容永于长子。秦姚兴复称帝槐里，改元皇初。凉吕光徙居乐都。

乙未 燕慕容垂攻魏不利，魏破燕师于黍谷。

丙申 晋武帝泛舟于泉池，没，太子德崇嗣位，是谓安帝，会稽王道子专政。燕慕容垂拔魏平城，垂卒于上谷，子宝继，改元永康，太原陷于魏，魏拔燕并州，围中山，称帝，改元皇始。凉吕光称天王，改元龙飞。

丁酉 晋改元隆安。兖州王恭、豫州庾楷、吴郡王钦各以城叛。燕慕容宝北走龙城。慕容详称帝中山，慕容普邻杀详代立，慕容贺邻自丁零入，又杀普邻代立，徙居邺。中山陷于魏。吕光寇西秦，自金城复徙居苑川。凉吕光将秃发乌孤称王廉川，国曰凉，元曰太初，是谓南凉。凉吕光将沮渠蒙逊立段业为牧于张掖，国曰凉，元曰神玺，是谓北凉。

戊戌 晋北伐燕，师败于管城。兖州王恭、豫州庾楷、荆州桓玄兵犯建业，败内师于白石。假会稽王道子黄钺，玄石败走浚阳。杜炯以京口乱。燕慕容宝南伐，至于黎阳乃复，将兰汗杀宝代立于龙城，称昌黎王，改元青龙，宝子盛诛兰汗，称王，改元建平，称帝，再改元长乐。邺陷于魏，范阳王慕容德自邺南走滑台，称王，改元上元，是谓南燕。魏拔燕之邺及信都，改元大兴，自盛乐徙居平城。凉秃发乌孤克金城，败吕光于街亭，称武威天王。

己亥 秦姚兴拔晋洛阳。燕慕容德拔晋青州。仇池杨盛称藩于晋。妖贼孙恩陷晋会稽，晋谢琰、刘牢之往伐，刘裕始参军政。秦姚兴去帝号称王，改元弘始。魏南攻滑台。凉吕光传子绍位，称太上皇。光卒，兄篡

杀绍代立。凉秃发乌孤徙居乐都，乌孤卒，弟利鹿孤立，又徙居西平，仍附于姚兴。凉段业称天王，改元天玺，大将沮渠蒙逊出守西安。燕慕容德逐辟间浑于广固，徙居之滑台，没于魏。

庚子 晋司马刘裕败孙恩于临海，以扬州元显为十六州都督。燕慕容盛去帝号，称庶人，大破高句丽。秦姚兴破西秦，俘其王乞伏乾归于长安。凉吕纂改元咸宁，大司马吕弘杀纂不克。凉利鹿孤改元建和，凉将李暠称牧秦州，国曰凉，元曰庚子，是谓西凉。燕慕容德称帝广固，改元建平。

辛丑 晋平孙恩，刘裕出守下邳。燕慕容盛将段玘行弑盛，叔父熙诛玘称帝，改元光始。秦姚兴放乞伏乾归还苑川。凉吕超弑其君篡，立其兄隆，改元神鼎，称藩于姚兴。凉秃发利鹿孤称西河王。凉大将沮渠蒙逊自西安入，杀段业代立，改元永安。

壬寅 晋改元元兴，桓玄据荆州、建牙、夏口，假扬州元显黄钺，显军败，玄入于建业，称侍中丞相，录尚书事，又称太尉，总百揆，乃杀都督元显及会稽王道子，以琅琊王德文为太宰，改元大亨。刘轨以冀州叛。秦姚兴伐吕光有功，拒魏不利，魏败秦军于蒙坑。凉秃发利鹿孤卒，弟儁檀立，改元弘昌，徙居乐都。凉沮渠蒙逊称藩于姚兴。

癸卯 晋加桓玄九锡，称相国楚王，用天子器服。玄窃命徙其帝于永安宫，降为平固王，迁之浔阳，改国曰楚，元曰永始。

甲辰 晋帝在浔阳，刘裕倡义，帅沛国刘毅、东海何无忌二州兵大破桓玄兵于京口，又败玄将桓弘于广陵、皇甫之于江乘、皇甫敷于罗落，玄逼帝走江陵，裕又败玄兵于湓口，玄复逼帝东下，裕又败玄兵于峥嵘洲，又破之于覆舟山，迎帝入江陵，玄败死于枚洄洲，其将桓振复陷江陵，幽帝。谯纵以成都叛，称王。秦姚兴入十二郡，修好贡于晋。魏改元天锡。凉吕隆奔姚兴，国亡。凉儁檀去年号，求姑臧于姚兴。燕慕容德卒，兄之子超立。

乙巳 晋平桓振，帝自江陵还建业，改元义熙，刘裕都督中外，录尚书事，还镇丹徒。儁檀受姚兴命，徙姑臧。燕慕容超改元太上。凉李暠徙居酒泉，改元建初，称藩于晋。

丙午 晋伐蜀，败谯纵于白帝，孔安国为尚书左仆射，大将军刘裕开府京口。仇池杨盛称藩。燕慕容超三军奔晋。燕慕容熙将冯跋杀熙，立慕容云，复姓高氏，称王，改元正始。秦姚兴将赫连勃勃称天王于朔方，国曰夏，元曰龙升。

丁未 晋刘裕入朝，杀东阳太守殷仲文、南蛮校尉殷叔文、晋陵太守殷道叔、永嘉太守骆球。姚兴攻秃发儁檀及赫连勃勃。乞伏乾归复称王苑川，改元更始。凉秃发儁檀攻沮渠蒙逊及赫连勃勃。

戊申 晋刘裕入总朝政，北败慕容超于临朐，出大岷，进围广固。魏国乱，后万人同子申弑其君珪，次子绍诛万人及申，自立，是谓明帝。《魏史》云贺夫人及子绍弑珪。秦乾归南攻姚兴。凉儁檀复称王姑臧，改元嘉平。夏赫连勃勃南攻姚兴。

己酉 晋刘裕灭南燕，徙慕容超于建业。后燕国乱，将冯跋用幸臣离班杀云，代立，称天王，改元太平，是谓北燕。魏改元永兴。秦乾归平抱罕。夏赫连攻姚兴。

庚戌 晋始兴。贼卢循兵寇建材业，刘裕大破之，循走浔阳，再破之于豫章。裕假黄钺。蜀兵陷巴东。秦乞伏乾归为兄之子公府所杀，子炽盘诛公府而自立，改元永康。凉沮渠蒙逊攻李暠有功。夏赫连勃勃攻姚兴不利。

辛亥 晋刘裕南败卢循，循走交州，死。刘毅以江陵叛。凉沮渠蒙逊攻秃发傉檀，有功。夏赫连勃勃攻姚兴，不利。

壬子 晋刘裕杀刘藩及谢琨，遂平刘毅于江陵。凉傉檀徙居乐都，姑臧陷于沮渠蒙逊。凉蒙逊拔秃发傉檀姑臧，徙居之，称河西王，改元弘始。

癸丑 晋朱龄石平蜀。魏改元神端，与秦姚兴和亲。焜盘破土谷浑于浇河。凉傉檀攻蒙逊，不利。夏改元凤翔，城统万。

甲寅 秦乞伏焜盘灭南凉秃发傉檀。

乙卯 晋荆州刺史司马休之、雍州刺史鲁宗之叛，裕攻破之，逐之于江陵。刘穆之为尚书仆射。秦姚兴卒，子泓继，弟弼作难不克。魏改元太常。

丙辰 晋刘裕北伐姚泓，拔洛阳，进逼潼关，加裕九锡，总百揆，封宋国公。秦姚泓改元永和，洛阳陷于晋，姚懿、姚恢内叛，兵逼长安，姚绍平之。秦乞伏焜盘拔沮渠蒙逊河湟。夏赫连勃勃拔姚泓阴密。

丁巳 晋刘裕平长安，灭后秦，执姚泓以归，以子义真守长安，裕加宋王。魏南攻晋，兵败于河曲。凉李暠卒，子歆立，改元嘉兴。

戊午 晋刘裕弑其君德宗，立其弟瑯琊王昌明，是谓恭帝。长安陷于夏。凉李歆称藩于晋。夏赫连勃勃拔晋之长安，称帝，改元武昌。

己未 晋改元元熙。宋王刘裕自扬州入，用天子服器。秦乞伏焜盘改元建材弘。夏赫连勃勃还居统万，改元真兴。

庚申 刘裕代晋命于扬州，是谓武帝，改国曰宋，元曰永初，降其君德文为零陵王。

辛酉 宋零陵王德文卒。

壬戌 宋武帝刘裕终，子义符继。魏攻宋滑台。

癸亥 宋改元景平。魏攻宋金墉，明帝绍终，太子焘继，是谓太武皇帝。凉沮渠蒙逊灭西凉，执李歆归于姑臧。

经世之辰二千二百四十九

甲子 宋帝义符二年。臣徐羨之、傅亮行弑，立其弟义隆，是谓文帝。还都建业，改元元嘉。魏太武元年，改元始光。

乙丑 魏武帝以崔浩为相。夏赫连勃勃卒，子昌继，改元承先。

丙寅 宋文帝诛执政徐羨之、傅亮，谢晦以荆州叛，平之。魏拔夏之长安。

丁卯 魏西破夏赫连昌。

戊辰 魏改元神䴓。武帝破夏于统万，俘赫连昌以归，西北开地三千里。秦乞伏焜盘卒，子慕末继，改元永嘉。凉蒙逊改元承玄。夏之统万陷害于魏，弟定代立，徙居平凉，改元胜光。

己巳

庚午 宋之金墉陷于魏。燕冯跋卒，弟弘杀跋之子翼，代立，改元太兴，拔宋洛阳。凉沮渠蒙逊改元义和。夏赫连定攻秦慕末。

辛未 宋之滑台陷于魏。夏灭西秦于苑川，俘其君乞伏慕末。魏灭夏于平凉，俘其君赫连定。

壬申 宋谢灵运弃市于广州。魏改元延和，辽西内附。

癸酉 宋谢惠连卒。凉沮渠蒙逊卒，子牧犍继，改元永和。

甲戌 魏南开地至汉中。

乙亥 魏改元太延。

丙子 宋诛檀道济。魏灭北燕，虜冯弘于辽西。

丁丑

戊寅

己卯 魏灭北凉于姑臧，获沮渠牧犍以归。

庚辰 魏改元太平真君，与宋称南北朝。

辛巳

壬午

癸未 魏克仇池。

甲申

乙酉

丙戌 魏毁象教。

丁亥 魏攻长安。

戊子

己丑

庚寅 魏南开地江淮，夷宰相崔浩三族。

辛卯 魏改元正平，伐宋至于瓜步。

壬辰 魏国乱，中常侍宗爱弑其君武帝，立南定王余，改元承平，又杀之，群臣迎武帝孙濊立之，是谓文成皇帝，改元兴安，夷宗爱三族，元寿乐为太宰，都督中外，录尚书事。

癸巳 宋国乱，太子劭弑其君文帝，代立，改元太初，少子武陵王骏称帝新亭，克建康，诛二凶，改元建武，是谓孝武皇帝。

经世之已二千二百五十

甲午 宋孝武皇帝二年。魏文成皇帝三年，改元兴光。

乙未 魏改元太安。

丙申

丁酉 宋改元大明。

戊戌

己亥

庚子 魏改元和平。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宋孝武皇帝终，太子子业嗣位，改元永光

乙巳 宋改元景和，子业立不明，臣寿寂之杀之，迎湘东王彧立之，改元太始，是谓明帝。

魏文成帝终，太子弘嗣位，是谓献文皇帝。

丙午 宋晋安王子勋以浚阳叛，称帝平之，册子昱为太子。魏师入寇。魏改元天安，尽取宋江北地。大丞相乙浑谋逆，伏诛。

丁未 魏改元皇兴。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魏献文授太子宏位，是谓孝文皇帝，弘称太上皇，改元延兴。

壬子 宋改元太豫，明帝失道，死，太子昱立。

癸丑 宋改元元徽。

甲寅 宋桂阳王休范以江州叛，兵犯建业，右卫将军萧道成平之。

乙卯 魏改元承明。

丙辰 宋建平王景素谋杀萧道成，不克。道成为司空，录尚书事。魏太后冯氏弑太上皇。

丁巳 宋国乱，萧道成弑其君昱，废为苍梧王，立明帝子准，改元昂明，道成假黄钺，称齐国公，专制。魏改元太和。

戊午

己未 宋相国萧道成称王，是年代宋命于建业，改国曰齐，元曰建元，是谓太祖，以子贇为皇太子，降其君准为汝阴王，杀之。

庚申

辛酉

壬戌 齐高帝道成终，太子贇嗣位，是谓武帝，以子懋为太子，攻魏淮南。

癸亥 齐改元永明。

经世之午二千二百五十一

甲子 齐武帝二年。魏孝文帝十三年。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魏伐蠕蠕。

癸酉 齐武帝终，太子懋亦卒，其孙昭业立。

甲戌 齐改元隆昌。五月西昌王萧鸾行弑，废其君为郁林王，立其弟昭文，改元延兴，鸾假黄钺，称宣城王，专制。十月，宣城王萧鸾废昭文为海陵王，杀之，代立，是谓明帝，改元建武，以子宝卷为太子。魏大伐于齐。

乙亥 齐大杀宗室。是年，魏自平城徙都洛阳，用中国礼乐。

丙子 魏改姓元氏。

丁丑

戊寅 齐改元永泰，明帝鸾终，太子宝卷嗣位。魏伐齐，拔新野。

己卯 齐改元永元，以子诵为太子。魏孝文帝终，子恪继嗣位，是魏宣武皇帝，彭城王勰受顾命辅政。

庚辰 齐崔惠景以广陵叛，兵犯建业，萧懿平之。宝卷杀懿，萧衍称兵襄阳，萧颖胄称兵荆州。魏改元景明，彭城王勰拔齐寿春。

辛巳 齐萧衍立南康王宝融于江陵，以兵围台城，国人杀宝卷而入宝融于建业，是谓和帝，改元中兴，衍称相国司空，假黄钺录尚书事，专制。废宝卷为东昏侯，萧宝夤奔魏。

壬午 齐萧衍被九锡，封梁王。四月衍代齐命于建业，是谓武帝，改国为梁，元曰天监，以子统为皇太子，降其君宝融为巴陵王，杀之于姑熟。

癸未

甲申 魏改元正始。

乙酉

丙戌

丁亥 东西夷四十国修贡于魏。

戊子 魏改元永平，杀太师元勰。

己丑 戎夷二十四国修贡于魏。

庚寅

辛卯 东西夷二十九国修贡于魏。

壬辰 魏改元延昌。

癸巳

经世之末二千二百五十二

甲午 梁武帝十三年。魏宣武帝十五年。

乙未 魏宣武帝终，太子诩嗣位，是谓孝明皇帝，太后胡氏称制。刘腾、元义为辅相。

丙申 魏改元熙平。

丁酉

戊戌 魏改元神龟。

己亥

庚子 梁改元普通。魏改元正光，幽灵太后胡氏于北宫。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魏改元孝昌，相刘腾、元义罪免为庶人，迎太后胡氏于北宫，还政。中山、上谷、彭城寇乱。

丙午

丁未 梁帝衍没身于同泰寺，改元大通。魏诸郡寇乱。

戊申 魏改元武泰，太后胡氏杀其帝诩，立无名子。大都督尔朱荣自太原入，杀无名子及太后胡氏、诸王、贵臣，于河阴立长乐王子攸，是谓庄帝，改元建材义，又改元永安，荣都督中外诸军事，称太原王，还晋阳，专制。

己酉 梁改元中大通，衍复没身于同泰寺，群臣以钱币赎衍还政。元颢自梁入洛，称帝，改元建武，徙子攸于河北，尔朱荣自晋阳入，逐元颢，迎子攸返政。

庚戌 魏帝子攸杀尔朱荣于洛阳宫，尔朱兆自晋阳入，徙子攸于河东，杀之，尔朱世隆立长广王晔于长子，改元建明。

辛亥 梁昭明太子统卒，晋安王纲为太子。魏尔朱兆废晔，立惠陵王子恭于洛阳，是谓节闵，改元普泰，还镇晋阳。冀州刺史高欢称兵信都，立章武王子渤海太守朗于信都，改元中兴，欢称丞相。

壬子 魏高欢袭据邺，败尔朱兆于韩陵、西平、并州，南入洛，废恭，杀之，又废朗于河阳，杀之，又立平阳王脩于洛阳，改元太昌，再改元永兴，还镇邺，专制。尔朱兆走秀谷，死。脩立，是谓孝武帝。

癸丑 魏高欢平尔朱氏。

甲寅 魏高欢入洛，帝脩西走长安。欢立清河王子善见，是谓静帝，改元天平，徙洛阳四十万户于邺，都之，是谓东魏，欢镇太原，都督中外，专制。宇文泰废脩于长安，杀之，立南阳王宝炬，是谓文帝，改元大统，是谓西魏，泰都督中外，专制。

乙卯 梁改元大同。

丙辰 侯景为东魏右仆射、南行台。

丁巳 西魏宇文泰大破东魏高欢军于沙苑。

戊午 东魏改元元象。高欢大破西魏宇文泰兵于洛阳。

己未 东魏改元兴和。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东魏改元武定。高欢大破西魏宇文泰军于芒山，遂拔洛阳。

经世之申二千二百五十三

甲子 梁武帝四十三年。西魏文帝十一年。东魏静帝十一年。

乙丑

丙寅 梁武帝三失身于同泰寺，改元中大同，群臣及皇太子毕会于同泰寺。是夜，同泰大火。

丁卯 梁改元太清。东魏渤海王高欢卒于晋阳，子澄继事。侯景以河南十三州叛，慕容绍宗败侯景于长社，景南走寿春，附于梁，封为河南王。

戊辰 侯景兵犯梁建业，立萧正德于南关。

己巳 侯景破梁台城，杀衍，立太子纲，是谓文帝，景称大丞相，都督中外军事，专制。湘东王绎开府江陵，将王僧辩、陈霸先率兵攻侯景。东魏盗杀高澄于晋阳，弟洋自邺还晋阳，继事。

庚午 梁改元大宝，侯景称相国、汉王，逼纲走西州。西魏拔梁之安陆，取汉中地。东魏高洋入总百揆，进爵为齐王。五月，洋代东魏命，是谓宣帝，改国为齐，元曰天保。降其君善见为中山王。

辛未 侯景废梁帝纲，又杀之，立豫章王栋，改元天正，又废之，代立，改国为汉，元曰太始。西魏文帝宝炬卒，子钦继。

壬申 梁湘东王绎平侯景，使将朱买臣杀栋，称帝江陵，是谓元帝，改元承圣。以陈霸先为征北大将军，王僧辩为扬州刺史。武陵王纪称帝成都，年用天正。西魏称元年。

癸酉 梁平武陵王于蜀。西魏宇文泰杀尚书元烈。

甲戌 梁萧察引西魏兵陷江陵，杀绎及诸王。大将军陈霸先、扬州刺史王僧辩立绎之子晋安王方智于浔阳，是谓恭帝，还都建业，王僧辩为太尉居内，陈霸先为司空镇丹徒。西魏宇文泰弑其君钦，立齐王廓，改元元年，泰用萧察南征，拔江陵，杀绎，徙其民于长安。

乙亥 梁贞阳侯萧渊明自齐入至东关，太尉王僧辩拒之不胜，遂迎萧渊明入建业立之，降方智为太子，改元天成。司空陈霸先自丹徒入，杀王僧辩，废萧渊明为司徒，封建安公，复立方智，改元绍泰，霸先为尚书，都督中外，专制。是年，萧登称帝江陵，改元大定，北附于宇文氏，是谓后南梁。

丙子 梁改元太平，陈霸先称相国，败齐军于江上。西魏宇文泰卒，子觉继事。是年，觉代西魏命于长安，是谓闵帝，改国为周，是谓后周，元称元年。降其君廓为宋国公。

丁丑 梁相国陈霸先进爵为陈王。十月，陈霸先代梁命于建业，是谓武帝，改国曰陈，元曰永定。降其君方智为江阴王。周乱，宇文护弑其君觉，立宇文毓，是谓明帝，称元年，护为太宰，专制。

戊寅 梁萧庄以郢州称帝，求援于齐。

己卯 陈武帝霸先终，兄临川王蒨立，是谓文帝，以子伯宗为太子。周宇文毓称天王，改元武成。齐宣帝洋卒，子殷继于晋阳，以诸父演为太师，湛为司马。元氏宗室无少长皆杀之，投于漳水。

庚辰 陈改元天嘉。周乱，宇文护弑其君毓，立其弟邕，是谓武帝。齐改元乾明，太师演弑其君，代立，是谓孝昭帝，改元皇建。

辛巳 周改元保定。齐帝演卒于晋阳，大司马湛立，改元太宁，是谓武成帝。

壬午 齐改元河清，还都邺。后南梁萧察卒，子岿继，改元天宝。

癸未

甲申 周、齐战于洛阳。

乙酉 齐高湛传子纬位，改元天统。

丙戌 陈改元天康。文帝蒞终，太子伯宗嗣立，庶兄项录尚书事，都督中外军事，专制。周改元天和。

丁亥 陈改元光大。

戊子 陈乱，安成王陈顼弑其君伯宗，代立，是谓宣帝。

己丑 陈改元太建，以子叔宝为太子。

庚寅 齐改元武平。

辛卯

壬辰 陈将吴明彻伐齐有功。周袭封李渊为唐国公，诛太宰晋公护。改元建德。

癸巳 陈伐齐有功。

经世之西二千二百五十四

甲午 陈宣帝顼七年。周武帝邕十五年。齐武帝纬十年。后南梁萧岿十二年。

乙未 周大伐齐，围其晋州及洛阳。

丙申 周拔齐平阳及晋阳。齐拒周不利，晋州陷于周，纬走并州，周围并州，纬走邺，改元隆化。兄宗德王延宗称帝并州，改元昌德。并州又陷于周。

丁酉 周军围齐之邺，纬传子恒位，改元承光，纬走青州，恒又禅丞相任成王潜，潜称守国天王，邺又陷于周，国遂亡，纬亦就擒于青州。

戊戌 周改元宣政。帝邕卒于伐齐，子赧继，是谓宣帝，以杨坚为上柱国大司马，都督扬州，改元大成。

己亥 陈将吴明彻伐周不利于吕梁，淮南之地尽没于周。周帝赧传子衍位，是谓静帝。赧称天元大帝，改元大象。

庚子 周大帝赧终，大司马杨坚自扬州入总朝政，假黄钺，都督中外军事，专制。坚召宇文宗室在藩者六王至长安，皆杀之。天下兵起，尉迟迥称兵相州，宇文胄称兵荣州，石逊称兵建州，席毗称兵沛郡，席人罗称兵兖州，王谦称兵益州，坚悉平之，进爵为隋王，用天子服器。邳州司马消难以八州入于陈。

辛丑 周改元大定。是年，隋王杨坚代后周命于长安，是谓文帝，改国曰隋，元曰开皇。以高颎、虞庆则、李德林、韦世康、元暉、元岩、长孙毗、杨尚希、杨惠十人为之辅，册妃独孤氏为皇后，子勇为太子，广为晋王。降其君衍为介国公，杀之。

壬寅 陈宣帝顼终，子叔宝继，是谓后主。隋起新宫于龙首岡。

癸卯 陈改元至德。隋徙居新宫。

甲辰 后南梁萧岿朝隋。

乙巳 后南梁萧岿卒，子琮继。

丙午 隋成国公梁士彦、杞国公宇文忻、舒国公刘昶谋兴复，不克，伏诛。梁萧琮改元广运。

丁未 陈改元祯明。梁萧琮纳国于隋。太傅安平王萧岩、荆州刺史萧献降于陈。

戊申 隋命晋王广、秦王谿、清河公杨素督总管九十兵五十一万为八路，大伐陈，以寿春为行台府。

己酉 隋师灭陈，以陈后主叔宝归于长安。

庚戌 苏、越、饶、泉、婺、乐安、蒋山、永嘉、余杭、交阯未服，杨素悉平之。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东巡封泰山。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伐高丽无功。

己未

庚申 废太子勇，立晋王广为皇太子。

辛酉 改元仁寿。命十六使巡行天下。

壬戌 命七大臣定礼。

癸亥

经世之戌二千二百五十五

甲子 隋文帝二十四年。帝崩，晋王广即位，是谓炀帝，改元大业。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西幸河右，征吐谷浑至于覆袁川。

庚午 南幸江都。

辛未 北幸涿郡。

壬申 以兵一百二十万三千八百为二十四军，分左右道大伐辽东，不利，全陷九军。

癸酉 以代王侑留守长安，越王侗守东都，秦王浩从驾，征辽东，大集兵于涿郡。天下群盗起，杨玄感以本兵叛于黎阳。

甲戌 高丽请降，乃班师。扶风盗称帝，延安寇称王，离石贼称天子。

乙亥 北巡至于雁门，为突厥所围。

丙子 南幸江都。群盗李密称兵河南、窦建德称兵河北、林士弘称兵江南、徐圆朗称兵山东、刘武周称兵代北、薛举称兵陇右。

丁丑 炀帝在江都。唐公李渊自晋阳入，立代王侑于长安，以江都帝为太上皇，改元义宁。渊称唐王，专制。群盗窦建德称王河北；李密进据鞏洛称公，国曰魏，元曰永平；薛举称帝陇右，国曰秦，元曰秦兴；梁师都称兵夏州；李轨称兵凉州；萧铣称兵巴陵；李子通称兵海陵；朱粲称兵寇军；沈法兴称兵毗陵；杜伏威称兵历阳。

戊寅 五月，唐王李渊代隋命于长安，是谓神尧皇帝，改国曰唐，元曰武德，以裴寂、刘文静为辅相，世子建成为皇太子，次子世民为秦王。降其君为酈国公。是年，宇文化及弑炀帝于江都，立秦王皓为主，化及称

王，专制，北转至魏州，化及又杀皓代立，称帝，国曰许，元曰天寿，又北走聊城。王世充立越王侗于东都，改元皇始，世充称郑王，专制。群盗，竇建德进有河北，都乐寿；陇右薛举卒，子仁果立；刘武周进有河东，称帝，国曰汉，元曰天兴；梁师都进有朔方，称帝，国曰梁，元曰永隆；李轨进有河右，称帝，国曰凉，元曰安乐；萧铣进有江右及岭表，称帝，国曰梁，元曰凤鸣；李子通进有江都，称帝，国曰吴，元曰明政；朱粲进有山南，称帝，国曰楚，元曰昌达；沈法兴进有江东，称王，国曰梁，元曰延康；林士弘称帝虔州，国曰楚，元曰太平。杜伏威进有淮南，受唐封楚王。秦王平陇右，获薛仁果。

己卯 唐秦王平河右，获李轨。李密与王世充相攻，不利，奔唐，复叛，死于邢公岨。徐世勋以河南十郡降。竇建德灭宇文化及于聊城，自立为帝，甫有黎阳之地，称国曰夏，元曰五凤。萧铣灭林士弘于虔州。杜伏威南保江都。李子通西保江陵。王世充杀越王侗于东都，称帝，国曰郑，元曰开明。朱粲降于唐，复杀唐使者，奔王世充。

庚辰 唐秦王平河东，刘武周走突厥。李子通灭沈法兴于江东，徙居余杭。工部尚书独孤怀恩以谋逆伏诛。

辛巳 唐秦王平河南、河北，获王世充及竇建德以归。杜伏威灭子通于余杭。竇建德将刘黑隋复称兵河北。

壬午 唐李靖灭萧铣于金陵。江南及岭表平。

癸未 唐秦王平河北，获刘黑隋，又平徐圆朗于曹州。江淮杜伏威来朝，其将辅公佑称王丹徒，国曰宋。

甲申 唐李靖平辅公佑于江淮。

乙酉 唐加秦王中书令。

丙戌 皇太子建成、齐王元吉作难，杀秦王不克。秦王以长孙无忌、尉迟敬德、后君集、张公谨、王君廓、房玄龄、杜如晦、长孙顺德、柴绍、罗艺、刘师玄、李世勋、刘弘基、王孝恭平之于玄武门。帝乃授秦王世民位，退居太安宫，称太上皇。高士廉为侍中，房玄龄为中书令，萧瑀为尚书右仆射。

戊子 平梁师都于朔方。

己丑 相裴寂以罪免，房玄龄为尚书左仆射，杜如晦为尚书右仆射，李靖为兵部尚书，魏徵守秘书监，关议朝政。

庚寅 李靖平突厥，获颉利可汗。戴胄、萧瑀参预朝政，温彦博为中书令。

辛卯 春大蒐于昆明，冬幸温汤。

壬辰 祀南郊。

癸巳 魏徵为侍中。颁新定五经于天下。

经世之亥二千二百五十六

甲午 唐广孝皇帝九年。

乙未 李靖平吐谷浑，获其王，放还本国。太上皇崩于太安宫，葬高祖于献陵。

丙申 魏徵迁特进，温彦博迁右仆射。

丁酉 幸洛阳宫。

戊戌 高士廉为右仆射。

己亥 幸九成宫。荒服十国来修贡。

庚子 侯君集平高昌，获其王以归。弘化公主嬪于吐谷浑。至日圆丘祀昊天上帝。

辛丑 幸洛阳。文成公主嬪于吐蕃。

壬寅 幸岐阳。

癸卯 图二十四勋臣于凌烟阁。内难作，皇子齐王佑以齐叛，废太子承乾为庶人，徙之黔，幽魏王泰于北苑徙之均，以晋王治为皇太子，诛侯君集。至日祀南郊。

甲辰 岑文本、马周为中书令。幸洛阳及亲征辽东。

乙巳 平高丽。

丙午 李勣破薛延陀。荒服十一国修贡。

丁未 起翠微宫于终南山。

戊申 阿史那社尔平龟兹，获其王以归。征松外蛮。司空房玄龄、特进萧瑀卒，褚遂良为中书令。

己酉 帝崩于翠微宫，皇太子治践位。葬太宗于昭陵。长孙无忌、褚遂良辅政。复李勣官，仍加特进，于志宁、张行成进侍中知政事。

庚戌 改元永徽。褚遂良罢政。

辛亥 征贺鲁至于金岭。至日有事于南郊。

壬子 册陈王忠为皇太子，韩瑗、来济为相，宇文节为侍中，柳奭为中书令。

癸丑 驸马都尉房遗爱、柴令武、薛万彻、荆王元景及二公主以谋逆伏诛，遂杀吴王恪。褚遂良复为右仆射。睦州女寇乱。

甲寅 筑长安罗城。亲谒昭陵。

乙卯 废皇后王氏、良娣萧氏为庶人，册昭仪武氏为皇后。罢长孙无忌、褚遂良政事，以许敬宗、李义府为相。武后杀庶人王氏及萧氏。崔敦礼为中书令。

丙辰 废皇太子忠为梁王，册代王弘为皇太子。改元显庆，杜正伦为相。

丁巳 幸许、洛，以洛阳为东都。李义府进中书令，许敬宗进侍中，贬相韩瑗、来济为州刺史。

戊午 苏定方平贺鲁，获其王。

己未 杀长孙无忌，褚遂良于流所。幸东都。

庚申 废梁王忠为庶人。苏定方平百济，获其王扶余。

辛酉 改元龙朔。

壬戌 还长安。进门下、尚书、中书为东中西三台，分侍中、中书令为左右相。造蓬莱宫。许圜师为左相，寻下狱。

癸亥 起含元殿于蓬莱宫。李义府为右相，寻配流巉州，死。改来年为麟德。

皇极经世书卷六下

观物篇三十四 以运经世十

经元之甲一

经会之午七

经运之壬一百八十九

经世之子二千二百五十七

甲子 唐弘孝皇帝十五年。杀西台侍中上官仪，又杀庶人忠于流所。窦德玄为左相，刘祥道为右相。

乙丑 同皇后巡东海，封泰山。陆敦信为右相。

丙寅 同皇后至自泰山。改元乾封。刘仁轨为右相。

丁卯 禁工商乘马。戴至德、李安期、张文瓘并同东西台三品。

戊辰 李勣平高丽，执其王。祀明堂。改元总章。

己巳 帝同皇后幸九成宫。张文瓘同东西台三品。李勣卒。

庚午 改元咸亨。

辛未 帝同皇后幸东都及许昌，皇太子监国。阎立本为中书令。

壬申 帝及皇后至自东都。

癸酉 帝及皇后幸九成宫。

甲戌 皇后称天后，帝为天皇。改元上元。帝同皇后幸东都有疾。

乙亥 皇太子弘卒，以雍王贤为皇太子。

丙子 帝及皇后自东都还。改元仪凤。来恒、薛元超、李义琰、高智周并同中书门下三品，李敬玄、刘仁轨为中书令。

丁丑

戊寅 改来年为通乾。

己卯 甘露降，改元调露。帝同皇后幸东都。裴行俭大伐突厥。

庚辰 废皇太子贤为庶人，立英王哲为皇太子。帝同皇后幸汝州及嵩山。裴琰、崔知温、王德真并同中书门下三品。改元永隆。帝及皇后至自东都。

辛巳 裴行俭平突厥，虏其王伏念。改元开耀。裴琰进侍中，崔知温、薛元超进中书令。

壬午 改元永淳。帝同皇后幸东都。起奉天观于嵩之阳。刘景先、郭侍举、郭正一、岑长倩、魏玄同并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癸未 改元弘道。帝崩于东都，皇太子哲嗣位，是谓昭孝皇帝。天后称制。刘仁轨进尚书左仆射，岑长倩进六部尚书、魏玄同进黄门侍郎、刘齐贤进侍中、裴琰进中书令。

甲申 改元嗣圣。皇后废帝为庐陵王，迁之均，立豫王旦。改元文明。侍中裴琰进爵为侯，王德真进侍中，刘洎之、武承嗣进中书平章事。葬高宗于乾陵。再改元光宅。徐敬业以扬州举兵，南攻润州，平之。杀宰相裴琰。又改来年为垂拱。来俊臣、周兴大行诬构，谓之罗织。

乙酉 武后徙帝居房陵。改中书为凤阁鸾台。

丙戌 苏良嗣为文昌左相，韦待价文昌右相，并同凤阁鸾台三品。

丁亥 武后赐宰相刘洎之死，张光辅为凤阁侍郎。

戊子 武后称圣母。关东八王谋兴复，博州瑯琊王冲及父蔡州越王贞先发，悉平之。大夷宗室。

己丑 武后改元永昌，称圣皇，大杀王族，又杀纳言魏玄同及内史张光辅，引王本立、范履冰、邢文伟为相。

庚寅 武后改元载初，以建子月为岁。首祀明堂，以璽为名，以诏为制，大杀王族，改国为周，元曰天授，称皇帝，降豫王旦为皇嗣，立武氏七庙，封武氏三人为王，引傅游艺为相，改跃为龟。

辛卯 武后祀明堂。格辅元、乐思晦并同凤阁鸾台平章事，欧阳通为纳言，杀宰相岑长倩、格辅元及纳言欧阳通，用狄仁杰为相。

壬辰 武后祀明堂。改元如意，再改元长寿。杨执柔、崔元琮、李昭德、姚璿、李元素为相，狄仁杰下狱。

癸巳 武后祀明堂。称金轮皇帝。引豆卢钦望、韦巨源、陆元方为相，娄师德亦相。

经世之丑二千二百五十八

甲午 唐昭孝皇帝十一年，在房陵。武后祀明堂。改元延载。引苏味道、王孝杰、杨再思、杜景俭、李元素、周元允相继为相。

乙未 武后改元证圣。明堂火。称天册，再改元天册万岁。

丙申 武后封中岳。改元万岁登封。祀新明堂，再改元万岁通天。契丹李尽忠以孙万荣叛，陷营冀，命二十八将讨之，不利。引王方庆、李道广为相。

丁酉 武后祀明堂。河朔平。再用娄师德为相。魏王武承嗣、梁王武三思并同凤阁鸾台三品。改元神功。狄仁杰、杜景俭复相。诛司业少卿来俊臣，遂及内史李昭德。

戊戌 武后祀明堂。改元圣历。召帝于房陵返政。突厥执武延秀及行人阎知微，以破勃、檀，寇赵、定。姚元崇、李峤为相。

己亥 武后幸嵩山，封皇嗣旦为相王。引魏元忠、吉顼为相，又引王及善、豆卢钦望为左右相。

庚子 武后幸汝阳，建三阳宫于嵩山之阳。改元久视，复旧正朔。张锡、韦安石为相。武三思为特进，相吉顼流岭表。内史狄仁杰卒。

辛丑 改元大足。武后幸嵩之三阳宫，又改元长安。李怀远、顾琮、李迥为相。

壬寅 武后祀南郊。

癸卯 武后幸东都。朱敬则为相。

甲辰 张柬之同平章事，韦安石纳言，李峤内史。

乙巳 武后改元神龙。张柬之、崔玄晖、桓彦范、敬晖、袁恕己平张易之及昌宗之乱，徙武后于上阳宫，除周国号，以相王旦为安国王，太平公主为镇国公主，赏定乱功也。韦氏复正皇后位，武三思进位司空相。武后崩于东都之上阳宫。祝钦明、唐休璠为相。

丙午 帝还产安。附武后于乾陵。以宫人上官婉儿为昭容，武三思居中用事，张柬之、桓彦范、崔玄晖、袁恕己、敬晖五人为王，复贬之为州司马，杀之于流所。进魏元忠、李峤为中书令，李怀远同中书平章事。册卫王重俊为皇太子。开长宁、安乐二公主府。大行斜封墨制。于惟谦为相，苏瓌为侍中。

丁未 李多祚以羽林兵讨武三思，又讨皇后韦氏，不克，败死。太子重俊出奔，野死。宗楚客、萧至忠为相。改元景龙。

戊申 安乐公主假皇后车服出游。张仁奭为相。

己酉 作宫市。韦嗣立、崔寔为相。

庚戌 杀谏臣燕钦融于殿庭。皇后韦氏及安乐公主行弑于内寝，立温王重茂为嗣，改元唐隆。以裴谈、张锡、张嘉福、岑羲为相。临淄王隆基以刘幽求、薛崇简、钟绍京、麻嗣宗兵入诛韦温、纪处讷、宗楚客、武延秀、马秦客、叶静能、赵履冰、杨均及皇后韦氏、安乐公主、上官昭容。葬中宗于定陵。临淄王隆基称平王，降重茂嗣，尊父旦为帝，是谓兴孝皇帝。既践位，以钟绍京、刘幽求、薛崇简、崔日用为相，立平王隆基为皇太子。改元景云。追废皇后韦氏、安乐公主为庶人。姚元之为相相。

辛亥 皇太子隆基监国，郭元振、张说、窦怀贞、陆象先、魏知古为相，刘幽求进侍中相。

壬子 祀南郊，改元太极。祀北郊，改元延和。帝传位于皇太子隆基，是谓明孝皇帝。既践位，改元先天。黜刘幽求、钟绍京、张暉官。

癸丑 太平公主、窦怀贞、岑羲、萧至忠、常元楷、薛稷、贾膺福、李慈、李钦、李猷、崔湜、卢藏用、傅孝忠、僧惠范作逆，伏诛。进姜皎、李令问、王毛仲、王守一官，复刘幽求、钟绍京、张暉官，令知政事，讲武于骊山。改元开元。用卢怀慎、姚崇为相。改中书为紫微。

甲寅

乙卯 册郢王嗣谦为皇太子。

丙辰 太上皇崩，葬睿宗于乔陵。源乾耀、苏颋为相，姚崇让宋璠为相。

丁巳 幸洛阳。嬪永乐公主于契丹。

戊午 至自东都。

己未

庚申 张嘉贞为相。

辛酉 相姚崇卒。

壬戌 幸东都。

癸亥

经世之寅二千二百五十九

甲子 唐明孝皇帝十三年。废皇后王氏为庶人。幸东都，宋璠守长安。

乙丑 封泰山。用源乾耀、张说为左右相。

丙寅 李元紘、杜暹为相。还东都。

丁卯 至自东都。

戊辰 萧嵩为相。

己巳 张说、宋璠为左右相。谒乔、定、献、昭、乾五陵。裴光庭为相。

庚午 北讨契丹。

辛未 幸东都。

壬申 至自东都。宋璠免相。

癸酉 韩休、张九龄、裴耀卿为相。

甲戌 幸东都。李林甫为相。

乙亥

丙子 至自东都。牛仙客为相。是年，太真杨氏入宫，李林甫用事。

丁丑 废皇太子瑛为庶人。罢张九龄相，仍黜之。相宋璠卒。监察御史周子谅言牛仙客事，杖死于朝。

戊寅 册忠王玁为皇太子。相李林甫领陇右河西节度使，牛仙客领河东节度使。

己卯 平突厥，获其王。追封孔宣父为文宣王，颜回为兖国公，余哲并为侯。

庚辰

辛巳 命安禄山为平卢军节度使。

壬午 改元天宝。李适之为相，开庄、文、列、庚桑子四学。裴耀卿进尚书右仆射。

癸未

甲申 改元为载，命安禄山为范阳节度使，作太真妃杨氏养子。

乙酉 册太真妃杨氏为贵妃。契丹杀公主叛。

丙戌 陈希烈为左相。右相李林甫大行诬搆，首陷韦坚。

丁亥 改温泉为华清宫。

戊子 以宦人高力士为驃骑大将军，关总中外。赐安禄山铁券。幸华清宫。

己丑 幸华清宫。

庚寅 幸华清宫。权归韩国、虢国、秦国三夫人及鸿胪卿杨钁、宰相杨国忠五家。安禄山进封东平郡王。

辛卯 幸华清宫。安禄山入朝，乞兼河东。讨云南不利。

壬辰 幸华清宫。李林甫卒，杨国忠为右相。

癸巳 幸华清宫。杨国忠大行诬搆。进封哥舒翰为西平郡王。

经世之卯二千二百六十

甲午 唐明孝皇帝四十三年。受朝于华清宫。韦见素为相。始以诗赋取士。杨国忠进位守司空。

乙未 安禄山以范阳叛，兵陷东都。皇太子玁为元帅监国，高仙芝封常清军败，以哥舒翰兵二十万守潼关。

丙申 潼关不守，帝西幸蜀，至马嵬兵乱，杀宰相杨国忠及贵妃杨氏。安禄山陷长安，称帝东都，国曰燕，元曰圣武。皇太子西至灵武，即皇帝位，是谓宣孝皇帝，改元至德。以广平王俶为元帅，裴冕为相。尊蜀中帝为太上皇，移军彭原。恒山陷。颜杲卿死于东都。

丁酉 朔方节度使郭子仪、太原节度使李光弼兵入逐安禄山将，大败之于香积，遂复两京。帝还长安，太上皇至自成都。封广平王俶为成王。苗晋卿代韦见素为左相。安禄山为子庆绪所杀，代立，退保相州，改元天成。

戊戌 唐改元乾元。以成王俶为皇太子。李揆、王玁为相。九节度围安庆绪于相州，军溃，禄山将史思明杀安庆绪，称帝魏州。

己亥 唐改元顺天。李岷、吕諲、第五琦为相。史思明复陷东都。

庚子 唐改元上元。宦人李辅国逼太上皇入西宫。刘展以扬州叛。

辛丑 太上皇崩于西宫，帝亦不豫，皇太子俶监国。苗晋卿行豕宰。史思明为子朝义所杀，代立，保东都。

壬寅 改元宝应。皇后张氏谋立越王系，内臣李辅国、程元振幽皇后于别殿，杀之，帝崩，皇太子俶践位，是谓孝武皇帝。以雍王适为元帅，元载为相，程元振为驃骑大将军，居中用事。复东都及河朔。史朝义走幽

州，幽人杀之以献。

癸卯 吐蕃范长安，别立武王宏，帝出居陕。郭子仪收京城，帝还长安，放武王宏于华州，葬玄宗于泰陵，葬肃宗于建陵。改元广德。仆固怀恩以汾州叛。罢苗晋卿、裴尊度相，以李岷为相。

甲辰 以雍王为皇太子。吐蕃寇邠及奉天。王缙、杜鸿渐代刘晏、李岷为相。

乙巳 改元永泰。吐蕃大掠畿甸。帝御六军屯于范，命九节度使以本军讨贼。吐蕃会回纥寇奉天，仆固怀恩启之也。郭子仪复以回纥随白元光破吐蕃于灵武。崔旰以西川乱。

丙午 改元大历。周智光以华叛。

丁未 吐蕃大寇灵武。郭子仪镇泾阳。

戊申 吐蕃再寇灵武。

己酉 裴冕为相。

庚戌 臧玠以潭州叛。

辛亥

壬子 回纥掠京城。朱泚节度幽州。

癸丑 郭子仪大败吐蕃于灵武。

甲寅

乙卯 魏博节度田承嗣擅取洛、卫、洺、相四州。河阳及陕州军乱。

丙辰 淄青李正己擅取齐海、登、莱、沂、密、德、棣、曹、濮、兖、郓，请命封陇西王，李宝臣封陇西王，李忠臣封西平王，段秀实封张掖王。崔宁破吐蕃。河阳军乱。

丁巳 诛宰相元载并夷其族，贬相王缙括州刺史。杨绾、常充为相。

戊午 回纥寇太原。吐蕃寇灵武。

己未 汴州军乱。皇太子适监国。帝崩，皇太子适践位，是谓文孝皇帝。葬代宗于元陵。贬相常充，以崔佑甫为相，郭子仪为尚父。

庚申 改元建中。朱泚领四镇节度使。刘文喜以泾州乱。册宣王诵为皇太子。杨炎为相，刘晏贬忠州，寻赐死。

辛酉 卢杞为相，贬相杨炎崖州司马。尚父郭子仪卒。淄青李正己卒，其子纳自立。梁崇义反淮西，帅李义烈讨斩之。田悦围邢州，马燧救之，田悦败走。

壬戌

癸亥 李希烈陷汝州，执刺使李元平，东都行营节度使哥舒曜讨李希烈，兵马使刘德信及李希烈战于扈涧，败绩。命泾州姚令言以本军救东都，兵至作乱，入长安，立朱泚为帝于含元殿。浑瑊奉帝出居奉天。朱泚兵顿乾陵。朔方节度使李怀光救奉天，朱泚退保京城。李怀光以本军叛。李希烈陷襄阳、许、郑及汴州，哥舒曜走洛阳。贬宰相卢杞新州司马。

经世之辰二千二百六十一

甲子 唐文孝皇帝五年。在奉天，改元兴元。王武俊格命，李怀光走河东。帝移军梁州，浑瑊及吐蕃败朱泚于武功。李晟收京师。泾原兵马使田希鉴杀冯河清，以泾州叛。李抱真、王武俊败朱滔于泾城。淄青李纳亦

归款。田希鉴杀姚令言以泾州降。李晟平泾乱，杀朱泚。李希烈将李澄以滑州格命，刘洽、曲环败李希烈于陈州。卢翰为相。

乙丑 改元贞元。李希烈陷南阳。浑瑊平李怀光于河中。

丁卯 张延赏、柳浑、李泌为相。浑瑊会吐蕃于平凉，吐蕃窃发于会，浑瑊逃归。马燧请之谬也。

戊辰 福建军乱，邠宁亦军乱。李晟、马燧、李泌连相国。征夏县处士阳城为谏议大夫。

己巳 董晋、窦参为相。韦皋破吐蕃于嵩州。

庚午 吐蕃陷北庭。

辛未

壬申 襄州军乱。赵憬、陆贽为相。贬相窦参郴州别驾。吐蕃入寇。

癸酉 贾耽、卢迈为相。宣武军乱。

甲戌 南昭异牟寻破吐蕃于神川，韦皋破吐蕃于峨和。元谊以田绪叛于洛，黄少卿以邢叛。

乙亥

丙子 崔损、赵宗儒为相。

丁丑 韦皋破吐蕃于嵩州。

戊寅 郑余庆为相。栗鍠杀刺史以明州叛。

己卯 汴州军乱。吴少诚以陈、蔡叛。伐淮西不利。

庚辰 伐蔡不利，又伐又不利。徐州军乱。贬相郑余庆郴州司马。齐抗为相。蔡州吴少诚顺命。

辛巳 韦皋大破吐蕃于雅州，封皋南康郡王。

壬午

癸未 高郢为相。吐蕃请和。

甲申 吐蕃、南昭、日本修贡。

乙酉 正月帝崩，皇太子诵践位。王叔文、王伾用事，韦执谊、贾耽、郑珣瑜、高郢、杜佑为相。罢宫市物。贬京兆尹李实通州长史，削民故也。册广陵王纯为皇太子。罢郑珣瑜、高郢相，以杜黄裳、袁滋为相。帝不豫，八月授位于太子，徙居兴庆宫。皇太子践位，是谓彰武皇帝。葬德宗于崇陵。贬王伾开州司马、王叔文渝州司马、韦执谊崖州司户。以郑余庆、郑絪为相。

丙戌 改元元和。太上皇崩于兴庆宫。杜佑行冢宰事。葬顺宗于丰陵。王士贞为相。刘辟以西川叛，高崇文平之。诛王叔文于贬所。

丁亥 武元衡、李吉甫为相。李錡以润州叛，平之。

戊子 裴埴为相。

己丑 册邓王宁为皇太子。王承宗以镇叛。蔡州吴少诚卒，弟少阳继事。

庚寅 用权德舆为相。

辛卯 罢李藩相，用李吉甫、李绛为相。皇太子宁卒。

壬辰 册遂王恒为皇太子。魏博军乱。

癸巳 振武军乱。

经世之已二千二百六十二

甲午 唐彰武皇帝九年。蔡州吴少阳卒，子元济继事，以淮西逆命。

乙未 伐淮西。盗杀宰相武元衡，以裴度为相。会兵伐王承宗于镇。淄青李师道以嵩僧叛，会兵伐淄青。

丙申 大伐淮西及镇。李逢吉、王涯为相。黄洞蛮屠岩州。宥州军乱。

丁酉 崔群、李鄘为相。裴度大伐淮西，将李愬入蔡州，获吴元济以献，淮西平。裴度复相。

戊戌 镇州王承宗、淄青李师道顺命。李夷简、皇甫鎛、程异为相。

己亥 刘悟杀李师道以淄青十二州降。令狐楚为相。沂及安南军乱。以方士柳泌为台州刺使。帝饵金石有疾。

庚子 帝崩，皇太子践位，是谓文恩皇帝。段文昌、崔植为相。贬皇甫鎛崖州司户。安南平。葬宪宗于景陵。镇王承宗卒，弟承元继事。

辛丑 改元长庆。杜元颖、王播为相。刘总弃幽州，以张弘靖代之，幽州军乱，逐张弘靖，立朱克融为留后。镇州军乱，杀田弘正，立王廷凑为留后。瀛州军乱，幽军拔瀛州。镇军围深州。相州军乱。

壬寅 册景王湛为皇太子。幽州朱克融陷沧州，会镇州王廷凑兵攻深州。王智兴逐崔群以徐州乱。元稹、裴度、李逢吉为相。李峋逐李愿以汴州乱。镇军救饶阳及博野。王国清以浙西叛。德州军乱。

癸卯 牛僧孺为相。

甲辰 帝崩，皇太子湛践位，是谓昭武皇帝。贬侍郎李绅端州司马。李逢吉、牛僧孺为相，又以李程、窦易直为相。葬穆宗于光陵。

乙巳 改元宝历。牛僧孺免相。

丙午 裴度复相。内命乱，中人弑帝于饮所，群臣诛贼，立江王昞，是谓昭献皇帝。以韦处厚为相。幽州军乱，杀其帅朱克融。

丁未 改元大和。贬相李逢吉。葬敬宗于庄陵。

戊申 镇州王廷凑逆命。安南军乱。路随为相。

己酉 魏博军乱，杀节度使史宪诚，立何进滔为留后。李宗闵为相。南昭蛮陷成都。

庚戌 兴元军乱，杀节度使李绹，温造平之。牛僧孺、宋申锡为相。

辛亥 幽州军乱。贬相宋申锡开州司马，内臣王守澄诬故也。

壬子

癸丑 李德裕、王涯为相。罢李宗闵相。册鲁王永为皇太子。

甲寅 幽州军乱。复李宗闵相。

乙卯 郑注、李训用事，贬李德裕袁州长史，罢李宗闵相，贬为潮州司户。用李训、贾餗、李固言、舒元舆为相。出郑注为凤翔尹。李训诛宦氏不克，走南山。中山尉仇士良屠宰相李训、王涯、贾餗、舒元舆及王播、郭行余、罗立言、李孝本、韩约十余家。监军张仲清屠郑注于凤翔。李训野死。引郑覃、李石为相。中尉仇士良、鱼志弘并为大将军，遣内养驰四方，交杀州县官吏。

丙辰 改元开成。李固言为相。

丁巳 陈夷行为相。河阳军乱。

戊午 盗杀宰相李石于亲仁里。杨嗣复、李珣为相。易定军乱。皇太子有罪，卒于少阳院。

己未 崔郾为相。册陈王成美为皇太子，监国。

庚申 帝有疾，中尉仇士良、鱼志弘册颍王澶为皇太弟，废皇太子成美复为陈王。帝崩，皇太弟澶立，是谓昭肃皇帝。杨嗣复行冢宰，杀陈王成美、安王溶于邸，二中尉封国公，崔郾、崔珙、陈夷行为相。葬文宗于竟陵。杨嗣复、李珣罢相，李德裕复相。

辛酉 改元会昌。用李绅为相。贬相杨嗣复、李珣为州司马。幽州军乱。

壬戌 李德裕专政。

癸亥 刘稹以泽、潞叛。

经世之午二千二百六十三

甲子 唐昭肃皇帝四年。太原军乱。邢、洺、祿三州叛。泽、潞二州平。杜惊、崔铉为相。贬相崔珙为州司马。

乙丑 罢崔铉、杜惊相。李回、崔元式、郑肃为相。大除相教。

丙寅 帝饵金石有疾。命光王怡为皇太叔。帝崩，太叔怡立，是谓献文皇帝。用白敏中、卢商、韦琮为相。葬武宗于端陵。

丁卯 改元大中。贬相李德裕潮州司马。

戊辰 周墀、马植、崔龟从为相。

己巳 罢周墀、马植相，再贬李德裕崖州司户。崔铉、魏扶为相。幽州军乱。

庚午 魏扶罢相，令狐綯为相。

辛未 魏謩为相。

壬申 裴休为相。

癸酉 郑郎为相。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魏謩出尹成都。崔慎由、萧邺为相。

戊寅 刘瑑、夏侯孜为相。宣洪寇乱。

己卯 蒋伸为相。册郢王温为皇太子。帝崩，皇太子温践位，是谓恭惠皇帝。令狐綯行冢宰。

庚辰 葬宣宗于贞陵。令狐綯出尹河中，杜审权、杜惊为相。改元咸通。宣洪寇乱。

辛巳 相萧邺出尹太原，蒋伸罢相。林邑蛮入寇。

壬午 徐州军乱。林邑蛮陷交阯及安南都护。

癸未 杨收、曹确、高璩为相。蛮陷安南州。

甲申 杜审权出刺润州。萧寔为相。蛮寇邕管。

乙酉 徐商为相。高骈平林邑蛮，复安南都护。

丙戌 夏侯孜出尹成都，路岩为相。

丁亥 杨收观察浙西，于琮为相。

戊子 湘潭戍军乱，立庞勋为帅，归陷徐、宿、滁、和、濠五州。贬杨收端州司马，移颍州赐死。

己丑 蒋伸罢相，刘瞻为相。徐商出尹江陵。命十八将伐徐，以康成训为军帅，徐寇平。蛮复寇东西二川。

庚寅 相曹确病免，韦保衡为相。大黜官吏。王鐸为相。

辛卯 相路岩出尹成都。

壬辰 刘邺出刺幽州，于琮出刺襄州。赵隐为相。大行黜陟。命沙陀李国昌移镇云中，国昌以大同阻命。

癸巳 征李国昌。萧仿为相。册普王俨为皇太子，魏保衡行冢宰。帝崩，皇太子俨践位，是谓恭定皇帝。两军中尉居中用事。黜冢宰韦保衡，仍赐死。复前贬官吏。

经世之未二千二百六十四

甲午 唐恭定皇帝元年。葬懿宗于简陵。崔彦昭、郑畋、卢携为相。改元乾符。蛮寇两川。

乙未 浙西及曹濮寇乱。王鐸复相。

丙申 相萧仿病免。浙西寇平。曹濮、王仙芝陷江淮南北十五州至江南，乞符节于朝，不听。李蔚为相。

丁酉 冤胸寇黄巢陷害沂、郓，南会王仙芝将尚让于蔡之查牙山，破隋及江陵。沙陀李国昌寇朔州。

戊戌 江陵寇平。黄巢扰淮北、淮南及江南、广南。李国昌陷岢岚。昭义军乱。郑从谠为相，李蔚出守东都。

己亥 黄巢据岭表，乞符节于朝，不听。罢卢携、郑畋相，以崔沆、卢瑑为相。卢携复相。

庚子 改元广明。郑从谠出尹太原。沙陀军败北。黄巢军北逾五岭，破湖、湘及江淮、扬州。高骈距之不利，发徐、兖、许军赴澉水以捍东都。澉水军溃，黄巢陷东都，西攻陕、虢，潼关失守。罢卢携相，王徽、裴彻为相。黄巢陷长安，称帝，国曰齐，元曰金统。帝出南山。

辛丑 帝移军兴元。萧遘为相。郑畋为都统，杨复光为监军，羽书飞天下。沙陀顺命，请勤王。黄巢攻凤翔，帝移幸成都，改元中和。以韦昭度为相。河中王重荣军屯沙苑，泾原唐弘夫军屯渭北，易定王处存军屯渭桥，鄜延托跋思恭军屯武功，凤翔郑畋军屯昧屋，邠宁朱玫军屯兴平，荆襄王鐸军至自行在，王徽都督潞州。

壬寅 帝在成都。黄巢保长安，其将朱温以同州降，锡名全忠。沙陀李克用自代北至，军屯梁田。

癸卯 帝在成都。诸将合攻，大破巢军于渭南，巢走蓝关，遂收京城。以李克用为河东节度使，使朱全忠为宣武军节度使。黄巢东走，图陈、蔡，蔡州秦宗权以城降贼，合巢兵攻陈州，以春磨围陈三百日，陈刺坚守，不陷。

甲辰 帝在成都。以郑昌图相。汴州朱全忠及关东诸侯镇帅兵会河东李克用兵，大破军巢于太康及西华，又北破之于中牟，又东灭之于冤胸，巢寇平。朱全忠图李克用于汴之上元驿，不克，自此二师交恶。朝廷封李克用陇西郡王以和解之。

乙巳 帝至自成都，改元光启。秦宗权保逆陈蔡，王镕专兵镇阳，李昌符抗兵凤翔，王重荣擅兵蒲邠，诸葛爽拥兵孟洛，孟方立控兵邢、洺，李克用阻兵并、代，朱全忠别兵汴、滑，时溥弄兵徐、泗，朱瑾穷兵齐、郓，王敬武握兵淄青，高骈玩兵淮南，刘汉宏恃兵浙东，王处存结兵易、定，李可举竖兵幽、蓟。中尉田令

孜取河中王重荣解州，盐池不克，引邠宁师伐河中，重荣会太原师攻令孜，京师军乱，邠将朱玫败归邠州。神策军大掠都市，令孜以帝幸凤翔。封宣武节度使朱全忠为沛郡王，钱镠始受封为杭州刺史。

丙午 帝在凤翔。河中王重荣条罪攻田令孜，令孜以帝移幸兴元。相萧遘、裴彻、郑昌图召邠军迎帝还都。朱玫军至自凤翔，令孜以帝移军过散关，朱玫追帝不及，至遵途获皇子襄王煊。兴元节度使石君涉合朱玫军破栈，以绝帝归路。帝至兴元，石君涉弃城走朱玫军。帝以孔纬、杜让能为相，出田令孜为剑南节度使。李鋌、杨守亮、杨守宗败朱玫军于凤翔。朱玫逼萧遘立襄王煊于凤翔，玫称大丞相，率百官还京，奉煊称帝，改元建贞，罢萧遘相，以郑昌图、裴彻为相，宣谕四方，加诸镇官。常山、太原、宣武、河中不受命。王重荣、李克用败朱玫将王行瑜于凤翔，行瑜退攻兴元，以邠军还长安，杀朱玫，大掠京城。裴彻、郑昌图以襄王煊奔河中，王重荣杀襄王煊以献。蔡将孙儒陷郑及许、洛、怀、孟、陕、虢，荣将诸葛爽据河阳，李罕之据泽州，张宗奭据怀州，秦宗权称帝陈蔡，王潮据福州。

丁未 帝自兴元移军凤翔，以张浚为相。扬州军乱，牙将毕师鐸囚帅高骈。召秦宗权之宣州观察，秦彦为扬州节度使。蔡兵攻汴，兖郓之师败蔡军于边孝，蔡将孙儒弃郑及许、洛、怀、孟、陕、虢。张宗奭取洛阳，李罕之取河阳，同附于全忠。张宗奭赐名全义。京师杨守立、李昌符争道，战于通衢，昌符败走陇州。河中军乱，牙将常行儒杀其帅王重荣，立其弟重盈为留后。杨行密与蔡将孙儒争扬州，行密拔扬州。秦彦、毕师鐸奔孙儒于高邮，复攻行密，行密求救于汴，汴军援行密于淮口。东川顾彦朗、壁州王建攻成都。

戊申 帝至自凤翔，改元文德。观军容使杨复恭专命，李鋌为相，册寿王杰为皇太弟。帝崩，皇太弟杰践位，是谓景文皇帝。韦昭度行冢宰。魏州军乱，杀帅乐彦贞，小校罗宗弁为留后。张全义拔河阳，李罕之走泽州，蔡将孙儒拔扬州，杨行密走宣城，朱全忠攻徐州，蔡将赵德諲以荆襄降于汴，全忠败蔡人于龙坂，蔡将申丛执秦宗权降于汴，淮西平，全忠兼领蔡州节度使。王建大寇剑南。韦昭度出尹成都。葬僖宗于靖陵。己酉 改元龙纪。以刘崇望为相，封朱全忠东平王。王建陷成都，称留后。太原李克用攻邢、洛。杭州钱镠拔宣城，获刘浩。

庚戌 改元大顺。孟迁以邢入于太原。李克用攻云州，幽州援之，败李克用于蔚州。幽州李匡威、云州赫连鐸会汴兵攻太原李克用。潞州军乱，杀李克恭降于汴。克用将安建以邢、洛、祿三州降于全忠。宰相张浚帅京兆尹孙揆、华州韩建出阴地关，会汴将葛从周兵入潞州。太原兵攻潞州，幽云兵攻雁门。太原将康君立入潞州，克用败幽云之兵于雁门，将李存信又败张浚、韩建兵于阴地，遂收晋、绛，朝廷复克用官，贬张浚连州刺史。崔昭纬、徐彦若为相。克用将李存孝以邢入于汴。

辛亥 中尉杨复恭致政，复恭不受命，陈兵于昌化里，命天威军使李顺节讨之不利，两军中尉刘景宣、西门君遂杀天威兵，破李顺节于银台门，顺节兵散，大掠京城。复恭奔兴元。郑延昌为相。太原李克用攻邢州，责叛已也。宣武朱全忠攻魏州，责不助讨也。镇州援邢州，克用攻镇州，幽兵援镇州，汴兵攻宿州，幽、镇兵攻定州。处存求援于太原。宣州杨行密灭孙儒，据有扬州，封行密为淮南王。

壬子 改元景福。凤翔李茂贞、邠州王行瑜、华州韩建、同州王行约、秦州李茂庄兵陷兴元，杀守亮及杨复恭。在军中尉西门君遂杀天威军使贾德晟于京师，部下奔凤翔。太原李克用会易定兵，败镇兵于尧山。

癸丑 凤翔李茂贞举兵犯阙，败覃王兵于昧屋。帝诛中军西门重遂、李周僮，贬相杜让能，歧兵乃止。进茂贞中书令，封秦王，以王行瑜为尚父，王博为相。成都王建与李茂贞争东川。幽军乱，逐其帅李匡威于镇，

以其弟匡筹为留后。汴兵灭徐，兼领其镇。李克用败镇州王閔于平山，鎔乞盟，遂许盟而还。

甲寅 改元乾宁。崔胤为相。王博出镇湖南。李茂贞拥山南十五州以抗王室。汴兵败兗、郓之师于东阿。朱瑄、朱瑾求救于太原。李克用拔邢州获李存孝，拔云州获赫连鐙，拔幽州获李匡筹，其幽人请以匡筹将刘仁恭为留后。

乙卯 河中王重盈卒。太原李克用请以王珂袭重盈，封于朝。邠州王行瑜、凤翔李茂贞、华州韩建请以王珙袭重盈，封于朝。朝廷先许克用，陕州王珙、绛州王瑶以兵攻珂于河中。王行瑜、李茂贞兵入长安行废，不克，杀宰相韦昭度及李蹊，各以兵二千留京师而去。李克用渡河称讨，同州王行实弃郡奔京师，与两军中尉骆全珍、刘景宣逼帝西幸，以李筠、李君实兵出次南山，都官毕从命延王戒丕、丹王允从李克用西讨，封淮南杨行密鸿农王，亦从西讨，克用败邠军于梨园，帝还京，邠州平。行瑜野死，封克用为晋王。克用还太原。崔昭纬罢相，徐彦若为相。董昌以浙东叛，称王，国曰罗平，元曰大圣。

丙辰 岐兵犯长安，韩建逼帝幸华州，建进封中书令兼两京军。陆扈、王博、崔胤、孙偓为相。魏州罗弘信败太原之师于莘，以绝李克用。兗、郓之援克用攻魏，下十城。湖南军乱，立马商为留后。钱鏐平浙东，获董昌，授中书令。相王抟观察浙东，陆扈出刺硤州。

丁巳 帝在华州。孙偓罢相，郑紫为相。册德王裕为皇太子。封韩建为昌黎王。郑紫病免，朱朴为相。韩建杀警卫李筠，以散卫兵，罢八王兵柄，仍杀之，贬相朱朴，杀帝侍卫马道殷、许岩士。帝封两浙钱鏐吴王，俾救难王室。汴将庞师古拔郓州，朱瑄野死。汴将葛从周拔兗州，朱瑾奔淮南。兗、曹、濮、齐、棣、沂、密、徐、宿、陈、蔡、许、郑、滑尽入于汴。全忠以八郡兵攻淮南，朱瑾以淮南兵败汴兵于清口，获将庞师古，又败汴兵于潞河，走葛从周，杨行密遂据有江淮。幽州刘仁恭败李克用于安寒。福州王潮卒，弟审知继事。

戊午 帝在华州。以崔远为相，册何氏为皇后。帝还长安，改元光化。以华州为兴德府。韩建进封颖川王。汴将葛从周拔李克用之邢、洺、潞，氏叔琮拔赵匡凝之随、唐、邓，泽州李罕之拔克用之上党，归于汴，幽州刘守文拔汴之沧州。魏博罗弘信卒，子绍威称留后。

己未 复陆扈相。蔡军以崔珙奔淮南。幽兵寇赵、魏，魏引汴兵破之。汴将氏叔琮攻太原不利。陕州军乱，牙将杀其帅王珙，立李璠为留后，又杀之，降于汴。青州王师范将牛从毅以海州入于淮南。

庚申 相崔胤诬杀宰相王抟、枢密使宋道弼、景务修。朱全忠会魏军攻幽之苍州。李克用拔汴之邢州，又以三镇兵攻镇州，王鎔乞和乃还。汴将张存敬攻幽之沧、德州，又拔祁州，又败定州王处直于沙河，进攻定州，处直以定州降于全忠。罢崔远相，以裴贻、裴枢为相。徐彦若观察青海。中尉两军刘季述、王仲先幽帝于东内，令皇太子裕监国。相崔胤、张浚告难于全忠，全忠自定还汴护驾。将孙德昭、周承诲、董彦诛刘季述、王仲先，帝自幽所还政。

辛酉 诛神策使李师度、徐彦回，寤帝故也。降皇太子裕为德王。改元天复。汴将张存敬由含山路拔克用之河中及晋绛。朱全忠兼须河中节度使，进封梁王。梁军大举攻晋之太原，晋将孟迁以泽入于梁。梁将氏叔琮长驱出围柏，屯军洞涡，葛从周以赵、魏兵入土门，陷承天，会天大雨乃复。宰相崔胤受全忠命逼帝幸东都，未及行，中尉韩全海以李茂贞兵勒帝幸凤翔。罢崔胤相，崔胤至三原促全忠西攻，全忠以四镇兵破华州，由京城西围凤翔，又破邠州，获李继徽，以绝其援。

壬戌 帝在凤翔。封淮南杨行密吴王、两浙钱鏐越王，俾救难王室，皆不至。李克用南攻，朱全忠自凤翔至河中，令将拔晋之汾州，进围太原不利，全忠自河中复至凤翔。鄜州节度使李周彝以兵援凤翔，汴将孔勍乘虚陷鄜州，周彝以兵降全忠，邠宁、鄜坊又入于梁。凤翔李茂贞乃诛宦氏韩全海，以解全忠之围。

癸亥 帝还长安。进朱全忠元帅，复崔胤相。全忠诛宦氏七百人，罢陆扈相，以裴枢、王溥为相。青州王师范拔梁之兖州，全忠东攻青州。成都王建寇李茂贞之秦陇，以修好于全忠。王师范会淮南兵败梁军于临淄。梁将杨师厚败青军于临朐，王师范以青州降。淮南杨行密攻鄂州，荆南成沫救鄂，澧朗军乘虚陷江陵，赵匡凝乘虚陷荆州。成沫愤死。岐兵逼长安。梁军屯河中，全忠逼帝都洛阳，杀宰相崔胤、六军使郑仁规、皇城使王建勋、飞龙使陈班、阁门使王建袭、客省使王建义、左仆射张浚，缓迁故也。柳璨、崔远代相。

经世之申二千二百六十五

甲子 唐景文皇帝十六年。东徙至谷水。梁王朱全忠坑帝侍从二百人。至洛阳改元天佑。以张汉瑜为相。杨崇本以邠兵寇关辅。全忠西攻行弑于别宫，立辉王祚，是谓哀帝。李克用以本部兵据太原。

乙丑 梁王全忠逼帝授禅，杀宰相裴枢、崔远、陆扈及九王，用张文蔚、杨涉为相，尽黜朝廷官吏。太原李克用、凤翔李茂贞、成都王建、襄阳赵匡凝同谋兴复。梁将杨师厚败赵匡凝于江湄，进拔襄阳，匡凝将王建玄以荆南兵众降，唐、邓、复、郢、随、襄、荆南又入于梁。匡凝奔淮南。朱全忠加九锡，总百揆、天下元帅，进封魏王，不受，再逼授禅，杀枢密使蒋玄晖、澧德库使应项、尚食使朱建武及宰相柳璨、太常卿张廷范、太常少卿裴礪、温变、知制诰张茂昭及皇后何氏。淮南杨行密卒，子渥继事。太原李克用会契丹阿保机于云州，进兵河北。

丙寅 魏州牙兵乱，朱全忠坑之，进围幽之沧州，幽人求救于太原，李克用会幽军攻上党，梁将丁会以泽潞降。全忠自长芦还大梁。

丁卯 朱全忠代唐命于汴，改国曰梁，元曰开平。薛贻矩、韩建为相。降帝为济阴王，徙之曹河东。晋王李克用、淮南吴王杨渥、剑南蜀王王建、山南秦王李茂贞、两浙越王钱鏐、荆南渤海王高季昌、湖南楚王马殷、泉南闽王王审知、广南南海王刘隐并行唐年。

戊辰 梁攻河东，用于兢、张荣为相。杀济阴王于曹州。荆南高季昌、湖南马裔、两浙钱鏐附于梁。是年，剑南王建称帝成都，国曰蜀，元曰武康。河东李克用、淮南杨渥、山南李茂贞、泉南王审知、南海刘隐行唐年。河东李克用卒，子存勗继，诛乱命李克宁、李存颢，败梁军于潞之三垂岗。淮南杨渥为部将张颢所杀，代立，大将军徐温自金陵入，诛颢，立渥弟渭，温专制。

己巳 梁自汴徙都洛阳，郊祀天地。赵光逢、杜晓为相。张奉以沙州乱，刘知俊以同州叛。丹襄军乱。泉南王审知、南海刘隐附于梁。刘隐卒，弟涉立。河东李存勗、淮南杨渭、山南李茂贞行唐年。

庚午 梁之镇州王镒、定州王处直请附于晋。河东李存勗东下河北。

辛未 梁改元乾佑。北攻镇、定军，败于柏乡。蜀改元永平。是年，李存勗将刘守光称帝幽州。

壬申 梁北攻镇、定，屠枣强乃复。六月，郢王友珪行弑，代立，改元凤历，杀博王友文于汴。冀王友谦以河中入于晋。许州军乱。晋王李存勗败燕军于龙冈，进围幽州。

癸酉 梁六军杀友珪，立均王友贞于汴，复乾佑三年。晋李存勗平幽州，获刘守光及父仁恭以归。

甲戌 梁将王殷以徐叛附于吴。晋李存勗开霸府于太原。

乙亥 梁改元贞明。邺王杨师厚卒，分其地六州为两镇，魏军遂乱，囚其帅贺德伦，以六州入于晋。蜀拔山南之秦凤。阶成宫大火。晋李存勖东下，大会兵于魏郊。

丙子 梁之河北皆入于晋。赵光逢、郑珣为相，攻晋不利。蜀改元通正，拔山南之陇州。晋李存勖败梁军于故元城。吴封相徐温为齐国公，属之以金陵、丹阳、毗陵、宣城、新安、池阳六郡，镇金陵。

丁丑 梁册两浙钱鏐为天下兵马元帅。是年，刘涉以南海称帝，国曰汉，元曰乾亨。蜀改元天汉，诛降将刘之俊于炭市。晋李存勖拔梁之杨刘城。

戊寅 梁之郢、濮陷于晋。蜀改元天光，建遇毒死，子衍立。李存勖拥太原、魏博、幽、沧、镇定、邢洺、麟、胜、云、朔十镇之师，大阅于魏郊，败梁军于胡柳。

己卯 梁张守进以充入于晋。蜀改元乾德。晋逼梁之河南。是年，杨渭称帝淮南，国曰吴，元曰武义，徐温为大丞相，都督中外，封东海王。

庚辰 梁李琪为相，陈州妖寇乱，晋兵入寇。吴杨溥卒，弟溥立。晋存勖拔梁之同州。

辛巳 梁改元龙德。惠王友能以陈叛。吴改元顺义。晋镇、定乱。契丹犯幽州。

壬午 晋李存勖平镇、定，又败契丹于易水。

癸未 河东晋王李存勖称帝魏州，是谓庄宗，国曰唐，元曰同光，是谓后唐。以豆卢革为相、郭崇韬枢密使。自魏由郢而南，败梁将王彦章于中都，长驱入汴，杀友贞于建国楼，降之为庶人。潞州军乱。淮南杨溥、两浙钱鏐、山南李茂贞、湖南马殷请附。吴杨溥去帝号称王。荆南高季兴、泉南王审知行梁年。

甲申 唐自汴徙都洛阳。平上党。

乙酉 唐帝存勖北巡魏郊。以枢密使郭崇韬同魏王继岌伐蜀，七旬平之，获其主王衍以归，至秦川驿族杀之，以孟知祥镇成都。荆南高季兴请附。蜀改元咸康，国亡。汉改元白龙。泉南王审知为子延翰所杀，代立。

丙戌 唐内命乱，皇后刘氏使人杀枢密使郭崇韬于蜀。魏军变，以镇帅李嗣源伐之，嗣源至，魏军又变，二军奉李嗣源入汴。唐帝存勖东征至万胜乃复。内军又变，杀存勖于绛霄殿，嗣源入洛称帝，是谓明宗，改元天成。诛宰相豆芦革、韦说，以郑珣、任圜为相，安重诲为枢密使。魏王继岌自成都入，至渭桥杀之。荆南逆命，泉南称附。泉南王延翰为弟延钧所杀，代立。

丁亥 唐以冯道、崔协为相。卢台及浚仪军乱。淮南杨溥复称帝，改元乾贞，宰相徐贞卒，养子知诰继事，于金陵称王。是年，北狄耶律德光称帝潢水，国曰契丹，元曰天显。

戊子 唐以王建立为相。王都以定叛。高季兴以荆南入于吴。汉改元大有。

己丑 唐以赵凤为相，安重诲专政。吴改元大和。

庚寅 唐改元长兴。河中军乱。西川孟知祥、东川董璋连叛。

辛卯 唐以李愚为相，罢安重诲枢密使，以赵延寿、范延光为枢密使。东西二川相攻。

壬辰 唐孟知祥平东川，获董璋，称表。封知祥为蜀王。吴王钱鏐卒，子元瓘继。福州王延钧称帝，国曰闽，元曰光启。

癸巳 唐以刘煦为相。潞王从珂出尹凤翔。石敬瑭移镇太原。帝嗣源病。秦王从荣以河南府兵攻端门，不克，败死。明宗终，立宋王从厚，是谓闵帝。冯道、李愚为相，专政，朱宏昭、冯贇为枢密史。

经世之酉二千二百六十六

甲午 后唐闵帝元年，改元顺应。以凤翔潞王从珂移镇太原，从珂自歧入逐从厚，代立于洛宫，改元清泰。从厚出奔卫州，就杀之。是年，孟知祥以两川称帝成都，国曰蜀，元曰明德。知祥卒，子昶继。

乙未 唐以韩昭裔为相。忻州戍军乱。吴改元天祚。闽改元永和，臣李仿弑其君延钧，立其子昶。

丙申 唐以马裔孙为相。以太原石敬瑭移镇汶阳，石敬瑭自太原入，以北狄耶律德光称帝入洛，代唐命，改国为晋，元曰天福。以并州从事桑维翰、赵莹为相，冯道依旧相。输冀、代之北入于狄。从珂火死于玄武楼。荆南、两浙称附。闽王昶诛李仿，改元通文。

丁酉 晋以李崧为相。河阳张从宾、魏州范延光、滑州符彦饶、袁州卢文进不从命，悉平之。吴大将徐知诰代吴命于金陵，改国曰济，易号为唐，元曰昶元，复姓李氏，易名为昶。以宋齐丘、徐玠为左右相。徙其君丹徒，杀之。

戊戌 晋徙都汴。魏州范延光顺命，封高平王，移镇汶阳。北狄耶律德光改元会同。

己亥 闽乱，连重遇杀其君昶，立其叔父延羲，改元永隆。

庚子 晋用和凝为相。李金全以安叛，命马全节以十郡之师平之。

辛丑 晋帝石敬瑭北巡邺，安重进以襄叛，安重荣以镇叛。两浙钱元瓘卒，子宏佐继。

壬寅 晋帝石敬瑭终于邺，从子齐王重贵立。侍卫将军景延广专政，始贰于狄。汉刘涉卒，子玠继，改元光大。

癸卯 晋杨光远以青叛。北狄入寇。汉乱，弟晟弑其君玠，代立，改元应乾，再改元乾和。江南李昶卒，子璠继，改元保大，宋齐丘、周京为相。平白云蛮于虔州。闽王延羲弟延政亦称帝建州，国曰殷，元曰天德。

甲辰 晋改元开运。北狄入寇，至于魏博。封晋阳刘知远为太原王，刘昫为相。闽乱，大将朱文进杀其君延羲，代立，以福州称附于晋。

乙巳 北狄大入寇晋河朔至于昶、相。封刘知远北平王，罢和凝、桑维翰相，以冯玉为相，李崧知枢密院事。

丙午 晋大将杜重威、李守贞及裨将张彦泽以军降狄于中渡。彦泽以兵五百人入汴，为狄清路，幽其君重贵于开封府。南唐平闽之建州，灭王延政。

丁未 正月，契丹耶律德光入汴灭晋，改国为辽。诛张彦泽，徙其君重贵于北荒，致之龙城。二月，北平王刘知远称帝晋阳，年用天福，是谓高祖。五月，契丹溃于汴，耶律德光留相萧翰守汴，翰求后唐明宗子从益立之而去。六月，刘知远留子崇于太原，南入汴代命，建国曰汉，用苏逢吉、苏禹珪为相，又以窦贞固、李涛为相，杨邠、郭威为枢密使。相冯道、李崧自栾城至。杜重威以魏州拒命。闽国分为三。荆南、两浙称附于汉。吴越钱弘佐卒，弟弘侗立。狄契丹耶律德光还至栾城卒，兄之子兀欲代立，归国，废德光母，改元天祚。

戊申 汉改元乾佑。帝知远终，子周王承佑继，罢李涛相，以杨邠为相。平邺，诛杜重威。李守贞以河中阻命，王景崇以凤翔叛，赵思绾以永兴抗命，郭威以枢密使西伐之。浙东乱，大将胡思进废其君弘侗，立其弟俶。

己酉 汉之蒲、雍、岐三叛平。契丹寇河北。命郭威以枢密使北伐镇、邺。

庚戌 汉夷宰相杨贇、侍卫将军史宏肇、三司使王章族，赐澶州王殷、魏州郭威、王峻死。十二月，枢密使郭威以魏兵入，渡河败内军于刘子陂，其王承佑野死。郭威至汴，请宰相冯道迎其君之弟承珪于徐州，还至澶渊，军变复入汴，太后命威监国，降承珪为湘阴公，诛宰相苏逢吉及刘铕。

辛亥 正月，监国郭威代汉命于汴，是谓太祖，改国曰周，元曰应顺。王峻、范质、冯道为相。湘阴公死于宋州。兖州慕容彦超不受命。荆南、两浙称附。太原刘崇称帝河东，国曰汉，年用乾佑。江南唐平湖南，南徙其属于金陵。北狄乱，契丹兀欲为其族述乾所杀，德光子述律平其乱，代立，改元应历，易名为璠。

壬子 周平兖州。

癸丑 周册皇后姪柴荣为皇太子，封晋王，尹开封府。流王峻于商州、王殷于登州，皆杀之。李穰、冯道为相。

甲寅 周郑仁海、王溥为相。改元显德。太祖威终，晋王荣绍位于汴宫。河东刘崇以契丹之师入寇，周主荣亲征，大破刘崇于高平，诛不用命者将校七十人，进攻太原，不克。泽、潞、汾、辽、忻、代、岚、石迎降。冯道卒于汴州。

乙卯 周大伐江南及蜀。汉刘崇卒，子承钧继。

丙辰 周广汴之外城。南伐取唐之滁和败其君于涡口。汉刘承钧改元天会。

丁巳 周李穰罢相，王朴为枢密使，伐江南有功。唐改元交泰，兵败于紫金山，请以江北地求和于周。

戊午 周受唐江北地。南海刘晟卒，子鋹继，改元大宝。唐请附于周，杀宰相宋齐丘及陈觉、李徵古。

己未 周征契丹，至于瓦桥，取瀛、莫、易，置雄、霸，遂趣幽州，宁、雄、瀛、莫迎，有疾乃还。复册妃符氏为皇后，子崇训为皇太子，封梁王。用魏仁溥、范质为相，赵匡胤进位检校太尉、充殿前都点检。世宗荣终，皇太子崇训嗣位。周北征契丹，至于瓦桥，宁、雄、瀛、莫迎降。周帝荣有疾，乃复。荣妃符氏为皇后，子崇训为皇太子，封梁王。周魏仁溥、范质为相（缺）赵匡胤进位检校太傅、充殿前都检使。世宗终，皇太子崇训嗣位。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经世之戌二千二百六十七

经世之亥二千二百六十八

白话译文

本章以邵雍“元会运世”历法体系，逐年记录从三国末期（约公元243年）至东晋中期（约公元398年）约一百五十年间的历史大事。

魏国正始年间，大将军曹爽独揽朝政，太傅司马懿佯装病废，蛰伏待机。公元249年，司马懿趁曹爽随皇帝出城谒陵之机，突然在京城举兵，一举诛灭曹爽及何晏等十族，从此司马氏掌控魏国实权。此后父子三代

——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相继专权，废立皇帝如同儿戏，最终由司马炎于公元265年受魏禅让，建立晋朝。

晋武帝司马炎在位期间，于公元280年灭吴，实现天下统一，史称"太康之治"。然而武帝驾崩后，惠帝昏庸，皇后贾氏弄权，引发"八王之乱"，诸王相互攻伐，朝廷迭遭颠覆，忠臣良将横遭屠戮，西晋元气大伤。随后匈奴、羯、氐、羌、鲜卑等族趁乱入主中原，刘渊建汉、石勒建后赵，相继攻陷洛阳、长安，晋怀帝、晋愍帝先后被俘，西晋灭亡。

琅琊王司马睿南渡长江，于建康（今南京）重建晋室，是为东晋。此后北方进入十六国割据时代，前赵、后赵、前燕、前秦、前凉诸国交相兴灭。公元383年，前秦苻坚举全国之兵南下，东晋谢安统率谢玄等将，以八万兵力大破秦军于淝水，创下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保全了江南半壁。淝水之战后，前秦土崩瓦解，慕容垂建后燕、姚萇建后秦、吕光建后凉、乞伏国仁建西秦，北方重归分裂。

关键词

九锡： 皇帝赐予权臣的九种特殊礼器与权力象征，包括车马、衣服、虎贲等，是篡位前的惯常程序，意味着权臣地位凌驾于臣子之上。

假黄钺： 皇帝将代表天子征伐权力的黄色战斧授予将帅或权臣，使其可以便宜行事、代行君权，是授予最高军事特权的仪式。

夷三族： 株连诛杀父族、母族、妻族三支家族，是古代最重的刑罚，往往用于政治清洗，一次可屠戮数百乃至数千人。

经世之戊/亥/子： 邵雍以"元会运世"计时体系，将宇宙历史划分为元（十二万九千六百年）、会、运、世四个层级，"经世"即某一具体的"世"纪年，相当于三十年一个计数单位。

专制/录尚书事： 前者指权臣独揽国政；后者是朝廷最高行政职衔，掌管文书奏章，实为宰相之实权，常与"专制"并提，标志一人控制全局。

现代启示

这一百五十年的历史，展示了权力失控的完整链条：司马懿以非常规手段夺权，开创了以军事政变颠覆合法政权的先例；其后代建立的晋朝，却在不到三十年内被同样的逻辑——诸王争权、强者吃弱——撕碎。这是制度层面的"以其人之道还治其身"。从决策论的角度看，每一位参与"八王之乱"的诸侯，其短期博弈收益（夺取朝廷控制权）都直接导致了系统性崩溃，所有人最终都成为输家。这印证了系统思维中的"公地悲剧"：个体理性叠加导致集体非理性。淝水之战的胜利，则说明信息优势与组织协调，可以在资源劣势下逆转结果。

****思考**：** 当一个组织内部的权力制衡被逐步蚕食，直到某一方"胜出"时，这个组织本身是否已经走向了瓦解的起点？

观物篇

原文

观物篇

物之大者，无若天地，然而亦有所尽也。天之大，阴阳尽之矣；地之大，刚柔尽之矣。阴阳尽而四时成焉；刚柔尽而四维成焉。

夫四时四维者，天地至大之谓也。凡言大者，无得而过之也。亦未始以大为自得，故能成其大。岂不谓至伟至伟者欤？

天生于动者也；地生于静者也。一动一静交，而天地之道尽之矣。

动之始则阳生焉，动之极则阴生焉。一阴一阳交而天之用尽之矣。

静之始则柔生焉，静之极则刚生焉。一柔一刚交而地之用尽之矣。

动之大者谓之太阳，动之小者谓之少阳，静之大者谓之太阴，静之小者谓之少阴。

太阳为日，太阴为月，少阳为星，少阴为辰。日月星辰交而天之体尽之矣。

太柔为水，太刚为火，少柔为土，少刚为石。水火土石交而地之体尽之矣。

日为暑，月为寒，星为昼，辰为夜。暑寒昼夜交而天之变尽之矣。

水为雨，火为风，土为露，石为雷。雨风露雷交而地之化尽之矣。

暑变物之性，寒变物之情，昼变物之形，夜变物之体。性情形体交而动植之感尽之矣。雨化物之走，风化物之飞，露化物之草，雷化物之木。走飞草木交而动植之应尽之矣。

走，感暑而变者性之走也；感寒而变者情之走也；感昼而变者形之走也；感夜而变者体之走也。

飞，感暑而变者性之飞也；感寒而变者情之飞也；感昼而变者形之飞也；感夜而变者体之飞也。

草，感暑而变者性之草也；感寒而变者情之草也；感昼而变者形之草也；感夜而变者体之草也。

木，感暑而变者性之木也；感寒而变者情之木也；感昼而变者形之木也；感夜而变者体之木也。

性，应雨而化者走之性也；应风而化者飞之性也；应露而化者草之性也；应雷而化者木之性也。

情，应雨而化者走之情也；应风而化者飞之情也；应露而化者草之情也；应雷而化者木之情也。

形，应雨而化者走之形也；应风而化者飞之形也；应露而化者草之形也；应雷而化者木之形也。

体，应雨而化者走之体也；应风而化者飞之体也；应露而化者草之体也；应雷而化者木之体也。

性之走善色，情之走善声，形之走善气，体之走善味。性之飞善色，情之飞善声，形之飞善气，体之飞善味。性之草善色，情之草善声，形之草善气，体之草善味。性之木善色，情之木善声，形之木善气，体之木善味。

走之性善耳，飞之性善目，草之性善口，木之性善鼻。走之情善耳，飞之情善目，草之情善口，木之情善鼻。走之形善耳，飞之形善目，草之形善口，木之形善鼻。走之体善耳，飞之体善目，草之体善口，木之体

善鼻。

夫人也者，暑寒昼夜无不变，雨风露雷无不化，性情形体无不感，走飞草木无不应。以目善万物之色，耳善万物之声，鼻善万物之气，口善万物之味。灵于万物，不亦宜乎。

人之所以能灵于万物者，谓其目能收万物之色，耳能收万物之声，鼻能收万物之气，口能收万物之味。声色气味者，万物之体也。目耳口鼻者，万人之用也。

体无定用，惟变是用。用无定体，惟化是体。体用交而人物之道于是乎备矣。然则天亦物也，圣亦人也。

有一物之物，有十物之物，有百物之物，有千物之物，有万物之物，有亿物之物，有兆物之物。为兆物之物，岂非人乎！

有一人之人，有十人之人，有百人之人，有千人之人，有万人之人，有亿人之人，有兆人之人。为兆人之人，岂非圣乎！

是知人也者，物之至者也。圣也者，人之至者也。物之至者始得谓之物之物也。人之至者始得谓之人之人也。夫物之物者，至物之谓也。人之人者，至人之谓也。以一至物而当一至人，则非圣人而何？人谓之不圣，则吾不信也。何哉？谓其能以一心观万心，一身观万身，一物观万物，一世观万世者焉。又谓其能以心代天意，口代天言，手代天功，身代天事者焉。又谓其能以上顺天时，下应地理，中徇物情，通尽人事者焉。又谓其能以弥纶天地，出入造化，进退今古，表里时事者焉。

噫，圣人者，非世世而效圣焉。吾不得而目见之也。虽然吾不得而目见之，察其心，观其迹，探其体，潜其用，虽亿万千年亦可以理知之也。

人或告我曰：“天地之外，别有天地万物，异乎此天地万物。”则吾不得而知之也。非唯吾不得而知之也，圣人亦不得而知之也。凡言知者，谓其心得而知之也。言言者，谓其口得而言之也。既心尚不得而知之，口又恶得而言之乎？以不可得知而知之，是谓妄知也。以不可得言而言之，是谓妄言也。吾又安能从妄人而行妄知妄言者乎！

《易》曰：“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所以谓之理者，物之理也。所以谓之性者，天之性也。所以谓之命者，处理性者也。所以能处理性者，非道而何？是知道为天地之本，天地为万物之本。以天地观万物，则万物为万物，以道观天地，则天地亦为万物。

道之道尽之于天矣，天之道尽之于地矣，天地之道尽之于万物矣，天地万物之道尽之于人矣。人能知其天地万物之道所以尽于人者，然后能尽民也。

天之能尽物，则谓之曰昊天。人之能尽民，则谓之曰圣人。谓昊天能异乎万物，则非所以谓之昊天也。谓圣人能异乎万民，则非所以谓之圣人也。万民与万物同，则圣人固不异乎昊天者矣。然则圣人与昊天为一道，圣人与昊天为一道，则万民与万物亦可以为一道。一世之万民与一世之万物亦可以为一道，则万世之万民与万世之万物亦可以为一道也。明矣。

夫昊天之尽物，圣人之尽民，皆有四府焉。昊天四府者，春夏秋冬之谓也。阴阳升降于其间矣。圣人之四府者，《易》、《书》、《诗》、《春秋》之谓也。《礼》、《乐》污隆于其间矣。春为生物之府，夏为长物之府，秋为收物之府，冬为藏物之府。号物之庶谓之万，虽曰万之又万，其庶能出此昊天四府者乎？

《易》为生民之府，《书》长民之府，《诗》为收民之府，《春秋》为藏民之府。号民之庶谓之万，虽曰万

之又万，其庶能出此圣人之四府者乎？昊天四府者，时也。圣人之四府者，经也。昊天以时授人，圣人以经法天。天人之事，当如何哉？

观春则知《易》之所存乎？观夏则知《书》之所存乎？观秋则知《诗》之所存乎？观冬则知《春秋》之所存乎？

《易》之《易》者，生生之谓也。《易》之《书》者，生长之谓也。《易》之《诗》者，生收之谓也。

《易》之《春秋》者，生藏之谓也。

《书》之《易》者，长生之谓也。《书》之《书》者，长长之谓也。《书》之《诗》者，长收之谓也。

《书》之《春秋》者，长藏之谓也。

《诗》之《易》者，收生之谓也。《诗》之《书》者，收长之谓也。《诗》之《诗》者，收收之谓也。

《诗》之《春秋》者，收藏之谓也。

《春秋》之《易》者，藏生之谓也。《春秋》之《书》者，藏长之谓也。《春秋》之《诗》者，藏收之谓也。《春秋》之《春秋》者，藏藏之谓也。

生生者修夫意者也，生长者修夫言者也，生收者修夫象者也，生藏者修夫数者也。

长生者修夫仁者也，长长者修夫礼者也，长收者修夫义者也，长藏者修夫智者也。

收生者修夫性者也，收长者修夫情者也，收收者修夫形者也，收藏者修夫体者也。

藏生者修夫圣者也，藏长者修夫贤者也，藏收者修夫才者也，藏藏者修夫术者也。

修夫意者三皇之谓也，修夫言者五帝之谓也，修夫象者三王之谓也，修夫数者五伯之谓也。

修夫仁者有虞之谓也，修夫礼者夏禹之谓也，修夫义者商汤之谓也，修夫智者周发之谓也。

修夫性者文王之谓也，修夫情者武王之谓也，修夫形者周公之谓也，修夫体者召公之谓也。

修夫圣者秦穆之谓也，修夫贤者晋文之谓也，修夫才者齐桓之谓也，修夫术者楚庄之谓也。

皇帝王伯者，《易》之体也。虞夏商周者，《书》之体也。文武周召者，《诗》之体也。秦晋齐楚者，《春秋》之体也。

意意象数者，《易》之用也。仁义礼智者，《书》之用也。性情形体者，《诗》之用也。圣贤才术者，《春秋》之用也。

用也者，心也。体也者，迹也。心迹之间有权存焉者，圣人之事也。

三皇同意而异化，五帝同言而异教，三王同象而异劝，五伯同数而异率。

同意而异化者必以道。

以道化民者，民亦以道归之，故尚自然。

夫自然者，无为无有之谓也。

无为者，非不为也，不固为者也，故能广。

无有者，非不有也，不固有者也，固能大。

广大悉备，而不固为固有者，其唯三皇乎？是故知能以道化天下者，天下亦以道归焉。

所以圣人有言曰：“我无为，而民自化；我无事，而民自富；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欲，而民自朴。”

其斯之谓欤？三皇同仁而异教化，五帝同礼而异教，三王同义而异劝，五伯同智而异率。

同礼而异皆者必以德。

以德教民者，民亦以德归之，故尚让。

夫尚让也者，先人后己之谓也。

以天下授人而不为轻，若素无之也。

受人之天下而不为重，若素有之也。

若素无素有者，谓不己无己有之也。

若己无己有，则举一毛以取与于人，犹有贪鄙之心生焉，而况天下者乎？能知其天下之天下非己之天下者，其唯五帝乎？是故能以德教天下者，天下亦以德归焉。

所以圣人有言曰：“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

其斯之谓欤？三皇同性而异化，五帝同情而异教，三王同形而异劝，五伯同体而异率。

同形而异劝者必以功。

以功劝民者，民亦以功归之，故尚政。

夫政也者，正也，以正正夫不正之谓也。

天下之正莫如利民焉，天下之不正莫如害民焉。

能利民者正，则谓之王矣。

能害民者不正，则谓之贼矣。

以利除害，安有去王耶？以王去贼，安有弑君耶？是故知王者，正也。

能以功正天下之不正者，天下亦以功归焉。

所以圣人有言曰：“天地革而四时成。

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

”其斯之谓欤？三皇同圣而异化，五帝同贤而异教，三王同才而异劝，五伯同术而异率。

同术而异率者必以力。

以力率民者，民亦以力归之，故尚争。

夫争也者，争夫利者也。

取与利不以义，然后谓之争。

小争交以言，大争交以兵。

争夫强者也，犹借夫名也者，谓之曲直。

名也者，命物正事之称也。

利也者，养人成务之具也。

名不以仁，无以守业。

利不以义，无以居功。

名不以功居，利不以业守，则乱矣，民所以必争之也。

五伯者，借虚名以争实利者也。

帝不足则王，王不足则伯，伯又不足则夷狄矣。

若然则五伯不谓无功于中国，语其王则未也。

过夷狄则远矣。

周之东迁，文武之功德于是乎尽矣。

犹能维持二十四君。

王室不绝如线，夷狄不敢屠杀中原者，由五伯借名之力也。

是故知能以力率天下者，天下亦以力归焉。

所以圣人有言曰：“眇能视，跛能履。

履虎尾，啖人，凶。

武人为于大君。

”其斯之谓欤？夫意也者尽物之性也，言也者尽物之情也，象也者尽物之形也，数也者尽物之体也。

仁也者尽人之圣也，礼也者尽人之贤也，义也者尽人之才也，智也者尽人之术也。

尽物之性者谓之道，尽物之情者谓之德，尽物之形者谓之功，尽物之体者谓之力。

尽人之圣者谓之化，尽人之贤者谓之教，尽人之才者谓之劝，尽人之术者谓之率。

道德功力者，存乎体者也。

化教劝率者，存乎用者也。

体用之间有变存焉者，圣人之业也。

夫变也者，昊天生万物之谓也。

权也者，圣人生万民之谓也。

非生物生民，而得谓之权变乎？善化天下者，止于尽道而已。

善教天下者，止于尽德而已。

善劝天下者，止于尽功而已。

善率天下者，止于尽力而已。

以道德功力为化者，乃谓之皇矣。

以道德功力为教者，乃谓之帝矣。

以道德功力为劝者，乃谓之王矣。

以道德功力为率者，乃谓之伯矣。

以化教劝率为道者，乃谓之《易》矣。

以化教劝率为德者，乃谓之《书》矣。

以化教劝率为功者，乃谓之《诗》矣。

以化教劝率为力者，乃谓之《春秋》矣。

此四者，天地始则始焉，天地终则终焉。

始终随乎天地者也。

夫古今者，在天地间犹旦暮也。

以今观今，则谓之今矣；以后观今，则今亦谓之古矣。

以今观古，则谓之古矣；以古自观，则古亦谓之今矣。

是知古亦未必为古，今亦未必为今。

皆自我而观之也。

安知千古之前万古之后，其人不自我而观之也。

若然，则皇帝王伯者，圣人之时也；《易》、《书》、《诗》、《春秋》者，圣人之经也。

时有消长；经有因革。

时有消长，否、泰尽之矣；经有因革，损、益尽之矣。

否、泰尽而体、用分；损、益尽而心、迹判。

体与用分，心与迹判，圣人之事业于是乎备矣。

所以，自古当世之君天下者，其命有四焉。

一曰正命；二曰受命；三曰改命；四曰摄命。

正命者，因而因者也；受命者因而革者也；改命者革而因者也；摄命者革而革者也。

因而因者长而长者也；因而革者长而消也；革而因者消而长也；革而革者消而消也。

革而革者，一世之事业也；革而因者，十世之事业也；因而革者，百世之事业也；因而因者，千世之事业也。

可以因则因，可以革则革者，万世之事业也。

一世之事业者，非五伯之道而何？十世之事业者，非三王之道而何？百世之事业者，非五帝之道而何？千世之事业者，非三皇之道而何？万世之事业者，非仲尼之道而何？是知，皇帝王伯者命世之谓也；仲尼者不世之谓也。

仲尼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

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

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如是则何止于百世而已哉！亿千万世皆可得而知之也。

人皆知仲尼之为仲尼，不知仲尼之所以为仲尼。

不欲知仲尼之所以为仲尼则已，如欲必知仲尼之所以为仲尼，则舍天地将奚之焉？人皆知天地之为天地，不知天地之所以为天地。

不欲知天地之所以为天地则已，如其必欲知天地之所以为天地，则舍动静将奚之焉？夫一动一静者，天地至妙者欤？夫一动一静之间者，天地人至妙至妙者欤？是故知仲尼之所以能尽三才之道者，谓其行无辙迹也。

孔子赞《易》自羲、轩而下，序《书》自尧、舜而下，删《诗》自文、武而下，修《春秋》自桓、文而下。

自羲、轩而下，祖三皇也。

自尧、舜而下，宗五帝也。

自文、武而下，子三王也。

自桓、文而下，孙五伯也。

祖三皇，尚贤也。

宗五帝，亦尚贤也。

三皇尚贤以道，五帝尚贤以德。

子三王，尚亲也。

孙五伯，亦尚亲也。

三王尚亲以功，五伯尚亲以力。

呜呼，时之既往亿万千年，时之未来亦亿万千年，何祖宗之寡而子孙之多耶？此所以重赞尧、舜，至禹曰：“禹，吾无间然矣。

”仲尼后禹千五百余年，今之后仲尼又千五百余年，虽不敢比德仲尼，上赞尧、舜、禹，岂不敢如孟子上赞仲尼乎？人谓仲尼惜乎无土，吾独以为不然。

匹夫以百亩为土，大夫以百里为土，诸侯以四境为土，天子以四海为土，仲尼以万世为土。

若然则孟子言自生民以来，未有有如夫子，斯亦不为之过矣。

夫人不能自富，必待天与其富然后能富。

人不能自贵，必待天与其贵然后能贵。

若然则富贵在天也，不在人也。

有求而得之者，有求而不得者矣。

是系乎天者也。

功德在人也，不在天也。

可修而得之，不修则不得。

是非系乎天也，系乎人者也。

夫人之能求而得富贵者，求其可得者也。

非其可得者，非所以能求之也。

昧者不知，求而得之，则谓其己之能得也，故矜之；求而不得，则谓其人之不与也，故怨之。

如知其己之所以能得，人之所以能与，则天下安有不知量之人邪！天下至富也，天子至贵也，岂可妄意求而得之也。

虽然，天命亦未始不由积功累行，圣君艰难以成之，庸君暴虐以坏之。

是天欤？是人欤？是人欤？是知人作之咎，固难逃已。

天降之灾，禳之奚益？积功累行，君子常分，非有求而然也。

有求而然者，所以谓利乎仁者也。

君子安有余事于其间哉！然而有幸与不幸者，始可语命也已。

夏禹以功有天下，夏桀以虐失天下；殷汤以功有天下，殷纣以虐失天下；周武以功有天下，周幽以虐失天下。

三者虽时不同，其成败之形一也。

平王东迁，无功以复王业；赧王西走，无虐以丧王室。

威令不逮一小国，诸侯依存于五伯而已。

此又奚足道哉！但时无真王者出焉。

虽有虚名，与杞宋其谁曰少异？是时也。

《春秋》之作不亦宜乎！仲尼修经周平王之时，《书》终于晋文侯，《诗》列为王国风，《春秋》始于鲁隐公，《易》尽于未济卦。

予非知仲尼者，学为仲尼者也。

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而出自诸侯，天子之重去矣。

宗周之功德自文、武出，而出自幽、厉，文、武之基息矣。

由是犬戎得以侮中国。

周之诸侯非一，独晋能攘去戎狄，徙王东都洛邑，用存王国，为天下伯者之唱，桓鬯圭瓚之所锡，其能免乎？《传》称子贡欲去鲁告朔之饩羊，孔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

是知名存实亡者，犹愈于名实俱亡者矣。

礼虽废而羊存，则后世安知无不复行礼者矣。

晋文公尊王，虽用虚名，犹能力使天下诸侯知周有天子，而不敢以兵加之也。

及晋之丧也，秦由是敢灭周。

斯爱礼之言，信不诬矣。

齐景公尝一日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是时也，诸侯僭天子，陪臣执国命，禄去公室，政出私门。

景公自不能上奉周天子，欲其臣下奉己，不亦难乎？厥后齐祚卒为田氏所移。

夫齐之有田氏者，亦犹晋之有三家也。

晋之有三家，亦犹周之有五伯也。

韩、赵、魏之于晋也，既立其功，又分其地，既卑其主，又夺其国。

田氏之于齐也，既得其禄，又专其政，既杀其君，又移其祚。

其如天下之事，岂无渐乎？履霜之戒，宁不思乎？《传》称王者往也。

能往天下者可以王矣。

周之衰也，诸侯不朝天子久矣。

及楚预中国会盟，仲尼始进爵为之子，其于僭王也，不亦陋乎？夫以力胜人者，人亦以力胜之。

吴尝破越而有轻楚之心，及其破楚又有骄齐之志，贪婪攻取，不顾德义，侵侮齐晋，专以夷狄为事，遂复为越所灭。

越又不监之，其后复为楚所灭。

楚又不监之，其后复为秦所灭。

秦又不监之，其后复为汉所伐。

恃强凌弱，与豺狼何以异乎？非所以谓中国义理之师也，宋之为国也，爵高而力卑者乎？盟不度德，会不量力，区区与诸侯并驱中原，耻居其后。

其于伯也，不亦难乎？周之同姓诸侯而克永世者，独有燕在焉。

燕处北陆之地，去中原特远，苟不随韩、赵、魏、齐、楚较利刃，争虚名，则足以养德待时，观诸侯之变。

秦虽虎狼，亦未易加害。

延十五、六年后，天下事未可知也。

中原之地方九千里，古不加多而今不加少。

然而有祚长祚短地大地小者，攻守异故也。

自三代以降，汉、唐为盛，秦界于周、汉之间矣。

秦始盛于穆公，中于孝公，终于始皇。

起于西夷，迁于岐山，徙于咸阳。

兵溲宇内，血流天下，并吞四海，庚革古今。

虽不能比德三代，非晋、隋可同年而语也。

其祚之不永，得非用法太酷，杀人之多乎？所以仲尼序《书》终于《秦誓》一事，其旨不亦远乎？夫好生者生之徒也，好杀者死之徒也。

周之好生也以义，汉之好生也亦以义。

秦之好杀也以利，楚之好杀也亦以利。

周之好生也以义，而汉且不及。

秦之好杀也以利，而楚又过之。

天之道，人之情，又奚择于周、秦、汉、楚哉？择乎善恶而已。

是知善也者无敌于天下，而天下共善之。

恶也者亦无敌于天下，而天下亦共恶之。

天之道，人之情，又奚择于周、秦、汉、楚哉？择乎善恶而已。

昔者孔子语尧舜，则曰“垂衣裳而天下治”；语汤武，则曰“顺乎天而应乎人”。

斯言可以该古今帝王受命之理也。

尧禅舜以德，舜被禹以功。

以德帝也，以功亦帝也。

然而德下一等，则入于功矣。

汤伐桀以放，武伐纣以杀。

以放王也，以杀亦王也。

然而放下一等，则入于杀矣。

是知时有消长，事有因革，前圣后圣非出于一途哉。

天与人相为表里。

天有阴阳，人有邪正。

邪正之由，系乎上之所好也。

上好德则民用正，上好佞则民用邪。

邪正之由有自来矣。

虽圣君在上，不能无小人，是难其为小人。

虽庸君在上，不能无君子，是难其为君子。

自古圣君之盛，未有如唐尧之世，君子何其多耶，时非无小人也，是难其为小人，故君子多也。

所以虽有四凶，不能肆其恶。

自古庸君之盛，未有如商纣之世，小人何其多耶，时非无君子也，是难其为君子，故小人多也。

所以虽有三仁，不能遂其善。

是知君择臣臣择君者，是系乎人也；君得臣臣得君者，是非系乎人也，系乎天者也。

贤愚人之本性，利害民之常情。

虞舜陶于河滨，傅说筑于岩下。

天下皆知其贤，而百执事不为之举者，利害使之然也。

吁，利害丛于中而矛戟森于外，又安知有虞舜之圣而傅说之贤哉？河滨非禅让之所，岩下非求相之方。

昔也在亿万人之下，而今也在亿万人之上，相去一何远之甚也！然而必此云者，贵有名者也。

《易》曰：“坎，有孚维心，亨。”

行有尚。

”中正行险，往且有功，虽危无咎，能自信故也。

伊尹以之，是知古之人患名过实者有之矣。

其间有幸与不幸者，虽圣人力有不及者矣。

伊尹行冢宰，居责成之地。

借使避放君之名，岂曰不忠乎？则天下之事去矣，又安能正嗣君，成终始之大忠者乎？吁，若委寄于匪人，三年之间其于嗣君何？则天下之事亦去矣。

又安有伊尹也？“坎，有孚维心，亨”，不亦近之乎？《易》曰：“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刚健主豫，动而有应，群疑乃亡，能自强故也。

周公以之，是知圣人不能使人无谤，能处谤者也。

周公居总，已当任重之地。

借使避灭亲之名，岂曰不孝乎？则天下之事去矣，又安能保嗣君，成终始之大孝乎？吁，若委寄于匪人，七年之间其于嗣君何？则天下之事亦去矣。

又安有周公也？“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不亦近之乎？夫天下将治，则人必尚行也；天下将乱，则人必尚言也。

尚行则笃实之风行焉；尚言则诡譎之风行焉。

天下将治，则人必尚义也；天下将乱，则人必尚利也。

尚义则谦让之风行焉；尚利则攘夺之风行焉。

三王尚行者也，五伯尚言者也。

尚行者必入于义也，尚言者必入于利也。

义利之相去一何远之如是耶？是知言之于口不若行之于身，行之于身不若尽之于心。

言之于口，人得而闻之；行之于身，人得而见之；尽之于心，神得而知之。

人之聪明犹不可欺，况神之聪明乎？是知无愧于口不若无愧于身，无愧于身不若无愧于心。

无口过易，无身过难。

无身过易，无心过难。

既无心过，何难之有？吁，安得无心过之人而与之语心哉！是故知圣人所以能立乎无过之地者，谓其善事于心者也。

仲尼曰：“韶尽美矣，又尽善也。

武尽美矣，未尽善也。

”又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

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是知武王虽逮舜之尽善尽美，以其解天下之倒悬，则下于舜一等耳。

桓公虽不逮武之应天顺人，以其霸诸侯一匡天下，则高于狄亦远矣。

以武比舜，则不能无过，比桓则不能无功。

以桓比狄则不能无功，比武则不能无过。

汉氏宜立乎其武、桓之间矣。

是时也，非会天下民厌秦之暴且甚，虽十刘季百子房，其于人心之未易何？且古今之时则异也，而民好生恶死之心非异也。

自古杀人之多未有如秦之甚，天下安有不厌之乎？杀人之多不必以刃，谓天下之人无生路可趋，而又况以刃多杀天下之人乎？秦二世万乘也，求为黔首而不能得。

汉刘季匹夫也，免为元首而不能已。

万乘与匹夫相去有间矣，然而有时而代之者，谓其天下之利害有所悬之耳。

天之道非祸万乘而福匹夫也，谓其祸无道而福有道也。

人之情非去万乘而就匹夫也，谓其去无道而就有道也。

万乘与匹夫相去有间矣，然而有时而代之者，谓其直以天下之利害有所悬之耳。

日既没矣，月既望矣，星不能不希矣。

非星之希，是星难乎其光矣，能为其光者不亦希乎？汉、唐既创业矣，吕、武既擅权矣，臣不能不希矣。

非臣之希，是臣难乎其忠矣，能为其忠者不亦希乎？是知从天下事易，死天下事难。

死天下事易，成天下事难。

苟能成之，又何计乎死与生也？如其不成，虽死奚益？况其有正与不正者乎？是其死于不正，孰若生于正？与其生于不正，孰若死于正？在乎忠与智者之一择焉。

死固可惜，贵乎成天下事也。

如其败天下之事，一死奚以塞责？生固可爱，贵乎成天下之事也。

如其败天下之事，一生何以收功？噫，能成天下之事，又能不失其正而生者，非汉之留侯，唐之梁公而何？
微斯二人，则汉唐之祚或几乎移矣。

岂若虚生虚死者譬之萧艾，忠与智者不游乎其间矣。

仲尼曰：“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

诚哉，是言也！”自极乱至于极治，必三变矣。

三皇之法无杀，五伯之法无生。

伯一变至于王矣，王一变至于帝矣，帝一变至于皇矣。

其于生也，非百年而何？是知三皇之世如春，五帝之世如夏，三王之世如秋，五伯之世如冬。

如春温如也，如夏燠如也，如秋凄如也，如冬冽如也。

春夏秋冬者，昊天之时也。

《易》、《书》、《诗》、《春秋》者，圣人之经也。

天时不差则岁功成矣，圣经不忒则君德成矣。

天有常时，圣有常经，行之正则正矣，行之邪则邪矣。

邪正之间有道在焉。

行之正则谓之正道，行之邪则谓之邪道。

邪正由人乎？由天乎？天由道而生，地由道而成，物由道而形，人由道而行。

天、地、人、物则异也，其于由道一也。

夫道也者，道也。

道无形，行之则见于事矣。

如道路之道，坦然，使千亿万年行之，人知其归者也。

或曰：“君子道长则小人道消，君子道消则小人道长。

长者是，则消者非也；消者是，则长者非也。

何以知正道邪道之然乎？”吁，贼夫人之论也！不曰君行君事，臣行臣事，父行父事，子行子事，夫行夫事，妻行妻事，君子行君子事，小人行小人事，中国行中国事，夷狄行夷狄事，谓之正道。

君行臣事，臣行君事，父行子事，子行父事，夫行妻事，妻行夫事，君子行小人事，小人行君子事，中国行夷狄事，夷狄行中国事，谓之邪道。

至于三代之世治，未有不治人伦之为道也；三代之世乱，乱未有不乱人伦之为道也。

后世之慕三代之治世者，未有不正人伦者也；后世之慕三代之乱世者，未有不乱人伦者也。

自三代而下，汉唐为盛，未始不由治而兴，乱而亡。

况其不盛于汉唐者乎？其兴也，又未始不由君道盛，父道盛，夫道盛，君子之道盛，中国之道盛；其亡也，又未始不由臣道盛，子道盛，妻道盛，小人之道盛，夷狄之道盛。

噫，二道对行，何故治世少而乱世多耶？君子少而小人多耶？曰：岂不知阳一而阴二乎？天地尚由是道而生，况其人与物乎？人者，物之至灵者也。

物之灵未若人之灵，尚由是道而生，又况人灵于物者乎？是知人亦物也，以其至灵，故特谓之人也。

日经天之元，月经天之会，星经天之运，辰经天之世。

以日经日则元之元可知之矣；以日经月则元之会可知之矣；以日经星则元之运可知之矣；以日经辰则元之世可知之矣。

以月经日则会之元可知之矣；以月经月则会之会可知之矣；以月经星则会之运可知之矣；以月经辰则会之世可知之矣。

以星经日则运之元可知之矣；以星经月则运之会可知之矣；以星经星则运之运可知之矣；以星经辰则运之世可知之矣。

以辰经日则世之元可知之矣；以辰经月则世之会可知之矣；以辰经星则世之运可知之矣；以辰经辰则世之世可知之矣。

元之元一，元之会十二，元之运三百六十，元之世四千三百二十。

会之元十二，会之会一百四十四，会之运四千三百二十，会之世五万一千八百四十。

运之元三百六十，运之会四千三百二十，运之运一十二万九千六百，运之世一百五十五万五千二百。

世之元四千三百二十，世之会五万一千八百四十，世之运一百五十五万五千二百，世之世一千八百六十六万二千四百。

元之元以春行春之时也；元之会以春行夏之时也；元之运以春行秋之时也；元之世以春行冬之时也。

会之元以夏行春之时也；会之会以夏行夏之时也；会之运以夏行秋之时也；会之世以夏行冬之时也。

运之元以秋行春之时也；运之会以秋行夏之时也；运之运以秋行秋之时也；运之以秋行冬之时也。

世之元以冬行春之时也；世之会以冬行夏之时也；世之运以冬行秋之时也；世之世以冬行冬之时也。

皇之皇以道行道之事也；皇之帝以德行德之事也；皇之王以道行功之事也；皇之伯以道行力之事也。

帝之皇以德行道之事也；帝之帝以德行德之事也；帝之王以德行功之事也；帝之伯以德行力之事也。

王之皇以功行道之事也；王之帝以功行德之事也；王之王以功行功之事也；王之伯以功行力之事也。

伯之皇以力行道之事也；伯之帝以力行德之事也；伯之王以力行功之事也；伯之伯以力行力之事也。

时有消长，事有因革。

非圣人无以尽之。

所以仲尼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

可与适道，未可与立。

可与立，未可与权。”

是知千万世之时，千万世之经，岂可画地而轻言也哉！三皇春也，五帝夏也，三王秋也，五伯冬也。

七国，冬之余冽也。

汉王而不足，晋伯而有余。

三国，伯之雄者也。

十六国，伯之丛者也。

南五代，伯之借乘也。

北五朝，伯之传舍也。

隋，晋之子也。

唐，汉之弟也。

隋季诸郡之伯，江汉之余波也。

唐季诸镇之伯，日月之余光也。

后五代之伯，日未出之星也。

自尧舜至于今，上下三千余年，前后百有余世，书传可明纪者，四海之内，九州之间，其间或合或离，或治或隳，或强或羸，或唱或随，未始有兼世而能一其风俗者。

吁，古者谓三十年为一世，岂徒然哉？俟化之必洽，教之必浹，民之情始可一变矣。

苟有命世之人继世而兴焉，则虽民如夷狄，三变而帝道可举。

惜乎时无百年之世，世无百年之人，比其有代则贤之与不肖，何止于相半也？时之难不其然乎？人之难不其然乎？

太阳之体数十，太阴之体数十二，少阳之体数十，少阴之体数十二。

少刚之体数十，少柔之体数十二，太刚之体数十，太柔之体数十二。

进太阳、少阳、太刚、少刚之体数，退太阴、少阴、太柔、少柔之体数，是谓太阳、少阳、太刚、少刚之用数。

进太阴、少阴、太柔、少柔之体数，退太阳、少阳、太刚、少刚之体数，是谓太阴、少阴、太柔、少柔之用数。

太阳、少阳、太刚、少刚之体数一百六十，太阴、少阴、太柔、少柔之体数一百九十二。

太阳、少阳、太刚、少刚之用数一百一十二，太阴、少阴、太柔、少柔之用数一百五十二。

以太阳、少阳、太刚、少刚之用数唱太阴、少阴、太柔、少柔之用数，是谓日月星辰之变数。

以太阴、少阴、太柔、少柔之用数唱太阳、少阳、太刚、少刚之用数，是谓水火土石之化数。

日月星辰之变数一万七千二十四，谓之动数。

水火土石之化数一万七千二十四，谓之植数。

再唱和日月星辰水火土石之变化通数二万八千九百八十一万六千五百七十六，谓之动植通数。

日月星辰者，变乎暑寒昼夜者也；水火土石者，化乎风雨露雷者也。

暑寒昼夜者，变乎性情形体者也；风雨露雷者，化乎走飞草木者也。

暑变走飞草木之性，寒变走飞草木之情，昼变走飞草木之形，夜变走飞草木之体。

雨化性情形体之走，风化性情形体之飞，露化性情形体之草，雷化性情形体之木。

性情形体者，本乎天者也；走飞草木者，本乎地者也。

本乎天者，分阴分阳之谓也；本乎地者，分刚分柔之谓也。

夫分阴分阳、分刚分柔者，天地万物之谓也。

备天地万物者，人之谓也。

有日日之物者也，有日月之物者也，有日星之物者也，有日辰之物者也。

有月日之物者也，有月月之物者也，有月星之物者也，有月辰之物者也。

有星日之物者也，有星月之物者也，有星星之物者也，有星辰之物者也。
 有辰日之物者也，有辰月之物者也，有辰星之物者也，有辰辰之物者也。
 日日物者，飞飞也，日月物者，飞走也，日星物者，飞木也，日辰物者，飞草也。
 月日物者，走飞也，月月物者，走走也，月星物者，走木也，月辰物者，走草也。
 星日物者，木飞也，星月物者，木走也，星星物者，木木也，星辰物者，木草也。
 辰日物者，草飞也，辰月物者，草走也，辰星物者，草木也，辰辰物者，草草也。
 有皇皇之民者也，有皇帝之民者也，有皇王之民者也，有皇伯之民者也。
 有帝皇之民者也，有帝帝之民者也，有帝王之民者也，有帝伯之民者也。
 有王皇之民者也，有王帝之民者也，有王王之民者也，有王伯之民者也。
 有伯皇之民者也，有伯帝之民者也，有伯王之民者也，有伯伯之民者也。
 皇皇民者士士也，皇帝民者士农也，皇王民者土工也，皇伯民者士商也。
 帝皇民者农士也，帝帝民者农农也，帝王民者农工也，帝伯民者农商也。
 王皇民者工士也，王帝民者工农也，王王民者工工也，王伯民者工商也。
 伯皇民者商士也，伯帝民者商农也，伯王民者商工也，伯伯民者商商也。
 飞飞物者性性也，飞走物者性情也，飞木物者性形也，飞草物者性体也。
 走飞物者情性也，走走物者情情也，走木物者情形也，走草物者情体也。
 木飞物者形性也，木走物者形情也，木木物者形形也，木草物者形体也。
 草飞物者体性也，草走物者体情也，草木物者体形也，草草物者体体也。
 士士民者仁仁也，士农民者仁礼也，土工民者仁义也，士商民者仁智也。
 农士民者礼仁也，农农民者礼礼也，农工民者礼义也，农商民者礼智也。
 工士民者义仁也，工农民者义礼也，工工民者义义也，工商民者义智也。
 商士民者智仁也，商农民者智礼也，商工民者智义也，商商民者智智也。
 飞飞之物一之一，飞走之物一之十，飞木之物一之百，飞草之物一之千。
 走飞之物十之一，走走之物十之十，走木之物十之百，走草之物十之千。
 木飞之物百之一，木走之物百之十，木木之物百之百，木草之物百之千。
 草飞之物千之一，草走之物千之十，草木之物千之百，草草之物千之千。
 士士之民一之一，士农之民一之十，土工之民一之百，士商之民一之千。
 农士之民十之一，农农之民十之十，农工之民十之百，农商之民十之千。
 工士之民百之一，工农之民百之十，工工之民百之百，工商之民百之千。
 商士之民千之一，商农之民千之十，商工之民千之百，商商之民千之千。
 一一之飞当兆物，一十之飞当亿物，一百之飞当万物，一千之飞当千物。
 十一之走当亿物，十十之走当万物，十百之走当千物，十千之走当百物。
 百一之木当万物，百十之木当千物，百百之走当百物，百千之木当十物。
 千一之草当千物，千十之草当百物，千百之草当十物，千千之草当一物。

一一之士当兆民，一十之士当亿民，一百之士当万民，一千之士当千民。

十一之农当亿民，十十之农当万民，十百之农当千民，十千之农当百民。

百一之工当万民，百十之工当千民，百百之工当百民，百千之工当十民。

千一之商当千民，千十之商当百民，千百之商当十民，千千之商当一民。

为一一之物能当兆物者，非巨物而何？为一一之民能当兆民者，非巨民而何？为千千之物能分一物者，非细物而何？为千千之民能分一民者，非细民而何？固知物有大小，民有贤愚。

移昊天生兆物之德而生兆民，则岂不谓至神者乎？移昊天养兆物之功而养兆民，则岂不谓至圣者乎？吾而今而后知践形为大，非大圣大神之人，岂有不负于天地者矣？夫所以谓之观物者，非以目观之也。

非观之以目而观之以心也，非观之以心而观之以理也。

天下之物莫不有理焉，莫不有性焉，莫不有命焉。

所以谓之理者，穷之而后可知也。

所以谓之性者，尽之而后而知之也。

所以谓之命者，至之而后可知也。

此三知者，天下之真知也。

虽圣人无以过之也，而过之者非所以谓之圣人也。

夫鉴之所以能为明者，谓其能不隐万物之形也。

虽然鉴之能不隐万物之形，未若水之能一万物之形也。

虽然水之能一万物之形，又未若圣人之能一万物之情也。

谓其圣人之能反观也。

所以谓之反观者，不以我观物也。

不以我观物者，以物观物之谓也。

既能以物观物，又安有我于其间哉！是知我亦人也，人亦我也。

我与人皆物也。

此所以能用天下之目为己之目，其目无所不观矣。

用天下之耳为己之耳，其耳无所不听矣。

用天下之口为己之口，其口无所不言矣。

用天下之心为己之心，其心无所不谋矣。

夫天下之观，其于见也不亦广乎？天下之听，其于闻也不亦远乎？天下之言，其于论也不亦高乎？天下之谋，其于乐也不亦大乎？夫其见至广，其闻至远，其论至高，其乐至大，能为至广至远至高至大之事而中无一为焉，岂不谓至神至圣者乎？非唯吾谓之至神至圣者乎，而天下谓之至神至圣者乎。

而千万世之天下谓之至神至圣者乎。

过此以往，未之或知也已。

天地是最宏大的存在，但它们的规律依然可以被穷尽：天道用阴阳来涵盖，地道用刚柔来涵盖。阴阳运行生出四季，刚柔交错形成四方。四时四方，已是天地最大的框架，任何事物都逃不出这个范围。然而天地从不以“宏大”自居，正因如此，才成就了真正的宏大。

天从运动中产生，地从静止中产生。动静相交，天地之道便完备了。

运动开始时阳气生发，运动到极点则阴气产生；静止开始时柔性显现，静止到极点则刚性显现。大动为太阳、小动为少阳，大静为太阴、小静为少阴——太阳化为日，太阴化为月，少阳化为星，少阴化为辰（时辰），四者交织构成天的形体。太柔为水，太刚为火，少柔为土，少刚为石，四者交织构成地的形体。

日生暑热，月生寒凉，星主白昼，辰主黑夜；暑寒昼夜的交替，穷尽了天的变化。水化为雨，火化为风，土化为露，石化为雷；雨风露雷的轮转，穷尽了地的化育。

暑热改变生物的性质，寒凉改变生物的情感，白昼改变生物的形态，黑夜改变生物的体质——性情形体相互感应，动植物对天的感受便完备了。雨水化育走兽，风化育飞禽，露水化育草类，雷声化育木类——走飞草木彼此呼应，动植物对地的回应便完备了。

走兽之中，因暑热而变者是“性之走”，因寒凉而变者是“情之走”，因昼光而变者是“形之走”，因夜色而变者是“体之走”……（飞禽、草、木依此类推，四类各有四变，共十六种分法。）

性情形体，与雨风露雷各有对应；而走飞草木，又各善于色声气味中的某一项，各有擅长的感官——走兽善用耳朵，飞禽善用眼睛，草类善用口味，木类善用嗅觉。

唯有人，暑寒昼夜的变化无不感受，雨风露雷的化育无不领受，性情形体无不感应，走飞草木无不呼应。以眼睛感知万物的颜色，以耳朵感知万物的声音，以鼻子感知万物的气息，以口感知万物的滋味——人能凌驾万物之上，这难道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人之所以超越万物，在于目能收纳万物之色，耳能收纳万物之声，鼻能收纳万物之气，口能收纳万物之味。声色气味是万物的本体，目耳口鼻是人的功用。本体没有固定的功用，唯有变化才是其用；功用没有固定的本体，唯有化育才是其体。体与用相交，人与万物之道便完备了。

物有一物之量，也有兆物之量；人有一人之格，也有兆人之格。能承载兆物的，不正是人吗？能承载兆人的，不正是圣人吗？

圣人之所以为圣，在于他能以一心观万心，以一身观万身，以一物观万物，以一世观万世；能以心代天意，以口代天言，以手代天功，以身代天事；能上顺天时，下应地理，中徇物情，通尽人事；能弥纶天地，出入造化，进退今古，表里时事。

圣人不是每个时代都会出现的，我虽无缘目见，但察其心迹、探其体用，即便相隔亿万千年，仍可以用道理来认识他。

如果有人告诉我：“天地之外，还有另一套天地万物，与此处截然不同。”我无法知道这件事——不仅是我，就连圣人也无法知道。所谓“知”，是心能领悟；所谓“言”，是口能表达。心尚且无法领悟，口又怎能言说？以不可知之事为知，叫做妄知；以不可言之事为言，叫做妄言。

《易》曰：“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所谓理，是万物的条理；所谓性，是天赋的本性；所谓命，是处理理与性的主宰。能处理理与性的，非“道”而何？道是天地之根本，天地是万物的根本。以天地观万物，万物不过是万物；以道观天地，天地也不过是万物之一。

道的全部在天，天的全部在地，天地的全部在万物，天地万物的全部在人。人若能明白天地万物之道何以汇聚于人，才能真正治理百姓。

天能涵尽万物，称为“昊天”；人能涵尽万民，称为“圣人”。昊天并非异于万物，圣人并非异于万民，只是能完全包容而已。因此圣人与昊天同一道，万民与万物亦可同一道。

昊天管理万物有四个府库：春夏秋冬——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万物无论多少，都逃不出这四府。圣人管理万民也有四个府库：《易》、《书》、《诗》、《春秋》——《易》为生民之府，《书》为长民之府，《诗》为收民之府，《春秋》为藏民之府，万民无论多少，都逃不出这四府。昊天以时节授予人类，圣人以典籍效法天道。

观春则知《易》之要旨，观夏则知《书》之要旨，观秋则知《诗》之要旨，观冬则知《春秋》之要旨。

皇帝王伯是《易》的体现：三皇修意（以道化民），五帝修言（以德教民），三王修象（以功劝民），五伯修数（以力率民）。以道化民者，民亦以道归之，故崇尚自然。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固执为之，故能广大。以德教民者，民亦以德归之，故崇尚谦让——给予天下而不觉轻，接受天下而不觉重。以功劝民者，民亦以功归之，故崇尚政治——正者利民，不正者害民；以功正不正，汤武革命顺天应人。以力率民者，民亦以力归之，故崇尚竞争——五伯借虚名以争实利，维系了周室不绝如缕的存在。

古今之别，不过如同天地间的朝与暮。以今观今是今，以后观今则今也是古；以今观古是古，以古自观则古也是今。古未必是古，今未必是今，皆因观察者的立场而异。

命有四种：正命（因而因）、受命（因而革）、改命（革而因）、摄命（革而革）。革而革者成就一世之业，革而因者成就十世之业，因而革者成就百世之业，因而因者成就千世之业，可因则因可革则革者成就万世之业——万世之业，非仲尼之道而何？

富贵在天，不在人之强求；功德在人，可修而得，不修则不得。知此则不矜不怨，安于本分，随命而行。夏禹以功得天下，夏桀以虐失天下；殷汤以功得天下，殷纣以虐失天下；周武以功得天下，周幽以虐失天下——三者时代不同，成败之形如出一辙。

好生者是生之徒，好杀者是死之徒。周以义好生，汉亦以义好生；秦以利好杀，楚亦以利好杀。天道人情的抉择，不过善恶之别而已。善者天下共善之，恶者天下共恶之。

关键词

太阳/太阴/少阳/少阴： 邵雍将动静大小细分为四象，对应日月星辰，是从阴阳二元向四元乃至万物推衍的基本框架。

道/德/功/力： 治天下的四种层次——道是自然无为（三皇），德是谦让教化（五帝），功是政治建设（三王），力是武力权谋（五伯），层次依次递降。

四府： 天的四府为春夏秋冬，圣人的四府为《易》《书》《诗》《春秋》，是邵雍将自然节律与人文典籍对应的核心结构。

正命/受命/改命/摄命： 君主执政的四种命格——"因"为沿袭旧制，"革"为变革更新，四种组合对应从一世到千世不同长度的历史事业。

妄知/妄言： 对超出心智认知范围之事的强行断言，邵雍以此划定知识的边界——心不能知则不能言，知识诚实的边界即认知的边界。

现代启示

邵雍构建了一套从天地到人心的完整信息论：万物的声色气味是"数据"，人的目耳口鼻是"传感器"，圣人的一心观万心则是最高维度的"模式识别"。他对"妄知妄言"的警惕，与现代认识论高度呼应——我们能言说的，边界止于我们能认知的。在信息爆炸的今天，我们拥有比任何时代都多的"数据"，却未必拥有更深的"道"。道德功力四层治理模型也提醒我们：单靠规则（力）或制度（功）维系的组织，其生命周期远短于依靠文化（德）和价值观（道）凝聚的组织。

富贵在天、功德在人这一判断，既非宿命论也非唯意志论，而是一种精准的责任划分——你无法控制的，不必执念；你可以控制的，不可推卸。

引发思考的问题：如果邵雍的"知识边界"原则成立，那么今天我们对未来的种种预测、对他人内心的种种判断，有多少是"知"，有多少是"妄知"？

观物外篇

原文

观物外篇

（邵伯温据张岷记邵雍讲学语录整理而成）

天数五，地数五，合而为十，数之全也。天以一而变四，地以一而变四。四者有体也，而其一者无体也，是谓有无之极也。天之体数四而用者三，不用者一也；地之体数四而用者三，不用者一也。是故无体之一以况自然也。不用之一以况道也。用之者三以况天地人也。

体者八变，用者六变。是以八卦之象，不易者四，反易者二，以六卦变而成八也。

重卦之象，不易者八，反易者二十八，以三十六变而成六十四也。

故爻止于六，卦尽于八。策穷于三十六，而重卦极于六十四也。卦成于八，重于六十四，爻成于六；策穷于三十六，而重于三百八十四也。

天有四时，一时四月，一月四十日，四四十六，各去其一，是以一时三月，一月三十日也。四时体数也，三月、三十日用数也。体虽具四，而其一常不用也，故用者止于三而极于九也。体数常偶，故有四，有十二；用数常奇，故有三，有九。

大数不足而小数常盈者，何也？以其大者不可见而小者可见也。故时止乎四，月止乎三，而日盈乎十也。是以人之肢体有四而指有十也。

天见乎南而潜乎北，极于六而余于七。是以人知其前昧其后，而略其左右也。

天体数四而用三，地体数四而用三。天克地，地克天，而克者在地，犹昼之余分在夜也。是以天三而地四。

天有三辰，地有四行也。然地之大，且见且隐，其余分之谓耶？

乾七子，兑六子，离五子，震四子，巽三子，坎二子，艮一子，坤全阴，故无子。乾七子，坤六子，兑五子，艮四子，离三子，坎二子，震一子，巽刚，故无子。

天有二正，地有二正，而共用二变以成八卦也。天有四正，地有四正，共用二十八变以成六十四卦也。是以小成之卦，正者四，变者二，共六卦也。大成之卦，正者八，变者二十八，共三十六卦也。乾坤坎离为三十六卦之祖也，兑震巽艮为二十八卦之祖也。

乾坤七变，是以昼夜之极不过七分也。艮兑六变，是以月止于六，共为十二也。离坎五变，是以日止于五，共为十日也。震巽四变，是以体止于四，共为八也。

卦之正、变共三十六，而爻又有二百一十六，则用数之策也。三十六去四则三十二也，又去四则二十八也，又去四则二十四也。故卦数三十二位，去四而言之也；天数二十八位，去八而言之也；地数二十四位，去十二而言之也。四者乾坤坎离也，八者并颐、中孚、大、小过也。十二者，并兑、震、泰、既济也。

日有八位而用止于七，去乾而言之也。月有八位而用止于六，去兑而言之也。星有八位而用止于五，去离而言之也。辰有八位而用止于四，去震而言之也。

日有八位，而数止于七，去泰而言之也。

月自兑起者，月不能及日之数也。故十二月常余十二日也。

乾，阳中阳，不可变，故一年止举十二月也。震，阴中阳，不可变，故一日之十二时不可见也。兑，阳中阴，离，阴中阳，皆可变，故日月之数可分也。是阴数以十二起，阳数以三十起，常存二六也。

举年见月，举月见日，举日见时，阳统阴也。是天四变含地四变。日之变含月与星辰之变也。是以一卦含四卦也。

日一位，月一位，星一位，辰一位。日有四位，月有四位，星有四位，辰有四位。四四有十六位。此一变而日月之数穷矣。

天有四变，地有四变，变有长也，有消也。十六变而天地之数穷矣。

日起于一，月起于二，星起于三，辰起于四。引而伸之，阳数常六，阴数常二，而小大之运穷。

三百六十变为十二万九千六百。

十二万九千六百变为一百六十七亿九千六百一十六万。

一百六十七亿九千六百一十六万变为二万八千二百一十一兆九百九十万七千四百五十六亿。

以三百六十为时，以十二万九千六百为日，以一百六十七亿九千六百一十六万为月，以二万八千二百一十一兆九百九十万七千四百五十六亿为年，则大小运之数立矣。

二万八千二百一十一兆九百九十万七千四百五十六亿分而为十二，前六限为长，后六限为消，以当一年十二月之数，而进退三百六十日矣。

一百六十七亿九千六百一十六万分而为三十，以当一月三十日之数，随大运消长而进退六十日矣。十二万九千六百分而为十二，以当一日十二时之数，而进退六日矣。三百六十以当一时之数，随小运之进退，以当昼夜之时也。

十六变之数，去其交数，取其用数，得二万八千二百一十一兆九百九十万七千四百五十六亿。分为十二限，前六限为长，后六限为消，每限得十三亿九千九百六十八万之一百六十七亿九千六百一十六万。

每一百六十七亿九千六百一十六万年，开一分，进六十日也。六限开六分，进三百六十日也。犹有余分之一，故开七分，进三百六十六日也。其退亦是矣。

十二万九千六百，去其三者，交数也，取其七者，用数也。

用数三而成于六，加余分故有七也。

七之得九万七千二百年，半之得四万五千三百六十年，以进六日也。

日有昼夜，数有机柩，以成十有二日也。

每三千六百年进一日，凡四万三千二百年进十有二日也。

余二千一百六十年以进余分之六，合交数之二千一百六十年，共进十有二分以为闰也。

故小运之变，凡六十而成三百六十有六日也。

六者三天也，四者两地也。

天统乎体而托地以为体，地分乎用而承天以为用。

天地相依，体用相附。

乾为一，乾之五爻分而为大有，以当三百六十之数也。

乾之四爻分而为小畜，以当十二万九千六百之数也。

乾之三爻分而为履，以当一百六十七亿九千六百一十六万之数也。

乾之二爻分而为同人，以当二万八千二百一十一兆九百九十万七千四百五十六亿之数也。

乾之初爻分而为姤，以当七稊九千五百八十六万六千一百一十垓九千九百四十六万四千八京八千四百三十九万一千九百三十六兆之数也。

是谓分数也。

分大为小，皆自上而下，故以阳数当之。

一生二为夬，当十二之数也。

二生四为大壮，当四千三百二十之数也。

四生八为泰，当五亿五千九百八十七万二千之数也。

八生十六为临，当九百四十兆三千六百九十九万六千九百一十五亿二千万之数也。

十六生三十二为复，当二千六百五十二万八千八百七十垓三千六百六十四万八千八百京二千九百四十七万九千七百三十一兆二千万亿之数也。

三十二生六十四，为坤，当无极之数也。

是谓长数也。

长为小，皆自下而上，故以阴数当之。

天统乎体，故八变而终于十六；地分乎用，故六变而终于十二。

天起于一而终于七稊九千五百八十六万六千一百一十垓九千九百四十六万四千八京八千四百三十九万一千九百三十六兆；地起于十二而终于二百四垓六千九百八十万七千三百八十一京五千四百九十三万八千四百九十九兆七百二十万亿也。

有地然后有二，有二然后有昼夜。

二三以变，错综而成，故《易》以二而生数，以十二而变，而一非数也，非数而数以之成也。

天行不息，未尝有昼夜，人居地上以为昼夜，故以地上之数为人之用也。

天自临以上，地自师以上，运数也。

天自同人以下，地自遯以下，年数也。

运数则在天者也；年数则在地者也。

天自贲以上，地自艮以上，用数也。

天自明夷以下，地自否以下，交数也。

天自震以上，地自晋以上，有数也。

天自益以下，地自豫以下，无数也。

天之有数起乾而止震，余入于无者，天辰不见也。

地去一而起十二者，地火常潜也。

故天以体为基而常隐其基，地以用为本而常藏其用也。

一时止于三月，一月止于三十日，皆去其辰数也。

是以八八之卦六十四，而不变者八，可变者七。

七八五十六，其义亦由此矣。

阳爻昼数也，阴爻夜数也。

天地相衔，阴阳相交，故昼夜相杂，刚柔相错。

春夏阳多也，故昼数多夜数少；秋冬阴多也，故昼数少夜数多。

体数之策三百八十四，去乾坤坎离之策为用数三百六十。

体数之用二百七十，去乾与坎离之策为用数之用，二百五十二也。

体数之用二百七十，其一百五十六为阳，一百一十四为阴。

去离之策得一百五十二阳，一百一十二阴，为实用之数也。

盖阳去离而用乾，阴去坤而用坎也。

是以天之阳策一百一十二，地之阴策一百一十二，阳策四十，去其南北之阳也。

极南大暑，极北大寒，物不能生，是以去之也。

其四十为天之余分耶？阳侵阴，昼侵夜，是以在地也。

合之为一百五十二阳，一百一十二阴也。

阳去乾之策，阴去坎之策，得一百四十六阳，一百八阴，为用数之用也。

阳三十六，三之为一百八；阴三十六，三之为一百八。

三阳三阴，阴阳各半也。

阳有余分之一为三十六，合之为一百四十六阳，一百八阴也。

故体数之用二百七十，而实用者三百六十四，用数之用二百五十二也。

卦有六十四而用止乎三十六，爻有三百八十四而用止乎二百一十六也。

六十四分而为二百五十六，是以一卦去其初、上之爻，亦二百五十六也，此生物之数也。

故离坎为生物之主，以离四阳、坎四阴，故生物者必四也。

阳一百一十二，阴一百一十二，去其离坎之爻则二百一十六也。

阴阳之四十共为二百五十六也。

是以八卦用六爻，乾坤主之也。

六爻用四位，离坎主之也。

故天之昏晓不生物，而日中生物，地之南北不生物，而中央生物也。

体数何为者也？生物者也。

用数何为者也？运行者也。

运行者天也，生物者地也。

天以独运，故以用数自相乘，而以用数之用为生物之时也。

地偶而生，故以体数之用，阳乘阴为生物之数也。

天数三，故六六而又六之，是以乾之策二百一十六也。

地数两，故十二而十二之，是以坤之策百四十有四也。

乾用九，故三其八为二十四，而九之亦二百一十有六，两其八为十六，而九之亦百四十有四也。

坤用六，故三其十二为三十六，而六之亦二百一十有六也，两其十二为二十四，而六之亦百四十有四也。

坤以十二之三，十六之四，六之一与半，为乾之余分，则乾得二百五十二，坤得一百八也。

阳四卦十二爻，八阳四阴，以三十六乘其阳，以二十四乘其阴，则三百八十四也。

体有三百八十四而用止于三百六十，何也？以乾、坤、坎、离之不用也。

乾、坤、坎、离之不用，何也？乾、坤、坎、离之不用所以成三百六十之用也。

故万物变易而四者不变也，夫惟不变，是以能变也。

用止于三百六十而有三百六十六，何也？数之盈也。

数之盈则何用也？乾之全用也。

乾、坤不用，则坎、离用半也。

乾全用者，何也？阳主盈也。

乾坤不用者，何也？独阳不生，寡阴不成也。

离、坎用半，何也？离东坎西，当阴阳之半，为春秋昼夜之门也。

或用乾，或用离、坎，何也？主阳而言之，故用乾也，主赢分而言之，则阳侵阴，昼侵夜，故用离、坎也。

阳主赢，故乾全用也。

阴主虚，故坤全不用也。

阳侵阴，阴侵阳，故离、坎用半也。

是以天之南全见而北全不见，东西各半也。

离、坎，阴阳之限也，故离当寅，坎当申，而数常逾之者，盖阴阳之溢也。

然用数不过乎寅，交数不过乎申。

乾四十八而四分之，一分为阴所克，坤四十八而四分之，一分为所克之阳也。

故乾得三十六，而坤得十二也。

阳主进，是以进之为三百六十日；阴主消，是以十二月消十二日也。

顺数之，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

逆数之，震一，离兑二，乾三，巽四，坎艮五，坤六。

乾四十八，兑三十，离二十四，震十，坤十二，艮二十，坎三十六，巽四十。

乾三十六，坤十二，离兑巽二十八，坎艮震二十。

对离上正更思之。

圆数有一，方数有二，奇偶之义也。

六即一也，十二即二也。

天圆而地方，圆者数之起一而积六；方者数之起一而积八。

变之则起四而积十二也。

六者常以六变，八者常以八变，而十二者亦以八变，自然之道也。

八者天地之体也，六者天地之用也，十二者地之用也。

天变方为圆而常存其一，地分一为四而常执其方。

天变其体而不变更其用也，地变其用而不变更其体也。

六者并其一而为七，十二者并其四而为十六也。

阳主进，故天并其一而为七；阴主退，故地去其四而止于十二也。

是阳常存一而阴常晦一也，故天地之体止于八，而天之用极于七，地之用止于十二也。

圆者引方以为用，故一变四，四去其一则三也，三变九，九去其三则六也；方者引圆以为体，故一变三，并之四也。

四变十二，并之十六也。

故用数成于三而极于六，体数成于四而极于十六也。

是以圆者径一而围三，起一而积六；方者分一而为四，分四而为十六，皆自然之道也。

一役二以生三，三去其一则二也。

三生九，九去其一则八也，去其三则六也。

故一役三，三复役二也。

三役九，九复役八与六也。

是以二生四，八生十六，六生十二也。

三并一则为四，九并三则为十二也，十二又并四则为十六。

故四以一为本，三为用；十二以三为本，九为用；十六以四为本，十二为用。

六变而三十六矣，八变而成六十四矣，十二变而成一百一十四矣。

六六而变之，八八六十四变而成三百八十四矣。

八八而变之，六八四十八变而成三百八十四矣。

圆者六变，六六而进之，故六十变而三百六十矣。

方者八变，故八八而成六十四矣。

阳主进，是以进之为六十也。

蓍数不以六而以七，何也？并其余分也。

去其余分，则六，故策数三十六也。

是以五十者，六十四卦闰岁之策也。

其用四十有九者，六十卦一岁之策也。

归奇挂一，犹一岁之闰也。

卦直去四者，何也？天变而地效之。

是以蓍去一，则卦去四也。

圆者径一围三，重之则六；方者径一围四，重之则八也。

《易》始三画，圆者之用，径一围三也，重之则六，故有六爻。

《易》始四象，方者之体，径一围四也，重之则八，故有八卦。

天地万物体皆有四，用皆有三。

圣人作《易》以自然之理而示诸人尔。

裁方而为圆，天所有运行；分大而为小，地所有生化。

故天用六变，地用四变也。

一八为九，裁为七，八裁为六，十六裁为十二，二十四裁为十八，三十二裁为二十四，四十裁为三十，四十八裁为三十六，五十六裁为四十二，六十四裁为四十八也。

一分为四，八分为三十二，十六分为六十四，以至九十六分为三百八十四也。

一生六，六生十二，十二生十八，十八生二十四，二十四生三十，三十生三十六，引而伸之，六十变而生三百六十矣，此运行之数也。

四生十二，十二生二十，二十生二十八，二十八生三十六，此生物之数也。

故乾之阳策三十六，离、巽之阳策二十八，坎、艮之阳策二十，坤之阳策十二也。

圆者一变则生六，去一则五也。

二变则生十二，去二则十也。

三变则生十八，去三则十五也。

四变则二十四，去四则二十也。

五变则三十，去五则二十五也。

六变则三十六，去六则三十也。

是以存之则六六，去之则五五也。

五则四而存一也，四则三而存一也，三则二而存一也，二则一而存一也。

故一生二，去一则一也，二生三，去一则二也，三生四，去一则三也，四生五，去一则四也。

是故二以一为本，三以二为本，四以三为本，五以四为本，六以五为本也。

更思之。

方者一变而为四，四生八，并四而为十二；八生十二，并八而为二十；十二生十六，并十二而为二十八；十六生二十，并十六而为三十六也。

一生三，并而为四也，十二生二十，并而为三十二也，二十八生三十六，并而为六十四也。

《易》之大衍何数也？圣人之倚数也。

天数二十五，合之为五十；地数三十，合之为六十。

故曰“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也。

五十者，蓍数也；六十者，卦数也。

五者，蓍之小衍也，故五十为大衍也；八卦者，卦之小成也，则六十四为大成也。

蓍德圆以况天之数，故七七四十九也。

五十者，存一而言之也。

卦德方以况地之数也，故八八六十四也。

六十者，去四而言之也。

著者，用数也；卦者，体数也。

用以体为基，故存一也；体以用为本，故去四也。

圆者本一；方者本四，故著存一而卦去四也。

著之用数七，若其余分亦存一之义也，挂其一亦存一之义也。

著之用数，挂一以象三，其余四十八则一卦之策也。

四其十二为四十八也。

十二去三为用九，四三十二，所去之策也，四九三十六，所用之策也，以当乾之三十六阳爻也。

十二去五而用七，四五二十，所去之策也，四七二十八，所用之策也，以当兑、离之二十八阳爻也。

十二去六而用六，四六二十四，所去之策也，四六二十四，所用之策也，以当坤之二十四阴爻也。

十二去四而用八，四四十六，所去之策也，四八三十二，所用之策也，以当坎、艮之二十四阴爻也，并上卦之八阴为三十二爻也。

是故，七、九为阳，六、八为阴也。

九者，阳之极数，六者，阴之极数。

数极则反，故为卦之变也。

震、巽无策者，以当不用之数。

天以刚为德，故柔者不见，地以柔为体，故刚者不生，是以震、巽无策也。

乾用九，故其策九也。

四之者，以应四时，一时九十日也。

坤用六，故其策亦六也。

奇数四：有一，有二，有三，有四；策数四：有六，有七，有八，有九，合为八数，以应方数之八变也。

归奇合卦之数有六：谓五与四四也；九与八八也；五与四八也；九与四八也；五与八八也；九与四四也。

以应圆数之六变也。

奇数极于四而五不用，策数极于九而十不用。

五则一也，十则二也，故去五、十而用四、九也。

奇不用五，策不用十，有无之极也，以况自然之数也。

卦有六十四而用止于六十者，何也？六十卦者，三百六十爻也，故甲子止于六十也，六甲而天道穷矣。

是以策数应之三十六与二十四，合之则六十也。

三十二与二十八，合之亦六十也。

乾四十八，坤十二；震二十，巽四十；离兑三十二，坎艮二十八，合之为六十。

著数全，故阳策三十六与二十八合之为六十四也。

卦数去其四，故阴策二十四与三十二合之为五十六也。

九进之为三十六，皆阳数也，故为阳中之阳；七进之为二十八，先阳而后阴也，故为阳中之阴；六进之为二十四，皆阴数也，故为阴中之阴；八进之为三十二，先阴而后阳也，故为阴中之阳。

著四进之则百，卦四进之则百二十。

百则十也，百二十则十二也。

归奇合卦之数，得五与四四，则策数四九也；得九与八八，则策数四六也；得五与八八、得九与四八，则策数皆四七也；得九与四四、得五与四八，则策数皆四八也。

为九者一变以应乾也，为六者一变以应坤也，为七者二变以应兑与离也，为八者二变以应艮与坎也。

五与四四，去挂一之数，则四三十二也，九与八八，去挂一之数，则四六二十四也，五与八八、九与四八，去挂一之数，则四五二十也，九与四四、五与四八，去挂一之数，则四四十六也。

故去其三、四、五、六之数，以成九、八、七、六之策也。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参伍以变，错综其数也。

如天地之相衔，昼夜之相交也。

一者，数之始而非数也，故二二为四，三三为九，四四为十六，五五为二十五，六六为三十六，七七为四十九，八八为六十四，九九为八十一，而一不可变也。

百则十也，十则一也，亦不可变也。

是故，数去其一而极于九，皆用其变者也。

五五二十五，天数也，六六三十六，乾之策也，七七四十九，大衍之用数也，八八六十四，卦数也，九九八十一，《玄》、《范》之数也。

大衍之数，其算法之源乎？是以算数之起，不过乎方圆曲直也。

乘数，生数也；除数，消数也。

算法虽多，不出乎此矣。

阴无一，阳无十。

阳得阴而生，阴得阳而成。

故著数四而九，卦数六而十也。

犹干支之相错，干以六终而支以五终也。

三四十二也，二六亦十二也，二其十二二十四也，三八亦二十四也，四六亦二十四也，三其十二三十六也，四九亦三十六也，六六亦三十六也，四其十二四十八也，三其十六亦四十八也，六八亦四十八也，五其十二六十也，三其二十亦六十也，六其十亦六十也。

皆自然之相符也。

四九三十六也，六六三十六也，阳六而兼阴六之半，是以九也，故以二卦言之，阴阳各三也，以六爻言之，天地人各二也。

阴阳之中各有天地人，天地人之中各有阴阳，故参天两地而倚数也。

阳数一，衍之而十，十干之类是也；阴数二，衍之为十二，十二支、十二月之类是也。

一变而二，二变而四，三变而八卦成矣。

四变而十有六，五变而三十有二，六变而六十四卦备矣。

《易》有真数，三而已矣。

参天者，三三而九；两地者，倍三而六。

参天两地而倚数，非天地之正数也。

倚者拟也，拟天地正数而生也。

《易》之生数十二万九千六百，总为四千三百二十世。

此消长之大数，衍三十年之辰数，即其数也。

岁三百六十日，得四千三百二十辰，以三十乘之，得其数矣。

凡甲子、甲午为世首。

此为《经世》之数，始于日甲月子星甲辰子。

又云：此《经世》日甲之数，月子、星甲、辰子从之也。

一、十、百、千、万、亿，为倚天之数也；十二、百二十、千二百、万二千、亿二万，为偶地之数也。

五十分之则为十，若参天两之则为六，两地又两之，则为四。

此天地分太极之数也。

复至乾，凡百有十二阳，姤至坤，凡八十阳；姤至坤，凡百有十二阴，复至乾，凡八十阴。

阳数于三百六十上盈；阴数于三百六十上缩。

人为万物之灵，寄类于走。

走阴也，故百二十。

有一日之物，有一月之物，有一时之物，有一岁之物，有十岁之物，至于百千万皆有之。

天地亦物也，亦有数焉。

卦之反对皆六阴六阳也。

在《易》则六阳六阴者，十有二对也，去四正，则八阳四阴、八阴四阳者，各六对也，十阳二阴、十阴二阳者，各三对也。

圆者星也，历纪之数其肇于此乎？方者土也，画州井地之法其仿于此乎？盖圆者河图之数；方者洛书之文。故羲、文因之而造《易》；禹、箕叙之而作《范》也。

太极既分，两仪立矣。

阳下交于阴，阴上交于阳，四象生矣。

阳交于阴、阴交于阳而生天之四象；刚交于柔、柔交于刚而生地之四象，于是八卦成矣。

八卦相错，然后万物生焉。

是故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八分为十六，十六分为三十二，三十二分为六十四。

故曰“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也。

十分为百，百分为千，千分为万，犹根之有干，干之有枝，枝之有叶，愈大则愈少，愈细则愈繁，合之斯为一，衍之斯为万。

是故，乾以分之，坤以翕之，震以长之，巽以消之，长则分，分则消，消则翕也。

乾坤定位也，震巽一交也，兑离坎艮再交也。

故震阳少而阴尚多也，巽阴少而阳尚多也，兑离阳浸多也，坎艮阴浸多也，是以辰与火不见也。

一气分而阴阳判，得阳之多者为天，得阴之多者为地。

是故，阴阳半而形质具焉，阴阳偏而性情分焉，形质又分，则多阳者为刚也，多阴者为柔也，性情又分，则多阳者阳之极也，多阴者阴之极也。

兑离巽得阳之多者也，艮坎震得阴之多者也，是以为天地用也。

乾阳极，坤阴极，是以不用也。

乾四分取一以与坤，坤四分取一以奉乾。

乾坤各合而生六子，三男皆阳也，三女皆阴也。

兑分一阳以与艮，坎分一阴以奉离，震巽以二相易。

合而言之，阴阳各半，是以水火相生而相克，然后既成万物也。

乾坤之名位不可易也，坎离名可易而位不可易也，震巽位可易而名不可易也，兑艮名与位皆可易也。

离肖乾，坎肖坤，中孚肖乾，颐肖离，小过肖坤，大过肖坎，是以乾、坤、坎、离、中孚、颐、大小过，皆不可易者也。

离在天而当夜，故阳中有阴也，坎在地而当昼，故阴中有阳也。

震始交阴而阳生，巽始消阳而阴生，兑阳长也，艮阴长也。

震兑在天之阴也，巽艮在地之阳也，故震兑上阴而下阳，巽艮上阳而下阴。

天以始生言之，故阴上而阳下，交泰之义也，地以既成言之，故阳上而阴下，尊卑之位也。

乾坤定上下之位，离坎列左右之门，天地之所阖辟，日月之所出入，是以春夏秋冬、晦朔弦望、昼夜长短、行度盈缩，莫不由乎此矣。

自下而上谓之升，自上而下谓之降。

升者生也，降者消也。

故阳生于下，阴生于上，是以万物皆反生，阴生阳，阳生阴，阴复生阳，阳复生阴，是以循环而无穷也。

阴阳生而分两仪，两仪交而生四象，四象交而生八卦，八卦交而生万物。

故两仪生天地之类，四象定天地之体；四象生日月之类，八卦定日月之体；八卦生万物之类，重卦定万物之体。

类者，生之序也，体者，象之交也。

推类者必本乎生，观体者必由乎象。

生则未来而逆推，象则既成而顺观。

是故，日月一类也，同出而异处也，异处而同象也。

推此以往，物奚逃哉！天变时而地应物，时则阴变而阳应，物则阳变而阴应。

故时可逆知，物必顺成。

是以阳迎而阴随，阴逆而阳顺。

语其体则天分而为地，地分而为万物，而道不可分也。

其终则万物归地，地归天，天归道。

是以君子贵道也。

有变则必有应也。

故变于内者应于外，变于外者应于内，变于下者应于上，变于上者应于下也。

天变而日应之，故变者从天而应者法日也。

是以日纪乎星，月会于辰，水生于土，火潜于石，飞者栖木，走者依草，心肺之相联，肝胆之相属，无他，变应之道也。

阳交于阴而生蹄角之类也，刚交于柔而生根莖之类也，阴交于阳而生羽翼之类也，柔交于刚而生支干之类也。

天交于地，地交于天，故有羽而走者，足而腾者，草中有木，木中有草也。

各以类而推之，则生物不过是矣。

走者便于下，飞者利于上，从其类也。

陆中之物，水中必具者，犹影象也。

陆多走水多飞者，交也。

是故，巨于陆者必细于水，巨于水者必细于陆也。

虎豹之毛犹草也，鹰鹞之羽犹木也。

木者星之子，是以果实象之。

叶阴也，华实阳也，枝叶软而根干坚也。

人之骨巨而体繁，木之干巨而枝繁，应天地之数也。

动者体横，植者体纵，人宜横而反纵也。

飞者有翅，走者有趾。

人之两手，翅也，两足，趾也。

飞者食木，走者食草，人皆兼之而又食飞走也，故最贵于万物也。

体必交而后生，故阳与刚交而生心肺，阳与柔交而生肝胆，柔与阴交而生肾与膀胱，刚与阴交而生脾胃。

心生目，胆生耳，脾生口，肺生骨，肝生肉，胃生髓，膀胱生血。

故乾为心，兑为脾，离为胆，震为肾，坤为血，艮为儿子，坎为髓，巽为骨，泰为目，中孚为鼻，既济为耳，颐为口，大过为肺，未济为胃，小过为肝，否为膀胱。

天地有八象，人有十六象，何也？合天地而生人，合父母而生子，故有十六象也。

心居肺，胆居肝，何也？言性者必归之天，言体者必归之地，地中有天，石中有火，是以心胆象之也。

心胆之倒悬，何也？草木者，地之体也，人与草木皆反生，是以倒悬也。

口目横而鼻耳纵，何也？体必交也。

故动者宜纵而反横，植者宜横而反纵，皆交也。

天有四时，地有四方，人有四肢。

是以指节可以观天，掌文可以察地。

天地之理具指掌矣，可不贵之哉！神统于心，气统于肾，形统于首。

形气交而神主乎其中，三才之道也。

人之四肢各有脉也。

一脉三部，一部三候，以应天数也。

四肢各一脉，四时也。

一脉三部，一时三月也，一部三候，一月三旬也。

四九三十六，乾之策，天之极数也。

《素问》曰：“十二节，皆通乎天气。

”十二节者，气应人之十二经脉，谓手足各三阴三阳也。

三候者，亦沉浮中也，阴阳有太过不及也。

心藏神，肾藏精，脾藏魂，胆藏魄。

胃受物而化之，传气于肺，传血于肝，而传水谷于脘肠矣。

天圆而地方，天南高而北下，是以望之如倚盖焉。

然地东南下西北高，是以东南多水西北多山也。

天覆地，地载天，天地相函，故天上有地，地上有天。

天浑浑于上而不可测也，故观斗数以占天也。

斗之所建，天之所行也。

魁建子，杓建寅，星以寅为昼也。

斗有七星，是以昼不过乎七分也。

更详之。

天行所以为昼夜，日行所以为寒暑。

夏浅冬深，天地之交也。

左旋右行，天日之交也。

日朝在东，夕在西，随天之行也。

夏在北，冬在南，随天之交也。

天一周而超一星，应日之行也。

春酉正，夏午正，秋卯正，冬子正，应日之交也。

日以迟为进，月以疾为退，日月一会而加半日减半日，是以为闰日也。

日一大运而进六日，月一大运而退六日，是以为闰差也。

日行阳度则盈，行阴度则缩，宾主之道也。

月去日则明生而迟，近日则魄生而疾，君臣之义也。

阳消则阴生，故日下而月西出也。

阴盛则敌阳，故月望而东出也。

天为父，日为子，故天左旋，日右行。

日为夫，月为妇，故日东出月西生也。

日月相食，数之交也。

日望月则月食，月掩日则日食，犹水火之相克也。

是以君子用智，小人用力。

日随天而转，月随日而行，星随月而见，故星法月，月法日，日法天。

天半明半晦，日半赢半缩，月半盈半亏，星半动半静，阴阳之变化也。

天昼夜常见，日见于昼，月见于夜而半不见，星半见于夜，贵贱之等也。

月昼可见也，故为阳中之阴。

星夜可见也，故为阴中之阳。

天奇而地偶，是以占天文者，观星而已，察地理者，观山水而已。

观星而天体见矣，观山水而地体见矣。

天体容物，地体负物。

是故，体几于道也。

极南大暑，极北大寒，故南融而北结，万物之死地也。

夏则日随斗而北，冬则日随斗而南，故天地交而寒暑和，寒暑和而物乃生焉。

天以刚为德，故柔者不见；地以柔为体，故刚者不生。

是以震天之阴也，巽地之阳也。

地阴也，有阳而阴效之，故至阴者辰也，至阳者日也，皆在乎天，而地则水火而已，是以地上皆有质之物。

阴伏阳而形质生，阳伏阴而性情生，是以阳生阴，阴生阳，阳克阴，阴克阳。

阳之不可伏者，不见于地，阴之不可克者，不见于天。

伏阳之少者，其体必柔，是以畏阳，而为阳所用；伏阳之多者，其体必刚，是以御阳，而为阴所用。

故水火动而随阳，土石静而随阴也。

阳生阴，故水先成；阴生阳，故火后成。阴阳相生也，体性相须也。是以阳去则阴竭，阴尽则阳灭。

金火相守则流，水火相得则然。从其类也。

水过寒则结，遇火则竭，从其所胜也。

阳得阴而为雨，阴得阳而为风，刚得柔而为云，柔得刚而为雷。无阴则不能为雨，无阳则不能为雷。雨柔也而属阴，阴不能独立，故待阳而后兴；雷刚也而属体，体不能自用，必待阳而后发也。

至哉！文王之作《易》也，其得天地之用乎？故乾坤交而为泰，坎离交而为既济也。乾生于子，坤生于午，坎终于寅，离终于申，以应天之时也。置乾于西北，退坤于西南，长子用事而长女代母，坎离得位，兑震为偶，以应地之方也。王者之法，其尽于是矣。

乾坤，天地之本；离坎，天地之用。是以《易》始于乾坤，中于离坎，终于既未济。而否泰为上经之中，咸恒当下经之首，皆言乎其用也。

坤统三女于西南，乾统三男于东北。上经起于三，下经终于四，皆交泰之义也。故易者用也：乾用九，坤用六，大衍用四十九，而潜龙勿用也。大哉！用乎。吾于此见圣人之心矣。

乾坤交而为泰，变而为杂卦也。

乾、坤、坎、离为上篇之用，兑、艮、震、巽为下篇之用也。颐、中孚、大小过为二篇之正也。

易者，一阴一阳之谓也。震兑始交也，故当朝夕之位；离坎交之极也，故当子午之位；巽艮虽不交而阴阳犹杂也，故当用中之偏位；乾坤纯阴阳也，故当不用之位。

乾坤纵而六子横，易之本也；震兑横而六卦纵，易之用也。

天之阳在南而阴在北，地之阴在南而阳在北。人之阳在上而阴在下，既交则阳下而阴上。

辰数十二，日月交会谓之辰，辰天之体也，天之体无物之气也。

天之阳在南，故日处之；地之刚在北，故山处之。所以地高西北，天高东南也。

天之神栖乎日，人之神发乎目，人之神，寤则栖心，寐则栖肾，所以象天，此昼夜之道也。

云行雨施，电发雷震，亦各从其类也。

吹喷吁呵呼，风雨云雾雷，言相类也。

万物各有太极、两仪、四象、八卦之次，亦有古今之象。

云有水火土石之异，他类亦然。

二至相去东西之度凡一百八十，南北之度凡六十。

冬至之月所行如夏至之日，夏至之月所行如冬至之日。

四正者，乾坤坎离也。观其象无反复之变，所以为正也。

阳在阴中阳逆行，阴在阳中阴逆行，阳在阳中、阴在阴中，则皆顺行。此真至之理，按图可见矣。

草类之细入于坤。

五行之木，万物之类也，五行之金，出乎石也，故水火土石不及金木，金木生其间也。

得天气者动，得地气者静。

阳之类圆，成形则方；阴之类方，成形则圆。

木之枝干，土石之洒成，所以不易，叶花，水火之所成，故变而易也。

东赤南白西黄北黑，此正色也。验之于晓午暮夜之时，可见之矣。

冬至之子中，阴之极；春分之卯中，阳之中；夏至之午中，阳之极；秋分之酉中，阴之中。凡三百六十，中分之则一百八十。此二至二分相去之数也。

阳中有阴，阴中有阳，天之道也。阳中之阳，日也，暑之道也。阳中之阴，月也，以其阳之类，故能见于昼。阴中之阳，星也，所以见于夜。阴中之阴，辰也，天壤也。

辰之于天，犹天地之体也。地有五行，天有五纬。地止有水火，天复有日月者，月为真水，日为真火，阴阳真精是生五行，所以天地之数各五。阳数独盈于七也，是故五藏之外，又有心包络命门而七者，真心离火，命门坎水，五藏生焉。精神之主，性命之根也。

干者幹之义，阳也；支者枝之义，阴也。干十而支十二，是阳数中有阴，阴数中有阳也。

鱼者水之族也，虫者风之族也。

目口凸而耳鼻窍，窍者受声嗅气，物或不能闭之，凸者视色别味，物则能闭之也。四者虽象于一，而各备其四矣。

水者火之地，火者木之气，黑者白之地，寒者暑之地。

草伏之兽，如草之茎，林栖之鸟，羽如林之叶。类使之然也。

石之花，盐消之类也。

水之物无异乎陆之物，各有寒熟之性，大较则陆为阳中之阴，而水为阴中之阳。

日月星辰共为天，水火土石共为地。耳目鼻口共为首，髓血骨肉共为身。此乃五之数也。

火生于无，水生于有。

辰至日为生，日至辰为用。盖顺为生而逆为用也。

《易》有三百八十四爻，真天文也。

鹰鹏之类食生，而鸡凫之类不传食生；虎豹之类食生，而猫犬之类食生又食谷。以类推之，从可知矣。

马牛皆阴类，细分之，则马为阳，牛为阴。

飞之类喜风而敏于飞上，走之类喜土而利于走下。阴阳之气使然也。

禽虫之卵，果谷之类也。谷之类多子，虫之类亦然。

蚕之类，今岁蛾而子，来岁则子而蚕；芜菁之类，今岁根而苗，来岁则苗而子。此皆一岁之物也。

天地之气运，北而南则治，南而北则乱，乱久则复北而南矣。天道人事皆然，推之历代，可见消长之理也。

在水者不暝；在风者暝，走之类上睫接下；飞之类下睫接上。类使之然也。

在水而鳞鬣，飞之类也；龟獭之类，走之类也。

夫四象若错综而用之，日月，天之阴阳；水火，地之阴阳；星辰，天之刚柔；土石，地之刚柔。

飞之走，鸡凫之类是也；走之飞，龙马之属是也。

阳主舒长，阴主惨急。日入盈度，阴从于阳；日入缩度，阳从于阴。

神者，人之主。将寐在脾，熟寐在肾，将寤在肝，又言在胆，正寤在心。

天地之大寤在夏，人之神则存于心。

水之族以阴为主，阳次之；陆之类以阳为主，阴次之。故水类出水则死，风类入水则死。然有出入之类者，龟蟹鹅凫之类是也。

天地之交十之三。

天火，无体之火也；地火，有体之火也。无体因物以为体。金石之火烈于草木之火者，因物而然也。

气形盛则魂魄盛，气形衰则魂魄亦从而衰矣。

魂随气而变，魄随形而止。故形在则魄存，形化则魄散。

星为日余，辰为月余。

星之至微如尘沙者，陨而为堆阜。

藏者，天行也；府者，地行也。天地并行，则配为八卦。

八卦相错者，相交错而成六十四卦也。

夫《易》根于乾坤而生于复姤。盖刚交柔而为复，柔交刚而为姤，自兹而无穷矣。

龙能大能小，然亦有制之者，受制于阴阳之气，得时则能变化，变变则不能也。

一岁之闰，六阴六阳，三年三十六日，故三年一闰，五年六十日，故五岁再闰。

先天图，环中也。

月体本黑，受日之光而白。

水在人之身为血，土在人之身为肉。

胆与肾同阴，心与脾同阳。心主目，脾主鼻。

阳中阳，日也；阳中阴，月也；阴中阳，星也；阴中阴，辰也；柔中柔，水也；柔中刚，火也；刚中柔，土也；刚中刚，石也。

鼻之气，目见之，口之言，耳闻之。以类应也。

倚盖之说崑崙四垂而为海，推之理则不然。夫地直方而静，岂得如圆动之天乎？

动物自首生，植物自根生。自首生命在首，自根生命在根。

海潮者，地之喘息也。所以应月者，从其类也。

震为龙，一阳动于二阴之下，震也。重渊之下有动物者，岂非龙乎？

风类，水类，大小相反。

天之阳在东南，日月居之；地之阴在西北，火石处之。

起震终艮一节，明文王八卦也；天地定位一节，明伏羲八卦也。八卦相错者，明交错而成六十四也。数往者顺，若顺天而行，是左旋也，皆已生之卦也，故云数往也；知来者逆，若逆天而行，是右旋也，皆未生之卦也，故云知来也。夫《易》之数由逆而成矣。此一节直解图意，逆若逆知四时之谓也。

《尧典》期三百六旬有六日，夫日之余盈也，六则月之余缩也，亦六，若去日月之余十二，则有三百五十四，乃日行之数，以十二除之，则得二十九日。

《素问》，肺主皮毛，心脉，脾肉，肝筋，肾骨，上而下，外而内也。心血肾骨，交法也。交即用也。

“乾为天”之类，本象也，“为金”之类，别象也。

天地并行则藏府配四，藏天也，四府地也。

乾奇也，阳也，健也，故天下之健莫如天。坤偶也，阴也，顺也，故天下之顺莫如地，所以顺天也。震起也，一阳起也，起，动也，故天下之动莫如雷。坎陷也，一阳陷于二阴，陷，下也，故天下之下莫如水。艮止也，一阳于是而止也，故天下之止莫如山。巽入也，一阴入二阳之下，故天下之入莫如风。离丽也，一阴离于二阳，其卦错然成文而华丽也，故天下之丽莫如火，又如附丽之丽。兑说也，一阴出于外而说于物，故天下之说莫如泽。

火内暗而外明，故离阳在外，火之用，用外也；水外暗而内明，故坎阳在内，水之用，用内也。

人寓形于走类者，何也？走类者，地之长子也。

自泰至否，其间则有蛊矣，自否至泰，其间则有随矣。

天有五辰，日月星辰与天为五；地有五行，金木水火与土为五。

有温泉而无寒火，阴能从阳而阳不能从阴也。

有雷则有电，有电则有风。雨生于水，露生于土，雷生于石，电生于火。电与风同为阳之极，故有电必有风。

木之坚非雷不能震，草之柔非露不能润。

阳尊而神，尊故役物，神故藏用，是以道生天地万物而不自见也。天地万物亦取法于道矣。

阳者道之用，阴者道之体。阳用阴，阴用阳，以阳为用则尊阴，以阴为用则尊阳也。

阴几于道，故以况道也。

六变而成三十六矣，八变而成六十四矣，十二变而成三百八十四矣。

六六而变之，八八六十四变而成三百八十四矣。

八八而变之，六八四十八变而成三百八十四矣。

无极之前阴含阳也，有象之后阳分阴也。

阴为阳之母，阳为阴之父，故母孕长男而为复，父生长女而为姤。

是以阳起于复而阴起于姤也。

性非体不成，体非性不生，阳以阴为体，阴以阳为体。

动者性也，静者体也。

在天则阳动而阴静，在地则阳静而阴动。

性得体而静，体随性而动，是以阳舒而阴疾也。

阳不能独立，必得阴而后立，故阳以阴为基；阴不能自见，必待阳而后见，故阴以阳为唱。

阳知其始而享其成，阴效其法而终其劳。

阳能知而阴不能知，阳能见而阴不能见也。

能知能见者为有，故阳性有而阴性无也。

阳有所不偏，而阴无所不偏也。

阳有去，而阴常居也。

无不偏而常居者为实，故阳体虚而阴体实也。

天地之本其起于中乎？是以乾坤屡变而不离乎中。

人居天地之中，心居人之中，日中则盛，月中则盈，故君子贵中也。

本一气也，生则为阳，消则为阴，故二者一而已矣；四者，二而已矣；六者，三而已矣；八者，四而已矣，

是以言天不言地，言君不言臣，言父不言子，言夫不言妇也。

然天得地而万物生，君得臣而万化行，父得子、夫得妇而家道成，故有一则有二，有二则有四，有三则有六，有四则有八。

有意必有言，有言必有象，有象必有数。

数立则象生，象生则言著彰，言著彰则意显。

象、数则筮蹄也，言、意则鱼兔也。

得鱼兔而忘筮蹄，则可也，舍筮蹄而求鱼兔，则未见其得也。

天变而人效之，故元亨利贞《易》之变也；人行而天应之，故吉凶悔吝《易》之应也。

以元亨为变，则利贞为应；以吉凶为应，则悔吝为变。

元则吉，吉则利，应之亨则凶，凶则应之以贞悔则吉，吝则凶，是以变中有应，应中有变也。

变中之应天道也，故元为变则亨应之，利为变则应之以贞。

应中之变人事也，故变则凶，应则吉，变则吝，应则悔也。

悔者吉之先，吝者凶之本，是以君子从天不从人。

元者春也，仁也，春者时之始，仁者德之长，时则未盛而德足以长人，故言德不言时。

亨者夏也，礼也，夏者时之盛，礼者德之文，盛则必衰，而文不足救之，故言时不言德，故曰“大哉，乾元”，而上九有悔也。

利者秋也，义也，秋者时之成，义者德之方，万物方成而获利，义者不通于利，故言时不言德也。

贞者冬也，智也，冬者时之末，智者德之衰，贞则吉，不贞则凶，故言德不言时也，故曰“利贞者，性情也”。

道生天，天生地。

及其功成而身退，故子继父禅，是以乾退一位也。

象起于形，数起于质，名起于言，意起于用。天下之数出于理，违乎理则入于术。世人以数而入于术，故失于理也。

天下之事，皆以道致之，则休戚不能至矣。

天可以理尽而不可以形尽，浑天之术以形尽天，可乎？

精义入神以致用也，不精义则不能入神，则不能致用。

为治之道必通其变，不可以胶柱，犹春之时不可行冬之令也。

自然而然不得而更者，内象、内数也，他皆外象、外数也。

天道之变，王道之权也。

卦各有性有体，然皆不离乾坤之门，如万物受性于天而各为其性也。其在人则为人之性，在禽兽则为禽兽之性，在草木则为草木之性。

天以气为主，体为次；地以体为主，气为次。在天在地者亦如之。

气则养性，性则兼气，故气存则性存，性动则气动也。

天之象数则可得而推，如其神用则不可得而测也。

自然而然者，天也，唯圣人能索之。效法者人也，若时行时止，虽人亦天也。

生者性，天也；成者形，地也。

日入地中，交精之象。

体四而变六，兼神与气也。气变必六，故三百六十也。

凡事为之极，几十之七，则可止矣。盖夏至之日止于六十，兼之以晨昏，分可辨色矣。庶几乎十之七也。

图虽无文，吾终日言未尝离乎是，盖天地万物之理尽在其中矣。

气一而已，主之者乾也。神亦一而已，乘气而变化，出入于有无之间，无方而不测者也。

不知乾，无以知性命之理。

时然后言，乃应变而言，言不在我也。

仁配天地，谓之人，唯仁者，真可以谓之人矣。

生而成，成而生，《易》之道也。

气者神之宅也，体者气之宅也。

天六地四，天以气为质而以神为神，地以质为质而以气为神，唯人兼乎万物而为万物之灵。如禽兽之声，以其类而各能其一，无所不能者人也，推之他事亦莫不然。唯人得天地日月交之用，他类则不能也。人之生真可谓之贵矣，天地与其贵而不自贵，是悖天地之理，不祥莫大焉。

灯之明暗之境，日月之象也。

月者日之影也，情者性之影也。心性而胆情，性神而情鬼。

心为太极，又曰道为太极。

形可分，神不可分。

阴事大半，盖阳一而阴二也。

冬至之后为呼，夏至之后为吸，此天地一岁之呼吸也。

以物喜物，以物悲物，此发而中节者也。

不我物，则能物物。

任我则情，情则蔽，蔽则昏矣。因物则性，性则神，神则明矣。潜天潜地，不行而至，不为阴阳所摄者，神也。

天之孽十之一犹可违，人之孽十之九不可道。

先天之学，心也；后天之学，迹也。出入有无死生者，道也。

神无所在无所不在。至人与他心通者，以其本乎一也。

道与一，神之强名也。以神为神者，至言也。

身，地也，本乎静，所以能动者，血气使之然也。

生生长类，天地成功，别生分类，圣人成能。

以物观物，性也；以我观物，情也。性公而明，情偏而暗。

阳主辟而出，阴主翕而入。

日在子水则生，离则死，交与不交之谓也。

阴对阳为二，然阳来则生，阳去则死，天地万物生死主于阳，则归于一也。

神无方而性有质。

发于性则见于情，发于情则见于色，以类而应也。

以天地生万物，则以万物为万物，以道生天地，则天地亦万物也。

人之贵兼乎万物，自重而得其贵，所以能用万类。

凡人之善恶形于言，发于行，人始得而知之。但萌诸心，发于虑，鬼神已得而知之矣。此君子所以慎独也。

气变而形化。

人之类，备乎万物之性。

人之神，则天地之神，人之自欺，所以欺天地，可不戒哉！

人之畏鬼犹鬼之畏人，人积善而阳多，鬼亦畏之矣；积恶而阴多，鬼不畏之矣。大人者与鬼神合其吉凶，夫何畏之有？

至理之学，非至诚则不至。物理之学或有所不通，不可以强通。强通则有我，有我则失理而入于术矣。

心一而不分，则能应万物。此君子所以虚心而不动也。

圣人利物而无我。

明则有日月，幽则有鬼神。

夫圣人六经，浑然无迹，如天道焉。《春秋》录实事，而善恶形于其中矣。

中庸之法，自中者天也，自外者人也。

韵法，辟翕者律天，清浊者吕地。先闭后开者，春也；纯开者，夏也；先开后闭者，秋也；冬则闭而无声。

东为春声，阳为夏声，此见作韵者亦有所至也。衍凡冬声也。

寂然不动，反本复静，坤之时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阳动于中，间不容发，复之义也。

不见动而动，妄也，动乎否之时是也；见动而动则为无妄。然所以有灾者，阳微而无应也。有应而动则为益矣。

“精气为物”，形也，“游魂为变”，神也。又曰，“精气为物”，体也，“游魂为变”，用也。

君子之学，以润身为本。其治人应物，皆余事也。

剗割者，才力也；明辨者，智识也；宽洪者，德器也。三者不可缺一。

无德者责人，怨人，易满，满则止也。

能循天理动者，造化在我也。

学不际天人，不足谓之学。

问高天下，亦若无有也。

得天理者，不独润身，亦能润心。不独润心，至于性命亦润。

历不能无差。今之学历者，但知历法，不知历理。能布算者，落下闳也，能推步者，甘石公也。落下闳但知历法，扬雄知历法又知历理。

颜子不迁怒，不贰过。迁怒、贰过皆情也，非性也。不至于性命，不足以谓之好学。

扬雄作《玄》，可谓见天地之心者。

《易》无体也，曰既有典常，则是有体也。恐遂以为有体，故曰“不可为典要”。既有典常，常也，不可为典要，变也。

庄周雄辩，数千年一人而已。如，庖丁解牛曰“踟蹰”、“四顾”，孔子观吕梁之水曰蹈水之道无私，皆至理之言也。

夫《易》者，圣人长君子消小人之具也。及其长也，辟之于未然；及其消也，阖之于未然。一消一长，一辟一阖，浑浑然无迹。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此？

大过，本末弱也。必有大德大位，然后可救。常分有可救者，有大德大位可过者也，尹、周其人也，不可惧也。有大德无大位不可过者也，孔、孟其人也，不可僭也。其位不胜德耶？

大哉，位乎！待时用之宅也。

复次剥明，治生于乱乎？姤次夬明，乱生于治乎？时哉！时哉！未有剥而不复，未有夬而不姤者。防乎其防，邦家其长，子孙其昌。是以圣人贵未然之防，是谓《易》之大纲。

先天学，心法也，故图皆自中起，万化万事生乎心也。

所行之路不可不宽，宽则少碍。

知《易》者，不必引用讲解，始为知《易》。孟子之言未尝及《易》，其间《易》道存焉，但人见之者鲜耳。人能用《易》，是为知《易》，孟子可谓善用《易》者也。

所谓皇帝王伯者，非独三皇五帝三王五伯而已，但用无为则皇也，用恩信则帝也，用公正则王也，用智力则伯也。

鬼神无形而有用，其情状可得而知也，于用则可见之矣。若人之耳目鼻口手足，草木之枝叶华实颜色，皆鬼神之所为也。福善祸淫，主之者谁耶？聪明正直，有之者谁耶？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任之者谁耶？皆鬼神之情状也。

《易》有意象，立意皆所以明象，统下三者，有言象，不拟物而直言以明事；有像象，拟一物以明意；有数象，七日、八月、三年、十年之类是也。

《易》之数穷天地始终，或曰天地亦有始终乎？既有消长，岂无终始？天地虽大，是亦形器，乃二物也。

《易》有内象，理致是也；有外象，指定一物而不变者是也。

在人则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在物则乾道成阳，则坤道成阴。

“神无方而《易》无体”，滞于一方则不能变化，非神也。有定体则不能变通，非《易》也。《易》虽有体，体者象也，假象以见体，而本无体也。

事无大小，皆有道在其间。能安分则谓之道，不能安分谓之非道。

正音律数，行至于七而止者，以夏至之日出于寅而入于戌，亥子丑三时，则日入于地而目无所见，此三数不行者，所以比于三时也。故生物之数亦然，非数之不行也，有数而不见也。

六虚者，六位也。虚以待变动之事也。

有形则有体，有性则有情。

天主用，地主体。圣人主用，百姓主体，故“日用而不知”。

法始于伏羲，成于尧，革于三王，极于五伯，绝于秦。万世治乱之迹，无以逃此矣。

神者，《易》之主也，所以无方。《易》者，神之用也，所以无体。

循理则为常，理之外则为异矣。

火以性为主，体次之；水以体为主，性次之。

阳性而阴情，性神而情鬼。

《易》之首于乾坤，中于坎离，终于水火之交不交，皆至理也。

太极一也，不动；生二，二则神也。神生数，数生象，象生器。

太极不动，性也，发则神，神则数，数则象，象则器。器之变复归于神也。

诸卦不交于乾坤者，则生于泰否。否泰，乾坤之交也。乾坤起自奇偶，奇偶生自太极。

天使我有，是之谓命。命之在我之谓性，性之在物之谓理。

朔易之阳气自北方而生，至北方而尽，谓之变易循环也。

春阳得权，故多旱；秋阴得权，故多雨。

元有，二有，生天地之始者，太极也。有万物之中各有始者，生之本也。

天地之心者，生万物之本也。天地之情者，情状也，与鬼神之情状同也。

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儵鱼出游从容，是鱼乐也。”此尽己之性，能尽物之性也。非鱼则然，天下之物则然。若庄子者，可谓善通物矣。

老子，知《易》之体者也。

无思无为者，神妙致一之地也。圣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

太极，道之极也；太玄，道之元也；太素，色之本也；太一，数之始也；太初，事之初也。其成功则一也。

太羹可和，玄酒可漓，则是造化亦可和可漓也。

易地而处，则无我也。

诚者，主性之具，无端无方者也。

智哉！留侯善藏其用。

《素问》、《密语》之类，于术之理可谓至也。

瞽叟杀人，舜视弃天下犹弃敝屣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欣然乐而忘天下。圣人虽天下之大，不能易天性之爱。

或问“显诸仁，藏诸用”，曰：若日月之照临，四时之成岁，是显仁也。其度数之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是藏用也。

君子于《易》，玩象，玩数，玩辞，玩意。

兑，说也。其他皆有所害，惟朋友讲习，无说于此，故言其极者也。

中庸，非天降地出，揆物之理，度人之情，行其所安，是为得矣。

元亨利贞之德，各包吉凶悔吝之事。虽行乎德，若违于时，亦或凶矣。

汤放桀，武王伐纣，而不以为弑者，若孟子言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则援之以手，权也。故孔子既尊夷齐，亦与汤、武、夷齐仁也，汤、武义也。然唯汤、武则可，非汤、武则是篡也。

阴者阳之影，鬼者人之影也。

秦缪公有功于周，能迁善改过，为伯者之最。晋文侯世世勤王，迁平王于洛，次之。齐威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又次之。楚庄强大，又次之。宋襄公虽伯而力微，会诸侯而为楚所执，不足论也。治《春秋》者，不先定四国功过，则事无统理，不得圣人心矣。春秋之间，有功者未见大于四国，有过者亦未见大于四国也。故四者，功之首罪之魁也。人言《春秋》非性命书，非也。至于书郊牛之口伤，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犹三望，此因鲁事而贬之也。圣人何容心哉？无我故也，岂非由性命而发言也。又云，《春秋》皆教因事而褒贬，岂容人特立私意哉！又曰，《春秋》圣人之笔削，为天下之至公。不知圣人之所以为公也，如因牛伤，则知鲁之僭郊，因初献六羽，则知旧僭八佾，因新作雉门，则知旧无雉门，皆非圣人有意于其间，故曰，《春秋》尽性之书也。

《易》之为书，将以顺性命之理者，循自然也。孔子绝四从心，一以贯之，至命者也。颜子心齐履空，好学者也。子贡多积以为学，亿度以求道，不能刳心灭见，委身于理，不受命者也。《春秋》循自然之理，而不立私意，故为尽性之书也。

初与上同，然上亢不及初之进也；二与五同，然二之阴中不及五之阳中也；三与四同，然三处下卦之上，不若四之近君也。

人之贵兼乎万类，自重而得其贵，所以能用万类。

《素问》、《阴符》，七国时书也。

“显诸仁，藏诸用”，孔子善藏其用乎？

庄、荀之徒，失之辩。

伯夷义不食周粟，至饿且死，止得为仁而已。

三人行必有师焉，至于友一乡之贤，天下之贤，以天下为未足，又至于尚论，古人无以加焉。

义重则内重，利重则外重。

能医人能医之疾，不得谓之良医。医人之所不能医者，天下之良医也。能处人所不能处之事，则能为人所不能为之事也。

人患乎自满，满则止也，故禹不自满。假所以为贤，虽学亦当常若不足，不可临深以为高也。

人苟用心，必有所得，独有多寡之异，智识之有深浅也。

理穷而后知性，性尽而后知命，命知而后知至。

凡处失在得之先，则得亦不喜。若处得在失之先，则失难处矣，必至于陨获。

人必内重，内重则外轻。苟内轻必外重，好利好名无所不至。

天下言读书者不少，能读书者少。若得天理真乐，何书不可读？何坚不可破？何理不可精？

天时、地理、人事三者，知之不易。

资性得之天也，学问得之人也。资性由内出者也，学问由外入者也。自诚明，性也，自明诚，学也。

伯夷、柳下惠得圣人之一端，伯夷得圣人之清，柳下惠得圣人之和。孔子时清时和，时行时止，故得圣人之时。

《太玄》九日当两卦，余一卦当四日半。

用兵之道，必待人民富、仓廩实、府库充，兵强名正，天时顺地利得，然后可举。

《老子》五千言，大抵皆明物理。

今有人登两台，两台皆等，则不见其高，一台高，然后知其卑下者也。一国、一家、一身皆同，能处一身则能处一家，能处一家则能处一国，能处一国则能处天下。心为身本，家为国本，国为天下本。心能运身，苟心所不欲，身能行乎？

人之精神贵藏而用之，苟徇于外则鲜有不败者，如利刃，物来则割之，若恃刃之利而求割乎物，则刃与物俱伤矣。

言发于真诚，则心不劳而逸，人久而信之。作伪任数，一时或可以欺人，持久必败。

人贵有德，小人有才者有之矣，才不可恃，德不可无。

天地日月悠久而已，故人当存乎远，不可见其迹。

君子处畎亩，则行畎亩之事，居庙堂则行庙堂之事，故无入不自得。

智数或能施于一朝，盖有时而穷。惟至诚与天地同久。

天地无则至诚可息，苟天地不能无，则至诚亦不息也。

室中造车，天下可行，轨辙合故也。苟顺义理合人情，日月所照皆可行也。

敛天下之善则广矣，自用则小。

汉儒以反经合道为权，得一端者也。权所以平物之轻重，圣人行权，酌其轻重而行之，合其宜而已，故执中无权者，犹为偏也。王通言《春秋》王道之权，非王通莫能及此，故权在一身，则有一身之权，在一乡，则有一乡之权，以至于天下，则有天下之权。用虽不同，其权一也。

夫弓故有强弱，然一弓二人张之，则有力者以为弓弱，无力者以为弓强。故有力者不以己之力有余，而以为弓弱，无力者不以己之力不足，而以为弓强。何不思之甚也？一弓非有强弱也，二人之力强弱不同也。今有食一杯在前，二人大馁而见之，若相逊则均得食也，相夺则争，非徒争之而已，或不得其食矣。此二者皆人之情也，知之者鲜，知此，则天下之事皆如是也。

先天学主乎诚，至诚可以通神明，不诚则不可以得道。

良药不可以离手，善言不可以离口。

事必量力，量力故能久。

学以人事为大，今之经典，古之人事也。

《春秋》三传之外，陆淳、啖助可以兼治。

季札之才近伯夷，叔向、子产、晏子之才相等埒，管仲用智数，晚识物理，大抵才力过人也。

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春秋》者，孔子之刑书也。功过不相掩，圣人先褒其功，后贬其罪，故罪人有功亦必录之，不可不恕也。新作两观，新者贬之也，诛其旧无也；初献六羽，初者褒之也，以其旧僭八佾也。

某人受《春秋》于尹师鲁，师鲁受于穆伯长，某人后复攻伯长曰：《春秋》无褒，皆是贬也。田述古曰：孙复亦云《春秋》有贬而无褒。曰：《春秋》礼法废，君臣乱，其间有能为小善者，安得不进之也？况五霸实有功于天下，且五霸固不及于王，不犹愈于僭窃乎，安得不与之也？治《春秋》者不辩名实，不定五霸之功过，则未可言治《春秋》。先定五霸之功过而治《春秋》，则大意立，若事事求之，则无绪矣。

凡人为学，失于自主张太过。

平王名虽王，实不及一国之诸侯，齐、晋虽侯，而实僭王。皆《春秋》之名实也。子贡欲去告朔之餼羊，羊，名也，礼，实也。名存而实亡，犹愈于名实俱亡，苟存其名，安知后世无王者作？是以有所待也。

《春秋》为君弱臣强而作，故谓之名分之书。

圣人之难在不失仁义忠信而成事业，何如，则可在于绝四。

有马者借人乘之，舍己从人也。

或问：才难何谓也？曰：临大事然后见才之难也。曰：何独言才？曰：才者，天之良质也，学者所以成其才也。曰：古人有不由学问而能立功业者，何必曰学？曰：周勃、霍光能成大事，唯其无学，故未尽善也。人而无学，则不能烛理，不能烛理，则固执而不通。

人有出人之才必有刚，克中刚则足以立事业处患难，若用于他反邪恶，故孔子以申枵为“焉得刚”，既有恶心，必无刚也。

君子喻于义，贤人也，小人喻于利而已。义利兼忘者，唯圣人能之。君子畏义而有所不为，小人直不畏耳。圣人则动不逾矩，何义之畏乎！

颜子不贰过，孔子曰：“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是也，是一而不再也。韩愈以为将发于心而能使绝去，是过与颜子也。过与是为私意焉，能至于道哉？或曰：与善不亦愈于与恶乎？曰：圣人则不如是，私心过与善恶同矣。

为学养心，患在不由直道。去利欲由直道任至诚，则无所不通。天地之道直而已，当以直求之。若用智数，由径以求之，是屈天地而徇人欲也，不亦难乎？

事无巨细，皆有天人之理。修身，人也；遇不遇，天也。得失不动心，所以顺天也；行险侥幸是逆天也。求之者，人也；得之与否，天也。得失不动心，所以顺天也；强取必得，是逆天理也。逆天理者，患祸必至。鲁之两观，郊天大雩，皆非礼也。诸侯苟有四时之雩，以为常祭可也，至于五年大雩不可为也。

仲弓可使南面，可使从政也。

谁能出不由户？户，道也，未有不由道而能济者也。不由户者，锁穴隙之类是也。

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虽多闻，必择善而从之。多见而识之，识，别也，虽多见，必有以别之。

落下闳改颛帝历为太初历，子云准太初而作《太玄》，凡八十一卦，九分共二卦，凡一五隔一四，细分之，则四分半当一卦，气起于中心，故首中卦。

元亨利贞，变易不常，天道之变也；吉凶悔吝，变易不定，人道之应也。

“一阴一阳之谓道”，道无声无形，不可得而见者也，故假道路之道而为名。人之有行必由道，一阴一阳，天地之道也，物由是而生，由是而成也。

“显诸仁”者，天地生万物之功，则人可得而见也；所以造万物，则人不可得而见，是“藏诸用”也。

十干，天也；十二支，地也。支干配天地之用也。

《易》始于三皇，《书》始于二帝，《诗》始于三王，《春秋》始于五霸。

自乾坤至坎离，以天道也；自咸恒至既济、未济，以人事也。

人谋，人也；鬼谋，天也。天人同谋而皆可，则事成而吉也。

变从时而使天下之事，不失礼之大经；变从时而顺天下之理，不失义之大权者，君子之道也。

五星之说，自甘石公始也。

人智强则物智弱。

庄子著《盗跖》篇，所以明至恶，虽至圣亦莫能化。盖上古智与下遇不移故也。

鲁国之儒一人者，谓孔子也。

天下之事始于过重犹卒于轻，始于过厚犹卒于薄。况始以轻、始以薄者乎？故鲜失之重多失之轻，鲜失之厚多失之薄。是以君子不患过乎重，常患过乎轻，不患过乎厚，常患过乎薄也。

庄子《齐物》，未免乎较量，较量则争，争则不平，不平则不和。无思无为者，神妙致一之地也。所谓一以贯之。圣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

当仁不让于师者，进仁之道也。

秦穆公伐郑而有悔过，自誓之言此非止霸之事。几于王道而能悔，则无失矣。此圣人所以录于书末也。

刘絢问无为，对曰：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乐然后笑，人不厌其笑；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此所谓无为也。

文中子曰：易乐者必多哀；轻施者必好夺。或曰：天下皆争利弃义，吾独若之何？子曰：舍其所争，取其所弃，不亦君子乎？若此之类，理义之言也。心迹之判久矣，若此之类，造化之言也。

庄子气豪，若吕梁之事，言之至者也。盗跖言事之无可奈何者，虽圣人亦莫如之何。渔父言事之不可强者，虽圣人亦不可强。此言有为无为之理，顺理则无为，强则有为也。

金须百炼然后精，人亦如此。

佛氏弃君臣父子夫妇之道，岂自然之理哉？

志于道者，统而言之，志者潜心之谓也，德者得于己，有形故有据，德主于仁，故曰依。

庄子曰：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此君子思不出其位，素位而行之意也。

晋狐射姑杀阳处父，《春秋》书晋杀其大夫阳处父，上漏言也。君不密，则失臣，故书国杀。

人得中和之气则刚柔均，阳多则偏刚，阴多则偏柔。

作《易》者其知盗乎？圣人知天下万物之理而一以贯之。

以尊临卑曰临，以上观下曰观。

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合而言之则一，分而言之则二；合而言之则二，分而言之则四。始于有意，成于有我，有意然后有必，必生于意，有固然后有我，我生于固，意有心必先期，固不化我有已也。

记问之学，未足以为事业。

学在不止，故王通没身而已。

白话译文

天有五个基本数，地有五个基本数，合为十，是数的完整体现。天地各以"一"统领四，四者有形体，那个"一"却无形体，此即"有无之极"。天地体数各四，实用各三：无形之"一"象征自然本体，不用之"一"象征道，所用之三象征天地人三才。

体历八次变化，用历六次变化，故八卦中四卦不变、二卦可倒转，六种变化生成八卦；六十四卦中八卦不变、二十八卦可倒转，三十六变生成六十四卦。

天有四季实用三月，月有四十日之体实用三十日——"体四用三"之理贯通于时间。大数难见故常不足，小数易察故常盈满，人有四肢却有十指，皆此道之映射。

宇宙存在极大时间周期，层层递推：三百六十 → 十二万九千六百 → 百亿量级 → 兆级，构成大小运数的完整体系。圆者积六以运行，方者积八以生化；大衍之数五十为著之圆道，六十四卦为卦之方数，分别体现天道运行与地道生化两种模式。

关键词

体数： 事物基础构成之数，天地各四，是运行的不动根基

用数： 实际运作发挥功能之数，天地各三，是变化之枢纽

大衍之数： 著占基础数值五十，源于天地数合而存一不用

策数： 著占计数单位，乾策三十六，坤策二十四，阴阳各有定数

圆方之道： 圆象天以六变运行，方象地以八变生化，二者互根

现代启示

邵雍"体四用三"揭示了一条贯穿宇宙的结构规律：稳健的系统从不满负荷运转，而是以那个"不动之一"作为整体的承重底座。工程师为桥梁留安全余量，投资者持有现金应对黑天鹅，操作系统预留内存防止崩溃——皆是此理的现代映射。

"不用之一以况道"更指向一个反直觉的洞见：系统中那个看似闲置的冗余，往往恰是整体不崩溃的关键所在。宇宙数字的层层递推也表明，宏观的极大复杂性不过是简单规则迭代叠加的结果。

当你审视自己所在的组织或系统时，那个"不动之一"究竟藏在哪儿——若将其也填满投入运转，会发生什么？

戒子孙

原文

戒子孙

按：本文采自《皇朝文鉴》，署名邵雍。

上品之人，不教而善；中品之人，教而后善；下品之人，教亦不善。不教而善，非圣而何？教而后善，非贤而何？教亦不善，非愚而何？是知善也者，吉之谓也；不善也者，凶之谓也。

吉也者，目不观非礼之色，耳不听非礼之声，口不道非礼之言，足不践非理之地，人非善不交，物非义不取，亲贤如就芝兰，避恶如畏蛇蝎。或曰不谓之吉人，则吾不信也。凶也者，语言诡譎，动止阴险，好利饰非，贪淫乐祸，疾良善如雠隙，犯刑宪如饮食，小则殒身灭性，大则覆宗绝嗣。或曰不谓之凶人，则吾不信也。

传有之曰：吉人为善，惟日不足；凶人为不善，亦惟日不足。汝等欲为吉人乎？欲为凶人乎？

白话译文

品性最高的人，无需教导便自然向善；品性居中的人，经过教导引导后能够向善；品性低下的人，即便反复教导也无法向善。不教而善，不是圣人又是什么？教而后善，不是贤人又是什么？教亦不善，不是愚人又是什么？由此可知，所谓“善”，就是吉祥的意思；所谓“不善”，就是凶险的意思。

所谓吉人：眼睛不看违背礼义的事物，耳朵不听有悖礼义的言论，口中不说失礼之言，脚步不踏非正之地，非善之人不与结交，非义之物不取为己有，亲近贤德之人如同靠近芝兰（香草，比喻美好），远避恶人如同畏惧蛇蝎。若有人说这样的人不算吉人，我是不信的。所谓凶人：言语狡诈虚伪，行动阴险叵测，贪图私利、掩饰过失，贪婪放纵，以他人祸事为乐，仇视善良之人如同仇敌，触犯法律如同日常饮食。小则害身丧命，大则家族覆灭、断绝后嗣。若有人说这样的人不算凶人，我也是不信的。

古语有云：“吉人为善，只恨时日不够；凶人为恶，也只恨时日不够。”你们究竟想做吉人，还是想做凶人？

关键词

上/中/下品： 对人的先天道德资质的三级划分，非指财富地位，而指自律与向善的内在禀赋高低。

吉/凶： 此处不指命运好坏，而指行为模式——持续行善者终归吉，持续作恶者终归凶。

非礼： 不符合礼义规范的言行举止，“礼”是维系社会秩序的行为准则。

芝兰/蛇蝎： 比喻正反两类人的交往选择——芝兰比贤者，蛇蝎喻恶人，强调环境与圈子的影响。

覆宗絕嗣： 家族因一人之恶而彻底毁灭，是古人对“凶”的极端后果表述，强调个体行为的连带代价。

现代启示

邵雍这段训诫，核心逻辑并非宿命论，而是一套行为系统的自我强化机制：吉人通过筛选信息输入（眼耳口）、管理社交圈层（亲贤避恶）、约束行为边界（非义不取），构建出一个正反馈回路，善行越积越深；凶人则相反，每一次放纵都在降低自身的行为阈值，直到失控。从决策论角度看，这实质上是关于“默认选项设计”的智慧——吉人把高标准设为默认值，凶人把低底线设为默认值，长期下来，两者的差距将以指数级拉开。“惟日不足”四字尤为深刻：无论善恶，人都会把时间填满，关键在于你预设了什么轨道。

****引发思考的问题**：** 你今天的“默认选项”——信息获取、社交选择、行为习惯——正在把你推向哪个方向？

邵子全书·无名君传

原文

邵子全书·无名君传

无名君生于冀方，长于冀方，老于豫方。

年十岁，求学于里人，遂尽里人之情，己之滓十去其一二矣。

年二十求学于乡人，遂尽乡人之情，己之滓十去其三四矣。

年三十求学于国人，遂尽国人之情，己之滓十去其五六矣。

年四十求学于古今，遂尽古今之情，己之滓十去其七八矣。

五十求学于天地，遂尽天地之情，欲求于己之滓无得而去矣。

始则里人疑其僻，问于乡人，曰：斯人善与人群，安得谓之僻？既而乡人疑其泛，问于国人，曰：斯人不妄与人交，安得谓之泛？既而国人疑其陋，问于四方之人，曰：斯人不器，安得谓之陋？既而四方之人又疑之，质之古今之人，古今之人终始无可与同者。

又考之于天地，天地不对。

当时也，四方之人迷乱不复得知，因号为无名君。

夫无名者，不可得而名也。

凡物有形则可器，可器斯可名。

然则斯人无体乎？曰有体，有体而无迹者也。

斯人无用乎？曰有用，有用而无心者也。

夫有迹有心者，斯可得而知也。

无迹无心者，虽鬼神亦不可得而知不可得而名，而况于人乎？故其诗曰：“思虑未起，鬼神莫知。

不由乎我，更由乎谁？”能造万物者，天地也。

能造天地者，太极也。

太极者其可得而知乎？故强名之曰太极，太极者其无名之谓乎？故尝自为之赞曰：“借尔面貌，假尔形骸，弄丸余暇，闲往闲来。”

人告之以修福，对曰：“未尝为不善。”

人告之以禳灾，对曰：“未尝妄祭。”

故诗曰：“祸如许免，人须谄福。

若待求，天可量。”

又曰：“中孚起信宁须祷，无妄生灾未易禳。”

性喜饮酒，尝命之曰“太和”。

诗曰：“不俛禅伯，不谀方士，不出户庭，直际天地。”

家素业为儒，身未尝不行儒行。

故其诗曰：“心无妄思，足无妄走，人无妄交，物无妄受。

炎炎论之，甘处其陋。

绰绰言之，无出其右。

羲轩之书，未尝去手。

尧舜之谈，未尝虚口。

当中和天，同乐易友。

吟自在诗，饮欢喜酒。

百年升平，不为不偶。

七十康强，不为不寿。

”此其无名君之行乎？整理者按：以上《无名君传》采自南宋吕祖谦《皇朝文鉴》。

作者名属“邵雍”。

附录：无名公传无名公生于冀方，长于冀方，终于豫方。

年十岁，求学于里人，遂尽里人之情，己之滓十去其一二矣。

年二十求学于乡人，遂尽乡人之情，己之滓十去其三四矣。

年三十求学于国人，遂尽国人之情，己之滓十去其五六矣。

年四十求学于古人，遂尽古人之情，己之滓十去其七八矣。

年五十求学于天地，遂尽天地之情，欲求于己之滓无得而去矣。

始则里人疑其僻，问于乡人，乡人曰：斯人善与人群，安得谓之僻？既而乡人疑其泛，问于国人，国人曰：斯人不妄与人交，安得谓之泛？既而国人疑其陋，问于四方之人，四方之人曰：斯人不器，安得谓之陋？既而四方之人又疑之，质之古今之人，古今之人终始无可与同者。

又问之于天地，天地不对。

当是之时，四方之人迷乱不复得知，因号为无名公。

夫无名者，不可得而名也。

凡物有形则可器，可器斯可名。

然则斯人无体乎？曰有体，有体而无迹者也。

斯人无用乎？曰有用，有用而无心者也。

夫有迹有心者，斯可得而知也。

无心无迹者，虽鬼神亦不可得而知不可得而名，况于人乎？故其诗曰：“思虑未起，鬼神莫知。

不由乎我，更由乎谁？”能造万物者，天地也。

能造天地者，太极也。

太极者其可得而名乎？可得而知乎？故强名之曰太极。

太极者其无名之谓乎？故尝自为之赞曰：“借尔面貌，假尔形骸，弄丸余暇，闲往闲来。”

人告之以修福，对曰：“未尝为不善。”

人告之以禳灾，对曰：“未尝妄祭。”

故其诗曰：“祸如许免，人须谄福。

若待求，天可量。”

又曰：“中孚起信宁须祷，无妄生灾未易禳。”

性喜饮酒，尝命之曰“太和汤”。

所饮不多，微醺而罢，不喜过醉。

故其诗曰：“性喜饮酒，饮喜微醺。

饮未微醺，口先吟哦。

吟哦不足，遂及浩歌。

浩歌不足，无可奈何。”

所寝之室谓之安乐窝，不求过美，惟求冬燠夏凉。

遇有睡思则就枕。

故其诗曰：“墙高于肩，室大于斗，被布暖余，黎羹饱后，气吐胸中，充塞宇宙。”

其与人交，虽贱必洽，终身无甘壤，未尝作皱眉事。

故人皆得其欢心。

见贵人未尝曲奉，见不善人未尝急去，见善人未知之也，未尝急合。

故其诗曰：“风月情怀，江湖性气。

色斯其举，翔而后至。

无贱无贫，无富无贵。

无将无迎，无拘无忌。”

闻人之谤未尝怒，闻人之誉未尝喜。

闻人言人之恶未尝和，闻人言人之善则就而和之，又从而喜之。

故其诗曰：“乐见善人，乐闻善事，乐道善言，乐行善意。

闻人之善如佩兰惠。”

空贫未尝求于人，人馈之虽寡必受。

故其诗曰：“窘未尝忧，饮不至醉。

收天下春，归之肝肺。”

朝廷受之官，虽不强免，亦不强起。

晚有二子，教之以仁义，授之以六经。

举世尚虚谈，未尝挂一言；举世尚奇事，未尝立异行。

故其诗曰：“不俛禅伯，不谀方士，不出户庭，直游天地。”

家素业儒，口未尝不道儒言，身未尝不行儒行。

故其诗曰：“心无妄思，足无妄走，人无妄交，物无妄受。”

炎炎论之，甘处其陋。
 绰绰言之，无出其右。
 羲轩之书，未尝去手。
 尧舜之言，未尝离口。
 当中和天，同乐易友。
 吟自在诗，饮欢喜酒。
 百年升平，不为不偶。
 七十康强，不为不寿。”

此其无名公之行乎？整理者按：以上《无名公传》今见于清乾隆年间修订之《涿州志》。

其内容较之《无名君传》多有增添。

以上二篇文字是以第三人称为邵雍所作的传记。

内容多取材于《伊川击壤集》和《渔樵对问》。

《二程遗书》卷二上“二先生语二上”有一语录：“尧夫之学，先从理上推意。

言象数、言天下之理，须出四者。

推到理处，曰：‘我得此大者，则万事由我，无有不定。’

然未必有术。

要之亦难以治天下国家。

其为人则直是无理不恭，惟是侮玩。

虽天理亦为之侮玩。

如《无名公传》言‘问诸天地，天地不对’、‘弄丸余暇，时往时来’之类。”

显然，程颐是将《无名公传》当作邵雍之作而发议论。

因此，将是文附录于此。

白话译文

无名君生于冀方（今河北一带），在那里长大，晚年定居豫方（今河南一带）。

十岁向乡里人求学，尽知乡里人情，自身渣滓去掉十分之一二；二十岁向乡人求学，渣滓去掉十分之三四；三十岁向国人求学，渣滓去掉十分之五六；四十岁向古今之人求学，渣滓去掉十分之七八；五十岁向天地求学，再也找不到可去除的渣滓了。

乡里人说他孤僻，乡人说他善于合群；乡人说他轻浮，国人说他交游不妄；国人说他鄙陋，四方之人说他不拘一器。四方之人困惑莫解，只好称他“无名君”——因无法给他命名。

此人有形体却不留痕迹，有才用却不出于刻意。有迹有心者方可被认知，无迹无心者连鬼神都无从洞察。他说：“思虑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谁？”天地造万物，太极造天地——太极亦不可名，只是勉强称之“太极”，无名君亦如是。

他不拜佛求仙，不交方士，足不出庭院却自觉游历天地。心无妄念，人不妄交，物不妄受，圣王经典不离手，仁义教化不离口。微醺即止，安居陋室，与志友同乐——百年升平，七十康健，此无名君之行。

关键词

滓： 自身的杂质与偏见，泛指妨碍通达天地之情的个人成见与心理局限。

不器： 语出《论语》"君子不器"，不局限于某一专门技能，能通达万事之理。

无名： 超越一切概念范畴，不可被归类界定，与道家"道可道，非常道"之无名相通。

太极： 万物本原，天地造化之源，无形无象，勉强以名称之，实不可言说。

中孚/无妄： 《周易》二卦。中孚喻内心真诚无需祈祷；无妄喻顺天而行，非强行禳灾可解。

现代启示

邵雍借"无名君"描绘了一条认知升级之路：从里人→乡人→国人→古今→天地，每次扩大视野都在消解自我偏见。五十年修炼的终点不是"获得更多"，而是"再无渣滓可去"——这是减法式的成长哲学，与老子"为道日损"深度契合。从决策论角度看，"无名"并非无能，而是拥有了超越局部框架的系统视角：任何有限框架都无法框定他，恰恰因为他内嵌了所有框架。他不祈福禳灾，因信任因果自洽；他不急于评判善恶，因已超越了评判的立场本身。真正的成熟，或许不是建立更坚固的认知体系，而是持续消融体系的边界。你是否也曾用某个"框架"解释世界，却发现框架本身，才是你看见真相的最大障碍？

邵子全书·渔樵问对

原文

邵子全书·渔樵问对

渔者垂钓于伊水之上。

樵者过之，弛担息肩，坐于磐石之上，百问于渔者。

曰：“鱼可钩取乎？”曰：“然。”

曰：“钩非饵可乎？”曰：“否。”

曰：“非钩也，饵也。”

鱼利食而见害，人利鱼而蒙利，其利同也，其害异也。敢问何故？”

渔者曰：“子樵者也，与吾异治，安得侵吾事乎？然亦可以为子试言之。”

彼之利，犹此之利也；彼之害亦犹此之害也。

子知其小，未知其大。

鱼之利食，吾亦利乎食也；鱼之害食，吾亦害乎食也。

子知鱼终日得食为利，又安知鱼终日不得食为害？如是，则食之害也重，而钩之害也轻。

子知吾终日得鱼为利，又安知吾终日不得鱼不为害也？如是，则吾之害也重，鱼之害也轻。

以鱼之一身，当人之食，是鱼之害多矣；以人之一身，当鱼之一食，则人之害亦多矣。

又安知钓乎大江大海，则无易地之患焉？鱼利乎水，人利乎陆，水与陆异，其利一也；鱼害乎饵，人害乎财，饵与财异，其害一也。

又何必分乎彼此哉！子之言，体也，独不知用尔。

樵者又问曰：“鱼可生食乎？”曰：“烹之可也。”

曰：“必吾薪济子之鱼乎？”曰：“然。”

曰：“吾知有用乎子矣。”

曰：“然则子知子之薪，能济吾之鱼，不知子之薪所以能济吾之鱼也。”

薪之能济鱼久矣，不待子而后知。

苟世未知火之能用薪，则子之薪虽积丘山，独且奈何哉？”樵者曰：“愿闻其方。”

曰：“火生于动，水生于静。”

动静之相生，水火之相息。

水火，用也；草木，体也。

用生于利，体生于害。

利害见乎情，体用隐乎性。

一性一情，圣人能成子之薪。

犹吾之鱼，微火则皆为腐臭败坏，而无所用矣，又安能养人七尺之躯哉？”樵者曰：“火之功大于薪，固已知之矣。

敢问善灼物，何必待薪而后传？”曰：“薪，火之体也。

火，薪之用也。

火无体，待薪然后为体；薪无用，待火然后为用。

是故凡有体之物，皆可焚之矣。”

曰：“水有体乎？”曰：“然。”

曰：“火能焚水乎？”曰：“火之性，能迎而不能随，故灭。水之体，能随而不能迎，故热，是故有温泉而无寒火，相息之谓也。”

曰：“火之道生于用，亦有体乎？”

曰：“火以用为本，以体为末，故动。水以体为本，以用为末，故静。是火亦有体，水亦有用也。故能相济又能相息，非独水火则然，天下之事皆然。在乎用之何如尔。”

樵者曰：“用可得闻乎？”曰：“可以意得者，物之性也。

可以言传者，物之情也。

可以象求者，物之形也。

可以数取者，物之体也。

用也者，妙万物为言者也，可以意得，而不可以言传。”

曰：“不可以言传，则子恶得而知之乎？”曰：“吾所以得而知之者，固不能言传，非独吾不能传之以言，圣人亦不能传之以言也。”

曰：“圣人既不能传之以言，则六经非言也耶？”

曰：“时然后言，何言之有？”

樵者赞曰：“天地之道备于人，万物之道备于身，众妙之道备于神，天下之能事毕矣，又何思何虑！吾而今而后，知事心践形之为大。不及子之门，则几至于殆矣。”

乃析薪烹鱼而食之，而论《易》。

渔者与樵者游于伊水之上。

渔者叹曰：“熙熙乎万物之多，而未始有杂。吾知游乎天地之间，万物皆可以无心而致之矣。

非子则孰与归焉？”樵者曰：“敢问无心致天地万物之方？”渔者曰：“无心者，无意之谓也。

无意之意，不我物也。

不我物，然后定能物物。

”曰：“何谓我，何谓物？”曰：“以我徇物，则我亦物也；以物徇我，则物亦我也。

我物皆致，意由是明。

天地亦万物也，何天地之有焉？万物亦天地也，何万物之有焉？万物亦我也，何万物之有焉？我亦万物也，何我之有焉？何物不我？何我不物？如是则可以宰天地，可以司鬼神。

而况于人乎？况于物乎？“樵者问渔者曰：“天何依？”曰：“依乎地。”

曰：“地何附？”曰：“附乎天。”

曰：“然则天地何依何附？”曰：“自相依附。”

天依形，地附气。

其形也有涯，其气也无涯。

有无之相生，形气之相息。

终则有始，终始之间，其天地之所存乎？天以用为本，以体为末；地以体为本，以用为末。

利用出人之谓神，名体有无之谓圣。

唯神与圣，能参乎天地者也。

小人则日用而不知，故有害生实丧之患也。

夫名也者，实之客也；利也者，害之主也。

名生于不足，得丧于有余。

害生于有余，实丧于不足。

此理之常也。

养身者必以利，贪夫则以身殉得，故有害生焉。

立身必以名，众人则以身殉名，故有实丧焉。

窃人之财谓之盗，其始取之也，唯恐其不多也，及其败露也，唯恐其多矣。

夫贿之与赃，一物而两名者，利与害故也。

窃人之美谓之微，其始取之也，唯恐其不多也。

及其败露，唯恐其多矣。

夫誉与毁，一事而两名者，名与实故也。

凡言朝者，萃名之地也；市者，聚利之地也。

能不以争处乎其间，虽一日九迁，一货十倍，何害生实霄之有耶？是知争也者取利之端也；让也者趋名之本也。

利至则害生，名兴则实霄。

利至名兴，而无害生实霄之患，唯有德者能之。

天依地，地会天，岂相远哉！渔者谓樵者曰：“天下将治，则人必尚行也；天下将乱，则人必尚言也。”

尚行，则笃实之风行焉；尚言，则诡譎之风行焉。

天下将治，则人必尚义也；天下将乱，则人必尚利也。

尚义，则廉让之风行焉；尚利，则攘夺之风行焉。

三王，尚行者也；五霸，尚言者也。

尚行者必入于义也，尚言者必入于利也。

义利之相去，一何如是之远耶？是知言之于口，不若行之于身，行之于身，不若尽之于心。

言之于口，人得而闻之，行之于身，人得而见之，尽之于心，神得而知之。

人之聪明犹不可欺，况神之聪明乎？是知无愧于口，不若无愧于身，无愧于身，不若无愧于心。

无口过易，无身过难，无身过易，无心过难。

既无心过，何难之有！吁，安得无心过之人，与之语心哉！”渔者谓樵者曰：“子知观天地万物之道乎？”樵者曰：“未也。

愿闻其方。

”渔者曰：“夫所以谓之观物者，非以目观之也，非观之以目，而观之以心也；非观之以心，而观之以理也。

天下之物，莫不有理焉，莫不有性焉，莫不有命焉。

所以谓之理者，穷之而后可知也；所以谓之性者，尽之而后可知也；所以谓之命者，至之而后可知也。

此三知也，天下之真知也，虽圣人无以过之也。

而过之者，非所以谓之圣人也。

夫鉴之所以能为明者，谓其能不隐万物之形也。

虽然鉴之能不隐万物之形，未若水之能一万物之形也。

虽然水之能一万物之形，又未若圣人之能一万物情也。

圣人之所以我一万物之情者，谓其圣人之能反观也。

所以谓之反观者，不以我观物也。

不以我观物者，以物观物之谓也。

又安有我于其间哉？是知我亦人也，人亦我也。

我与人皆物也。

此所以能用天下之目为己之目，其目无所不观矣。

用天下之耳为己之耳，其耳无所不听矣。

用天下之口为己之口，其口无所不言矣。

用天下之心为己之心，其心无所不某矣。

天下之观，其于见也，不亦广乎！天下之听，其于闻也，不亦远乎！天下之言，其于论也，不亦高乎？天下之谋，其于乐也，不亦大乎！夫其见至广，其闻至远，其论至高，其乐至大，能为至广、至远、至高、至大之事，而中无一为焉，岂不谓至神至圣者乎？非唯一时之天下谓之至神至圣者乎，而千万世之天下谓之至神至圣者乎？非唯一时之天下谓之至神至圣者乎，而千万世之天下谓之至神圣者乎？过此以往，未之或知也已。”

樵者问渔者曰：“子以何道而得鱼？”曰：“吾以六物具而得鱼。”

曰：“六物具也，岂由天乎？”曰：“具六物而得鱼者，人也。

具六物而所以得鱼者，非人也。”

樵者未达，请问其方。

渔者曰：“六物者，竿也，纶也，浮也，沉也，钩也，饵也。

一不具，则鱼不可得。

然而六物具而不得鱼者，非人也。

六物具而不得鱼者有焉，未有六物不具而得鱼者也。

是知具六物者，人也。

得鱼与不得鱼，天也。

六物不具而不得鱼者，非天也，人也。”

樵者曰：“人有祷鬼神而求福者，福可祷而求耶？求之而可得耶？敢问其所以。”

曰：“语善恶者，人也；福祸者，天也。

天道福善而祸淫，鬼神岂能违天乎？自作之咎，固难逃已；天之灾，禳之奚益？修德积善，君子常分。

安有余事于其间哉！”樵者曰：“有为善而遇祸，有为福而获福者，何也？”渔者曰：“有幸与不幸也。

幸不幸，命也；当不当，分也。

一命一分，人其逃乎？”曰：“何谓分？何谓命？”曰：“小人之遇福，非分也，有命也；当祸，分也，非命也。

君子之遇祸，非分也，有命也；当福，分也，非命也。”

渔者谓樵者曰：“人之所谓亲，莫如父子也；人之所谓疏，莫如路人也。

利言在心，则父子过路人远矣。

父子之道，天生也。

利害犹或夺之，况非天必者乎？夫利害之移人，如是之深也，可不慎乎？路人之相逢则过之，固无相害之心焉，无利害在前故也。

有利害在前，则路人与父子，又奚择焉？路人之能相交以义，又何况父子之亲乎！夫义者，让之本也；利者，争之端也。

让则有仁，争则有害，仁与害，何相去之远也！尧、舜亦人也。

桀、纣亦人也，人与人同而仁与害尔，仁因义而起，害因利而生。

利不以义，则臣弑其君者有焉，子弑其父者有焉。

岂若路人之相逢，一目而交袂于中途者哉！”樵者谓渔者曰：“吾尝负薪矣，举百斤而无伤吾之身，加十斤则遂伤吾之身。敢问何故？”渔者曰：“樵则吾不知之矣。

以吾之事观之，则易地皆然。

吾尝钓而得大鱼，与吾交战。

欲弃之，则不能舍，欲取之，则未能胜。

终日而后获，几有没溺之患矣。

非直有身伤之患耶？鱼与薪则二也，其贪而为伤则一也。

百斤，力分之内者也，十斤，力分之外者也。

力分之外，虽一毫犹且为害，而况十斤乎！吾之贪鱼亦何以异于子之贪薪乎！”樵者叹曰：“吾而今而后，知量力而动者智矣哉！”樵者谓渔者曰：“子可谓知《易》之道矣。

吾也问：《易》有太极，太极何物也？”曰：“无为之本也。”

曰：“太极生两仪，两仪，天地之谓乎？”曰：“两仪，天地之祖也，非止为天地而已也。太极分而为二，先得一为一，后得一为二。一二谓两仪。”

曰：“两仪生四象，四象何物也？”曰：“四象谓阴阳刚柔。有阴阳然后可以生天，有刚柔然后可以生地。立功之本，于斯为极。”

曰：“四象生八卦，八卦何谓也？”曰：“谓乾、坤、离、坎、兑、艮、震、巽之谓也。”

迭相盛衰终始于其间矣。

因而重之，则六十四卦由是而生也，而《易》之道始备矣。”

樵者问渔者曰：“复何以见天地之心乎？”曰：“先阳已尽，后阳始生，则天地始生之际。

中则当日月始周之际，末则当星辰始终之际。

万物死生，寒暑代谢，昼夜变迁，非此无以见之。

当天地穷极之所必变，变则通，通则久，故《象》言‘先王以至日闭关，商旅不行，后不省方’，顺天故也。”

樵者谓渔者曰：“无妄，灾也。”

敢问何故？”曰：“则欺他，得之必有祸，斯有妄也。顺天而动，有祸及者，非祸也，灾也。”

犹农有思丰而不勤稼穡者，其荒也，不亦祸乎？农有勤稼穡而复败诸水旱者，其荒也，不亦灾乎？故《象》言‘先王以茂对时育万物’，贵不妄也。”

樵者问曰：“姤，何也？”曰：“姤，遇也。”

柔遇刚也，与夬正反。

夬始逼壮，姤始遇壮，阴始遇阳，故称姤焉。

观其姤，天地之心，亦可见矣。

圣人以德化及此，网有不昌。

故《象》言‘后以施命诰四方’，履霜之慎，其在此也。”

渔者谓樵者曰：“春为阳始，夏为阳极，秋为阴始，冬为阴极。

阳则温，阳极则热；阴始则凉，阴极则寒。

温则生物，热则长物，凉则收物，寒则杀物。

皆一气别而为四焉。

其生万物也亦然。”樵者问渔者曰：“人之所以能灵于万物者，何以知其然耶？”渔者对曰：“人之所以能灵于万物者，谓其目能收万物之色，耳能收万物之声，鼻能收万物之气，口能收万物之味。

声色气味者，万物之体也。

目耳口鼻者，万人之用也。

体无定用，惟变是用。

用无定体，惟化是体。

体用交而人物之道于是乎备矣。

然则天亦物也，圣亦人也。

有一物之物，有十物之物，有百物之物，有千物之物，有万物之物，有亿物之物，有兆物之物。

为兆物之物，岂非人乎！有一人之人，有十人之人，有百人之人，有千人之人，有万人之人，有亿人之人，有兆人之人。

为兆人之人，岂非圣乎！是知人也者，物之至者也。

圣也者，人之至者也。

物之至者始得谓之物之物也。

人之至者始得谓之人之人也。

夫物之物者，至物之谓也。

人之人者，至人之谓也。

以一至物而当一至人，则非圣人而何？人谓之不圣，则吾不信也。

何哉？谓其能以一心观万心，一身观万身，一物观万物，一世观万世者焉。

又谓其能以心代天意，口代天言，手代天功，身代天事者焉。

又谓其能以上顺天时，下应地理，中徇物情，通尽人事者焉。

又谓其能以弥纶天地，出入造化，进退今古，表里时事者焉。

噫，圣人者，非世世而效圣焉。

吾不得而目见之也。

虽然吾不得而目见之，察其心，观其迹，探其体，潜其用，虽亿万千年亦可以理知之也。

人或告我曰：‘天地之外，别有天地万物，异乎此天地万物。

’则吾不得而知之也。

非唯吾不得而知之也，圣人亦不得而知之也。

凡言知者，谓其心得而知之也。

言言者，谓其口得而言之也。

既心尚不得而知之，口又恶得而言之乎？以不可得知而知之，是谓妄知也。

以不可得言而言之，是谓妄言也。

吾又安能从妄人而行妄知妄言者乎！渔者谓樵者曰：“仲尼有言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

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夫如是，则何止于百世而已哉！亿千万世，皆可得而知之也。

人皆知仲尼之为仲尼，不知仲尼之所以为仲尼，不欲知仲尼之所以为仲尼则已，如其必欲知仲尼之所以为仲尼，则舍天地将奚之焉？人皆知天地之为天地，不知天地之所以为天地。

不欲知天地之所以为天地则已，如其必欲知天地之所以为天地，则舍动静将奚之焉？夫一动一静者，天地至妙者欤？夫一动一静之间者，天地人至妙至妙者欤？是知仲尼之所以能尽三才之道者，谓其行无辙迹也。

故有言曰：‘予欲无言’，又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

’其此之谓与？”渔者谓樵者曰：“大哉！权之与变乎？非圣人无以尽之。

变然后知天地之消长，权然后知天下之轻重。

消长，时也；轻重，事也。

时有否泰，事有损益。

圣人不知随时否泰之道，奚由知变之所为乎？圣人不知随时损益之道，奚由知权之所为乎？运消长者，变也；处轻重者，权也。

是知权之与变，圣人之一道耳。”

樵者问渔者曰：“人谓死而有知，有诸？”曰：“有之。”

曰：“何以知其然？”曰：“以人知之。”

曰：“何者谓之人？”曰：“目耳鼻口心胆脾肾之气全，谓之人。

心之灵曰神，胆之灵曰魄，脾之灵曰魂，肾之灵曰精。

心之神发乎目，则谓之视；肾之精发乎耳，则谓之听；脾之魂发乎鼻，则谓之臭；胆之魄发乎口，则谓之言。

八者具备，然后谓之人。

夫人也者，天地万物之秀气也。

然而亦有不中者，各求其类也。

若全得人类，则谓之曰全人之人。

夫全类者，天地万物之中气也，谓之曰全德之人也。

全德之人者，人之人者也。

夫人之人者，仁人之谓也。

唯全人，然后能当之。

人之生也，谓其气行，人之死也，谓其形返。

气行则神魂交，形返则精魄存。

神行于天，精魄返于地。

行于天，则谓之曰阳行；返于地，则谓之曰阴返。

阳行则昼见而夜伏者也？阴返则夜见而昼伏者也。

是故，知日者月之形也，月者日之影也。

阳者阴之形也，阴者阳之影也。

人者鬼之形也，鬼者人之影也。

人谓鬼无形而无知者，吾不信也。”

樵者问渔者曰：“小人可绝乎？”曰：“不可。

君子禀阳正气而生，小人禀阴邪气而生。

无阴则阳不成，无小人则君子亦不成，唯以盛衰乎其间也。

阳六分，则阴四分；阴六分，则阳四分。

阳阴相半，则各五分矣。

由是知君子小人之时有盛衰也。

治世则君子六分。

君子六分，则小人四分，小人固不能胜君子矣。

乱世则反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谓各安其分也。

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兄不兄，弟不弟，夫不夫，妇不妇，谓各失其分也。

此则由世治世乱使之然也。

君子常行胜言，小人常言胜行。

故世治则笃实之士多，世乱则缘饰之士从。

笃实鲜不成事，缘饰鲜不败事。

成多国兴，败多国亡。

家亦由是而兴亡也。

夫兴家与兴国之人，与亡国亡家之人，相去一何远哉！”樵者问渔者曰：“人所谓才者，有利焉，有害焉，何也？”渔者曰：“才一也，利害二也。

有才之正者，有才之不正者。

才之正者，利乎人而及乎身者也；才之不正者，利乎身而害乎人者也。”

曰：“不正，则安得谓之才？”曰：“人所不能而能之，安得不谓之才？圣人所以异乎才之难者，谓其能成天下之事而归之正者寡也。

若不能归之以正，才则才矣，难乎语其仁也。

譬犹药疗疾也，毒药亦有时而用也，可一而不可再也，疾愈则速已，不已则杀人矣。

平药则常常日用之可也，重疾非所以能治也。

能驱重疾而无害人之毒者，古今人所谓良药也。

《易》曰：‘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

‘如是，则小人亦有时而用之。

时平治定，用之则否。

《诗》云：‘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其小人之才乎！”樵者谓渔者曰：“国家之兴亡，与夫才之邪正，则固得闻命矣。

然则何不择其人而用之？”渔者曰：“择臣者，君也；择君者，臣也。

贤愚各从其类而为。

奈何有尧舜之君，必有尧舜之臣；有桀纣之君，而必有桀纣之臣。

尧舜之臣，生乎桀纣之世，桀纣之臣，生于尧舜之世，必非其所用也。

虽欲为祸为福，其能行乎？夫上之所好，下必好之。

其若影响，岂待驱率百然耶？上好义，则下必好义，而不义者远矣；上好利，下必好利，而不利者远矣。

好利者众，则天下日削矣；好义者众，则天下日盛矣。

日盛则昌，日削则亡。

盛之与削，昌之与亡，岂其远乎？在上之所好耳。

夫治世何尝无小人，乱世何尝无君子，不用则善恶何由而行也。”

樵者曰：“善人常寡，而不善人常众；；治世常少，乱世常多，何以知其然耶？”曰：“观之于物，何物不然？譬诸五谷，耘之而不苗者有矣。

蓬莠不耘而犹生，耘之而求其尽也，亦未如之何矣！由是知君子小人之道，有自来矣。

君子见善则嘉之，见不善则远之；小人见善则疾之，见不善则嘉之。

善恶各人其类也。

君子见善则就之，见不善则违之；小人见善则违之，见不善则就之。

君子见义则迁，见利则止；小人见义则止，见利则迁。

迁义则利人，迁利则害人。

利人与害人，相去一何远耶？家与国一也，其兴也，君子常多而小人常鲜；其亡也小人常多而君子常鲜。

君子多而去之者，小人也；小人多而去之者，君子也。

君子好生，小人好杀。

好生则世治，好杀则世乱。

君子好义，小人好利。

治世则好义，乱世则好利。

其理一也。”

钓者谈已，樵者曰：“吾闻古有伏羲，今日如睹其面焉。”

拜而谢之，及旦而去。

整理者按：程颢为邵雍所作《墓志铭》中有“有《问》有《观》”一句，《观》指《观物篇》，《问》则似指《渔樵问对》。

又《朱子语类》卷一百有“康节《渔樵问对》、《无名公序》是一两篇书，次第将来刊成一集”之语录。

还有“天何依？曰，依乎地。

地何附？曰，附乎天。

天地何所依附？曰，自相依附。

天依形，地依气。

所以重复而言不出此意者，惟恐人于天地之外别寻去处故也”、“康节说得那‘天依地，地附天，天地自相依附。

天依形，地附气‘底几句，向尝以此数语附于《通书》之后”二条语录，卷一百十五又记：“旧尝见《渔樵问对》，问：‘天何依？’曰：‘依乎地。

地何附？’曰：‘附乎天。

天地何所依附？’曰：‘天依形，地附气。

其形远有涯，其气也无涯。

‘意者当时所言，不过如此。

某尝欲注此语于《遗事》之下，钦夫不许。

细思无有出是说者。

因问：'向得此书，而或者以为非康节所著。

'先生曰：'其间尽有好处，非康节不能著也。

则知朱熹当时以《渔樵问对》为邵子书。

《宋史·邵雍传》亦谓邵雍有《渔樵》。

白话译文

渔夫在伊水垂钓，樵夫放下担子问道："没有饵料，只用钩子能钓到鱼吗？"渔夫说不行。樵夫追问：鱼贪食而遭害，人利鱼而获益，同样是逐利，为何结果不同？

渔夫答：你只看到表层。鱼因食受害，人也因食受害——鱼终日无食才是大害，饵钩之祸反而轻。人以身之劳换一鱼，鱼以一命换短暂的食，利害其实对称。你看到的只是"体"（事物的外形载体），却不知"用"（事物的功能本质）。

谈及薪火：薪是火之体，火是薪之用。火无固定形体，依薪而存；薪无自身功用，借火而发。凡有体之物皆可燃；水火既能相生，亦能相息——天下万事莫不如此，关键在于如何运用。

论"用"的本质：能以意会者，是物之性；能以言传者，是物之情；能以象求者，是物之形；能以数取者，是物之体。唯有"用"是万物的妙处，只可意会，无法言传——圣人六经亦非完整传递，时机到了自然明白。

论无心之境（wu xin，不以私意左右认知的状态）：不以自我为中心感知万物，才能真正把握万物。以物观物而非以我观物，则我与万物相融——可宰天地、司鬼神，何况人与物哉。

论天地依附：天依赖地的形体，地依附天的气息；有形则有涯，气则无涯，形气相息，终而有始。极致运用叫"神"，通晓体用叫"圣"；小人日用而不自知，故有利害之患。名因不足而生，利因有余而有害——争夺是利之起点，礼让是名之根本，惟有德者，方能名利两全无后患。

论治乱：天下将治，人崇尚行动；天下将乱，人崇尚言辞。尚行则风气淳朴，尚言则诡诈横行。言于口不如行于身，行于身不如尽之于心——无心过者，方是真正的圣人境界。

论观物之道：真正的观物，不以眼观，不以心感，而是以理照察。万物各有其理（穷究可知）、其性（竭尽可知）、其命（达至可知）——此三知是天下最真实的知识。镜能照万物之形，不如水能令万物之形归一；水能统一万物之形，不如圣人能统一万物之情。圣人以天下之耳目口心为己用，见无不见，闻无不闻，此谓至神至圣。

论人力与天命：钓鱼须备六物——竿、纶、浮、沉、钩、饵。六物齐备，是人的本分；能否得鱼，是天命的安排。六物不备而无鱼，是人的过失；六物俱备仍无鱼，则非人力所及。祈鬼神求福，不如修德积善——天道福善祸恶，鬼神岂能违天？幸与不幸是命，当与不当是分；君子遇祸是命，当福是分；小人遇福是命，当祸是分。

论利害移人：利害之情能使父子反目如路人，路人亦可因义气情同手足。义是礼让之本，利是争夺之源——尧舜与桀纣同为人，差异只在仁与害。利若不以义约束，臣弑君、子弑父皆有可能。

论量力而行：樵夫举百斤不伤，加十斤便受伤；渔夫贪大鱼险些溺水。贪念一旦超出自身承受之外，哪怕一毫之重亦成祸害——知量力而动，乃真智慧。

论易道本源：太极（无为之本）分为两仪（阴阳之祖）；两仪生四象（阴、阳、刚、柔）；四象生八卦（乾坤离坎兑艮震巽），迭相盛衰；重卦而成六十四卦，易道方备。复卦揭示天地之心——先阳尽而后阳生，是天地更始之际；姤卦揭示阴始遇阳，须慎霜降之机，顺天而动。

论生死之理：人死则神魂升天（阳行，昼见夜伏），精魄归地（阴返，夜见昼伏）。日是月之形，月是日之影；人是鬼之形，鬼是人之影——死而有知，自然之常理，非虚妄之说。

论君子小人：二者相互依存，无法消灭，只有比例消长——治世君子六分，乱世小人六分。君子重行好义好生，小人重言好利好杀。治乱之机，在于上位者的好恶：上好义则义风盛，上好利则争夺起；贤愚各从其类，上所好者，下必效之。

论才与德：才有正邪之分，正才利人兼利己，邪才利己而害人。才如药，毒药偶可一用，过则杀人；良药能治重疾而无害，方为真才。小人之才，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须知时机而用，时平则当慎。

最终，樵夫叹曰：“天地之道备于人，万物之道备于身，众妙之道备于神，今日如见伏羲真面。”拜谢渔夫，翌日离去。

关键词

体用：事物的本体（载体、形质）与功用（作用、效能）；体是基础，用是体的展现，二者相互依存。

无心：不以私意、自我执念左右认知，以开放无偏的状态感应万物，是观物的最高境界。

观物：以“理”（客观规律）而非以眼、以心、以己去感知世界；物之理（穷之）、性（尽之）、命（至之）三层递进。

命分：命是偶然际遇（幸与不幸），分是应得的本分（当与不当）；二者共同构成人的处境，不可强求亦不可推诿。

权变：知消长（时势变化）而善变，知轻重（事情缓急）而善权；权变是圣人处世的核心方法，非随机应变，而是顺应规律的动态调适。

现代启示

《渔樵问对》的核心，是一套关于“如何真正认识事物”的认知论。渔夫的智慧可以归纳为三点：其一，利害是对称的，任何看似单方面的获益背后都隐藏着等量的代价，只是承受者不同；其二，“体”可见、可量、可传，而“用”只能意会——真正的智慧在于把握事物的功能本质，而非其外在形式；其三，去除自我中心的偏见（无心、以物观物），才能真正理解系统的整体逻辑。在决策论的视角下，这正是从“局部最优”走向“系统最优”的关键跨越——当你以“我”为参照点评估利害时，你永远只是在解局部方程；当你以“物”为参照点时，你才在解全局方程。

你是否曾在某个决策中，因为执着于“我的角度”，而错误估计了整个系统的真实运作方式？